

目录

增一阿含經護心品（三）	1
增一阿含經護心品（四）	2
增一阿含經護心品（五）	4
增一阿含經護心品（六）	4
增一阿含經護心品（七）	5
增一阿含經護心品（八）	6
增一阿含經一入道品（四）	7
增一阿含經利養品（六）	7
增一阿含經慚愧品（二）	8
增一阿含經勸請品（六）	9
增一阿含經善知識品（一〇）	10
增一阿含經善知識品（一一）	10
增一阿含經三供養品（一）	10
增一阿含經地主品（四）	11
增一阿含經等趣四諦品（三）	14
增一阿含經等趣四諦品（九）	15
增一阿含經苦樂品（二）	16
增一阿含經善聚品（一〇）	17
增一阿含經善聚品（一一）	18
增一阿含經善聚品（一二）	19
增一阿含經邪聚品（七）	20
增一阿含經聽法品（二）	22
增一阿含經聽法品（三）	22
增一阿含經六重品（四）	23
增一阿含經七日品（七）	23
增一阿含經八難品（九）	24
增一阿含經九眾生居品（二）	25
增一阿含經善惡品（三）	26

增一阿含經十不善品（五）	27
增一阿含經大愛道般涅槃品（六）	31
增一阿含經大愛道般涅槃品（七）	34
中阿含經大品福經.....	37
雜阿含經（五〇四）	40
雜阿含經（九一四）	41
雜阿含經（九九二）	42
雜阿含經（九九九）	43
雜阿含經（一〇四一）	45
雜阿含經（一一五九）	46
雜阿含經（一二二四至一二二五）	47
增一阿含經苦樂品（三）	51
增一阿含經邪聚品（三）	52
增一阿含經七日品（四）	53
增一阿含經八難品（八）	53
中阿含經梵志品須達哆經.....	55
雜阿含經（九五）	58
雜阿含經（一一四五）	59
天請問經.....	61
佛說布施經.....	65
佛說頗è多和多耆 qí經.....	68
佛說溫室洗浴眾僧經.....	69
佛說諸德福田經.....	73
佛說阿難四事經.....	80
佛說阿鳩留經.....	83
佛說長者子懊惱三處經.....	86
佛說越難經.....	88
佛說天王太子辟 bì羅經.....	90
佛說貧窮老公經.....	92

佛說栴 zhān 檀樹經.....	95
燈指因緣經.....	97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卷第一.....	107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卷第二.....	114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卷第三.....	121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卷第四.....	129
佛說父母恩難報經.....	136
佛說孝子經.....	158
雜阿含經（八八）.....	160
雜阿含經（九六）.....	160
增一阿含經勸請品（七）.....	162
中阿含經大品行欲經.....	162
中阿含經大品善生經.....	165
雜阿含經（九一）.....	174
雜阿含經（一二六四）.....	176
增一阿含經善知識品（五）.....	177
增一阿含經三寶品（四）.....	177
增一阿含經有無品（六）.....	178
增一阿含經五王品（五）.....	178
增一阿含經五王品（六）.....	179
增一阿含經善聚品（八）.....	179
增一阿含經善聚品（九）.....	180
雜阿含經（一一五〇）.....	181
大寶積經優陀延王會.....	182
佛為優填王說王法政論經.....	194
佛說孛 bèi 經抄.....	202
增一阿含經安般品（一一）.....	219
增一阿含經有無品（七至九）.....	222
增一阿含經善聚品（三）.....	223

增一阿含經禮三寶品（一至三）	223
雜阿含經（一一一一至一一一三）	225
雜阿含經（一一一五）	229
佛說賢者五福德經.....	231
佛說堅意經.....	233
佛說盂蘭盆經.....	235
般泥洹後灌臘 lǎ 經.....	237
佛說護 hù 淨經.....	238
請賓頭盧法.....	240

增一阿含經護心品（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云何觀檀越施主？」

爾時，諸比丘白世尊曰：「世尊是諸法之王，唯願世尊與諸比丘而說此義，聞已盡當奉持。」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我當與汝分別其義。」

對曰：「如是。世尊！」爾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檀越施主當恭敬，如子孝順父母，養之、侍之，長益五陰，於閻浮利地現種種義。觀檀越主能成人戒、聞、三昧、智慧。諸比丘多所饒益，於三寶中無所罣礙，能施卿等衣被、飲食、床榻、臥具、病瘦醫藥。是故，諸比丘！當有慈心於檀越所，小恩常不忘，況復大者！恒以慈心向彼檀越，說身、口、意清淨之行，不可稱量，亦無有限。身行慈，口行慈，意行慈，使彼檀越所施之物，終不唐捐，獲其大果，成大福祐，有大名稱，流聞世間，甘露法味。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世尊便說偈曰：

「施以成大財，	所願亦成就；
王及諸賊盜，	不能侵彼物。
施以得王位，	紹繼轉輪處；
七寶具足成，	本施之所致。
布施成天身，	首著雜寶冠；
與諸妓女遊，	本施之果報。
施得天帝釋，	天王威力盛；
千眼莊嚴形，	本施之果報。

布施成佛道，三十二相具；
轉無上法輪，本施之果報。」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護心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檀越施主當云何承事、供養，精進、持戒諸賢聖人？」

爾時，諸比丘白世尊曰：「世尊是諸法之王，唯願世尊與諸比丘而說此義，盡當奉持。」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我當與汝分別其義。」

對曰：「如是，世尊！」爾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檀越施主承事、供養，精進、持戒諸多聞者，猶如與迷者指示其路，糧食乏短而給施食，恐怖之人令無憂惱，驚畏者教令莫懼，無所歸者與作覆護，盲者作眼目，與病作醫王。猶如田家農夫修治田業，除去穢草，便能成就穀食。比丘常當除棄五盛陰病，求入無畏泥洹城中。如是，諸比丘！檀越施主承事、供養，精進、持戒諸多聞者，當施。」

爾時，阿那邠持長者集在彼眾，爾時長者阿那邠持白世尊曰：「如是，世尊！如是，如來！一切施主及與受者猶吉祥瓶，諸受施人如毘沙王，勸人行施如親父母，受施之人是後世良祐，一切施主及與受者猶如居士。」

世尊告曰：「如是，長者！如汝所言。」

阿那邠持長者白世尊曰：「自今已後，門不安守，亦不拒

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斯，及諸行路乏糧食者。」

爾時，阿那邠持長者白世尊曰：「唯願世尊及比丘眾受弟子請。」爾時，世尊默然受長者請。

爾時，長者見世尊默然受請，即禮佛三匝，還歸所在，到舍已，即其夜辦具甘饌種種飯食，廣敷坐具，自白：「時到，食具已辦，唯願世尊願時臨顧。」

爾時，世尊將諸比丘眾，著衣持鉢，詣舍衛城，至長者家，到已，各自就座，諸比丘僧亦各隨次坐。爾時，長者見佛、比丘眾坐定，手自斟酌，行種種飲食。以行種種飲食，各收鉢坐，更取卑座，在如來前欲聽聞法。

爾時，長者白世尊言：「善哉！如來！聽諸比丘隨所須物三衣、鉢盂、鍼筒、尼師壇、衣帶、法澡罐，及餘一切沙門雜物，盡聽弟子家取之。」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若須衣裳、鉢器及尼師壇、法澡罐，及餘一切沙門雜物，聽使此取，勿足疑難，起想著心。」

爾時，世尊與長者阿那邠持說微妙之法。說妙法已，便從坐起而去。

當於爾時，阿那邠持復於四城門而廣惠施，第五市中，第六在家，須食與食，須漿與漿，須車乘、妓樂、香熏、瓔珞，悉皆與之。

爾時，世尊聞長者阿那邠持於四城門中廣作惠施，復於大市布施貧乏，復於家內布施無量。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弟子中第一優婆塞好喜布施，所謂須達長者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護心品（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阿那邠持長者便往至世尊所，頭面禮世尊足，在一面坐。世尊告曰：「云何，長者！貴家恒布施貧乏耶？」

長者對曰：「如是。世尊！恒布施貧乏，於四城門而廣布施，復在家中給與所須。世尊！我或時作是念，并欲布施野、飛鳥、猪、狗之屬。我亦無是念，此應與，此不應與。亦復無是念，此應與多，此應與少。我恒有是念，一切眾生皆由食而存其命，有食便存，無食便喪。」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長者！汝乃以菩薩心，專精一意而廣惠施。然此眾生由食得濟，無食便喪。長者！汝當獲大果，得大名稱，有大果報，聲徹十方，得甘露法味。所以然者，菩薩之處恒以平等心而以惠施，專精一意，念眾生類由食而存，有食便濟，無食便喪。是謂，長者！菩薩心所安處而廣惠施。」

爾時，世尊便說偈曰：

「盡當普惠施， 終無悵悔心，
 必當遇良友， 得濟到彼岸。

「是故，長者！當平等意而廣惠施。如是，長者！當作是學。」

爾時，長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護心品（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我今日審知眾生根原所趣，亦

知布施之報。最後一搏之餘，已不自食，惠施他人，爾時不起憎嫉之心如毛髮許。以此眾生不知施之果報，如我皆悉知之。施之果報，平等之報，心無有異。是故，眾生不能平等施而自墮落，恒有慳嫉之心，纏裹心意。」

爾時，世尊便說偈曰：

「眾生不自覺，	如來之言教；
常當普惠施，	專向真人所。
志性以清淨，	所獲福倍多；
等共分其福，	後得大果報。
所施今善哉，	心向廣福田；
於此人間逝，	必生於天上。
以到彼善處，	快樂自娛樂；
吉祥甚歡悅，	一切無乏短。
以天威德業，	玉女為營從；
平等之施報，	故獲此福祐。」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護心品（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莫畏福報，所以然者，此是受樂之應，甚可愛敬。所以名為福者，有此大報。汝等當畏無福。所以然者，此名苦之原本，愁憂苦惱不可稱記，無有愛樂，此名無福。比丘！昔我自念七年行慈心，復過七劫不來此世，復於七劫中生光音天，復於七劫生空梵天處為大梵天，無與等者統百千世界，三十六反為天帝釋形，無數世為轉輪王。是故，

諸比丘！作福莫倦。所以然者，此名受樂之應，甚可愛敬，是謂名為福。汝等當畏無福。所以然者，苦之原本，愁憂苦惱不可稱記，此名無福。」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快哉福報， 所願者得， 速至滅盡，
到無為處。 正使億數， 天魔波旬，
亦不能嬈， 為福業者。 彼恒自求，
賢聖之道， 便盡除苦， 後無有憂。

「是故，諸比丘！為福莫厭。是故，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護心品（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承順一法，不離一法，魔波旬不能得其便，亦不能來觸嬈人。云何為一法？謂功德福業。所以然者，自憶往昔在道樹下，與諸菩薩集在一處，弊魔波旬將諸兵眾數千萬億，種種形貌，獸頭人身不可稱計，天、龍、鬼、神、阿須倫、迦留羅、摩休勒等，皆來運集。

「時，魔波旬而語我言：『沙門速投于地！』佛以福德大力，降伏魔怨，諸塵垢消，無有諸穢，便成無上正真道。諸比丘！當觀此義，其有比丘功德具足者，弊魔波旬不能得其便，壞其功德。」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有福快樂， 無福者苦， 今世後世，
為福受樂。

「是故，諸比丘！為福莫倦。」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一入道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其有瞻視病者，則為瞻視我已；有看病者，則為看我已。所以然者，我今躬欲看視疾病。諸比丘！我不見一人於諸天、世間、沙門、婆羅門施中，最上無過是施。其行是施，爾乃為施，獲大果報，得大功德，名稱普至，得甘露法味。所謂如來、至真、等正覺，知施中最上無過是施。其行是施，爾乃為施，獲大果報，得大功德。我今因此因緣而作是說：『瞻視病者，則為瞻視我已而無有異，汝等長夜獲大福祐。』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利養品（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五百人俱。

爾時，釋提桓因日時已過，向暮便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釋提桓因即以偈頌問如來義：

「能說能宣布，	渡流成無漏；
以渡生死淵，	今問瞿曇義。
我觀此眾生，	所作福祐業；
造行若干種，	施誰福最尊。
尊今靈鷲山，	唯願演此義；

知釋意所趣，亦為施者宣。
四趣造福無，四果具足成；
諸學得跡人，宜信奉其法。
無欲亦無恚，愚盡成無漏；
盡度一切淵，施彼成大果。
諸此眾生類，所作福德業；
造行若干種，施僧獲福多。
此眾度無量，猶海出珍寶；
聖眾亦如是，演慧光明法。
瞿曇彼善處，能施眾僧者；
獲福不可計，最勝之所說。」

爾時，釋提桓因聞佛所說已，即禮佛足，便於彼退而去。
爾時，釋提桓因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慚愧品（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世有二人，無有厭足而取命終。
云何為二人？所謂得財物恒藏舉之；復有得物而喜與人。是謂
二人無有厭足而取命終。」

爾時，有比丘白世尊曰：「我等，世尊！不解此略說之義。
云何得物藏舉？云何得物與人？唯願世尊廣演其義。」

世尊告曰：「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其義。」
對曰：「如是。」

爾時，佛告諸比丘：「於是，有族姓子學諸技術，或習田
作，或習書疏，或習計算，或習天文，或習地理，或習卜相，

或學遠使，或作王佐，不避寒暑、飢寒、慙苦，而自營己。彼作是功力而獲財物，彼人不能食噉，亦不與妻子，亦不與奴婢親親之屬，皆悉不與。彼所得財物，或王劫奪，或復被賊，或火燒水漂，分散異處，不獲其利，即於家中有人分散此物，不得停住。是謂，比丘！得財藏舉者也。

「彼云何得財分布？有族姓子學諸伎術，或習田作，或習書疏，或習計算，或習天文、地理，或習卜相，或學遠使，或作王佐，不避寒暑、飢寒、慙苦，而自營己。彼作是功力而獲財物，彼人惠施眾生，給與父母、奴婢、妻子，亦復廣及沙門、婆羅門，造諸功德，種天上之福。是謂，比丘！得而惠施。是謂，比丘！二人無厭足。如前一人得財物而舉者，當念捨離；第二人得而廣布，當學此業。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勸請品（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二法，令人貧賤，無有財貨。云何為二法？若見他施時便禁制之，又自不肯布施。是謂，比丘！有此二法，令人貧賤，無有財寶。比丘！復有二法，令人富貴。云何為二法？若見人與他物時助其歡喜，己好布施。是謂，比丘！有此二法，令人富貴。如是，諸比丘！當學惠施，勿有貪心。」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善知識品（一〇）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法與凡夫人，得大功德，成大果報，得甘露味，至無為處。云何為二法？供養父母，是謂二人獲大功德，成大果報。若復供養一生補處菩薩，獲大功德，得大果報。是謂，比丘！施此二人獲大功德，受大果報，得甘露味，至無為處。是故，諸比丘！常念孝順供養父母。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善知識品（一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教二人作善不可得報恩。云何為二？所謂父母也。若復，比丘！有人以父著左肩上，以母著右肩上，至千萬歲，衣被、飯食、床蓐臥具、病瘦醫藥，即於肩上放於屎溺，猶不能得報恩。比丘當知，父母恩重，抱之、育之，隨時將護，不失時節，得見日月。以此方便，知此恩難報。是故，諸比丘！當供養父母，常當孝順，不失時節。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三供養品（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人，世人所應供養。云何為三？如來、至真、等正覺，世人所應供養；如來弟子漏盡阿羅漢，世人所應供養；轉輪聖王，世人所應供養。

「有何因緣，如來世人所應供養乎？夫如來者，不伏者伏，不降者降，不度者度，未得解脫者令得解脫，未般涅槃者使成涅槃，無救護者與作救護，盲者與作眼目，病者與作救護。最尊第一，魔若魔天、天及人民，於中最尊福田，可敬可貴，與人作導，令知正路，未知道者與說導教，以此因緣，如來世人所應供養。

「復有何因緣，如來弟子漏盡阿羅漢世人所應供養乎？比丘當知，漏盡阿羅漢以度生死源，更不復受有，以得無上法，淫、怒、癡盡，永不得全，是世福田。以此因緣本末，使漏盡阿羅漢世人所應供養。

「復以何因緣，轉輪聖王世人所應供養？比丘當知，轉輪聖王以法治化，終不殺生，復教化人使不殺生；自不盜竊，亦復教他人使不偷盜；自不淫泆，復教他人不行淫泆；自不妄語，亦復教人使不妄語；自不兩舌，鬪亂彼此，亦復教他人使不兩舌；自不嫉妬、恚、癡，亦復教他人不習此法；自行正見，復教他人使不邪見。以此因緣，以此本末，使轉輪聖王世人所應供養。」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地主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舍衛城中婆提長者遇病命終，然彼長者無有子息，

所有財寶盡沒入官。爾時，王波斯匿塵土坌身來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是時，世尊問王曰：「大王！何故塵土坌身來至我所？」

波斯匿王白世尊曰：「此舍衛城內有長者名婆提，今日命終，彼無子姓，躬往收攝財寶，理使入官。純金八萬斤，況復餘雜物乎！然彼長者存在之日，所食如此之食，極為弊惡，不食精細，所著衣服垢坌不淨，所乘車騎極為瘦弱。」

世尊告曰：「如是，大王！如王來言：『夫慳貪之人得此財貨，不能食噉，不與父母、妻子、僕從、奴婢，亦復不與朋友、知識，亦復不與沙門、婆羅門、諸尊長者。若有智之士得此財寶，便能惠施廣濟，一切無所愛惜，供給沙門、婆羅門、諸高德者。』」

時，王波斯匿說曰：「此婆提長者命終，為生何處？」

世尊告曰：「此婆提長者命終，生涕哭大地獄中。所以然者，此斷善根之人，身壞命終，生涕哭地獄中。」

波斯匿王曰：「婆提長者斷善根耶？」

世尊告曰：「如是。大王！如王所說，彼長者斷於善根，然彼長者故福已盡，更不造新。」

王波斯匿曰：「彼長者頗有遺餘福乎？」

世尊告曰：「無也，大王！乃無毫釐之餘有存在者，如彼田家公，但收不種，後便窮困，漸以命終。所以然者，但食故業，更不造新。此長者亦復如是，但食故福，更不造新福，此長者今夜當在涕哭地獄中。」

爾時，波斯匿王便懷恐怖，收淚而曰：「此長者昔日作何功德福業生在富家？復作何不善根本，不得食此極富之貨，不樂五樂之中？」

爾時，世尊告波斯匿王曰：「過去久遠迦葉佛時，此長者

在此舍衛城中為田家子。爾時，佛去世後，有辟支佛出世，往詣此長者家。爾時，此長者見辟支佛在門外，見已，便生是念：『如此尊者出世甚難，我今可以飲食往施此人。』爾時，長者便施彼辟支佛食，辟支佛得食已，便飛在虛空而去。時，彼長者見辟支佛作神足，作是誓願：『持此善本之願，使世所生之處，不墮三惡趣，常多財寶。』後有悔心：『我向所有食，應與奴僕，不與此禿頭道人使食。』

「爾時，田家長者豈異人乎？莫作是觀。所以然者，爾時田家長者，今此婆提長者是。是時施已，發此誓願，持此功德，所生之處不墮惡趣，恒多財饒寶，生富貴之家，無所渴乏。既復施已，後生悔心：『我寧與奴僕使食，不與此禿頭道人使食。』以此因緣本末，不得食此極有之貨，亦復不樂五樂之中，不自供養；復不與父母、兄弟、妻子、僕從、朋友、知識，不施沙門、婆羅門、諸尊長者，但食故業，不造新者。是故，大王！若有智之士得此財貨，當廣布施，莫有所惜，復當得無極之財。如是，大王！當作是學。」

爾時，波斯匿王白世尊曰：「自今以後，當廣布施沙門、婆羅門四部之眾，諸外道、異學來乞求者，我不堪與。」

世尊告曰：「大王！莫作是念。所以然者，一切眾生皆由食得存，無食便喪。」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念當廣惠施， 終莫斷施心，
 必當值賢聖， 度此生死源。」

爾時，波斯匿王白世尊曰：「我今倍復歡慶向於如來，所以然者，一切眾生皆由食得存，無食不存。」爾時，波斯匿王曰：「自今以後，當廣惠施，無所吝惜。」

是時，世尊與王說微妙之法。時，王即從坐起，頭面禮足，

便退而去。

爾時，王波斯匿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等趣四諦品（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阿那邠邸長者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爾時，世尊問長者曰：「云何，長者！汝家中恒布施耶？」

長者白佛：「貧家恒行布施，又飲食麤弊，不與常同。」

世尊告曰：「若布施之時，若好、若醜，若多、若少，然不用心意，復不發願，復無信心，由此行報，所生之處不得好食。意不貪樂，意亦復不樂著於好衣裳，亦復不樂著好田業，心亦不著五欲之中，正使有僕從奴婢，亦復不受其教。所以然者，正由其中不用心故，故受其報。若長者布施之時，若好、若醜，若多、若少，當至誠用心，勿有增損，廢後世橋梁。彼若所生之處，飲食自然，七財具足，心恒樂五欲之中，正使有奴婢使人，恒受其教。所以然者，由於中發歡喜心故。

「長者當知，過去久遠有梵志名毘羅摩，饒財多寶，真珠、虎珀、硨磲、瑪瑙、水精、琉璃，好喜布施。爾時，布施之時，用八萬四千銀鉢盛滿碎金，復有八萬四千金鉢盛滿碎銀，作如是施。復以八萬四千金銀澡罐施。復以八萬四千牛，皆以金銀覆角，皆作如是布施。復以八萬四千玉女布施，衣裳自覆。復以八萬四千臥具，皆用氍毹文繡毳[登*毛]自覆。復以八萬四千衣裳布施。復以八萬四千龍象布施，皆用金銀校飾。復以八萬四千匹馬布施，皆用金銀鞍勒自副。復以八萬四千車布施，作如是大施。復以八萬四千房舍布施，於四城門中布施，須食與

食，須衣與衣，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皆悉與之。

「長者當知，彼毘羅摩雖作是布施，不如作一房舍，持用布施招提僧，此福不可計量。正使彼作如是施，及作房舍持用施招提僧，不如受三自歸佛、法、聖眾，此福不可稱計。正使彼人作如是施，及作房舍，又受三自歸，雖有此福，猶不如受持五戒。正使彼人作如是施，及作房舍，受三自歸，受持五戒，雖有此福，故不如彈指之頃慈愍眾生，此福功德不可稱計。

「正使彼人作如是施，作僧房舍，受三自歸，奉持五戒，及彈指之頃慈愍眾生，雖有此福，故不如須臾之間，起於世間不可樂想，此福功德不可稱量。然彼所作功德，我盡證明，作僧房舍，我亦知此福；受三自歸，我亦知此福；受持五戒，我亦知此福；彈指之頃慈愍眾生，我亦知此福；須臾之間，起於世間不可樂想，我亦知此福。

「爾時，彼婆羅門作如是大施者，豈是異人乎？莫作是觀也。所以然者，爾時施主者，即我身是也。長者當知，過去久遠所作功德，信心不斷，不起著想。是故，長者！若欲布施之時，若多、若少，若好、若醜，歡喜惠施，勿起想著，手自布施，莫使他人，發願求報，後求受福，長者當獲無窮之福。如是，長者！當作是學。」

爾時，長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等趣四諦品（九）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善知識惠施之時，有四事功德。云何為四？知時而施，非不知時；自手惠施，不使他人；布施

常淨潔，非不淨潔；施極微妙，不有穢濁。善知識惠施之時，有此四功德。

「是故，諸比丘！善男子、善女人布施之時，當具此四功德。以具此功德，獲大福業，得甘露滅。然此福德不可稱量，言當有爾許福業，虛空所不能容受。猶如海水不可計量，言一斛、半斛、一合、半合，稱數之名，但其福業不可具陳。如是，善男子、善女人所作功德不可稱計，獲大福業，得甘露滅，言當有爾許福德。是故，比丘，善男子、善女人當具此四功德。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苦樂品（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人出現於世。云何為四？或有人身樂心不樂；或有人心樂身不樂；或有人心亦不樂身亦不樂；或有人身亦樂心亦樂。

「彼何等人身樂心不樂？於是，作福凡夫人，於四事供養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無所短乏，但不免餓鬼、畜生、地獄道，亦復不免惡趣中。是謂此人身樂心不樂。

「彼何等人心樂身不樂？所謂阿羅漢不作功德，於是四事供養之中，不能自辦，終不能得，但免地獄、餓鬼、畜生之道，猶如羅漢唯喻比丘。是謂此人心樂身不樂。

「彼何等人身亦不樂心亦不樂？所謂凡夫之人不作功德，不能得四事供養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恒不免地獄、餓鬼、畜生道。是謂此人身亦不樂心亦不樂。

「彼何等人身亦樂心亦樂？所謂作功德阿羅漢，四事供養無所短乏，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復免地獄、餓鬼、畜生道。所謂尸波羅比丘是。是謂，比丘！世間有此四人。是故，比丘！當求方便，當如尸波羅比丘。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善聚品（一〇）

聞如是：

一時，佛在毘舍離獼猴林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師子大將便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佛告師子：「云何，師子！家中恒布施乎？」

師子白佛言：「常於四城門外及都市，隨時布施，不令有缺，須食給食，衣裳、香華、車馬、坐具，隨彼所須，皆令給與。」

佛告師子：「善哉！善哉！乃能惠施，不懷恚想。施主檀越隨時惠施，有五功德。云何為五？於是，檀越施主名聞四遠，眾人歎譽：『某甲村落有檀越施主，恒喜接納沙門、婆羅門，隨所給與，不令有乏。』是謂，師子！檀越施主獲此第一之德。

「復次，師子！檀越施主若至沙門、刹利、婆羅門、長者眾中，不懷慚愧，亦無所畏，猶如師子獸王，在群鹿中亦無畏難。是謂，師子，檀越施主獲此第二之德。

「復次，師子！檀越施主眾人敬仰，見者歡悅，如子見父，瞻視無厭。是謂，師子，檀越施主獲此第三之德。

「復次，師子！檀越施主命終之後，當生二處，或生天上，或生人中；在天為天所敬，在人為人尊貴。是謂，師子，檀越

施主獲此第四之德。

「復次，師子！檀越施主智慧遠出眾人上，現身盡漏，不經後世。是謂，師子！檀越施主獲此第五之德。夫人惠施有五德，恒隨己身。」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心常喜惠施， 功德具足成，
在眾無疑難， 亦復無所畏。
智者當惠施， 初無變悔心，
在三十三天， 玉女而圍遶。」

「所以爾者，師子當知，檀越施主生二善處，現身盡漏，至無為處。」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施為後世糧， 要至究竟處，
善神常將護， 亦復致歡喜。」

「所以然者，師子當知，布施之時，恒懷歡悅，身意牢固，諸善功德皆悉具足，得三昧意，亦不錯亂，如實而知之。云何如實而知？苦集、苦盡、苦出要如實而知。是故，師子！當求方便，隨時惠施，若欲得聲聞道、辟支佛道，皆悉如意。如是，師子！當作是學。」

爾時，師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善聚品（一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檀越施主惠施之日，得五事功德。云何為五？一者施命，二者施色，三者施安，四者施力，

五者施辯，是謂為五。復次，檀越施主施命之時，欲得長壽；施色之時，欲得端正；施安之時，欲得無病；施力之時，欲令無能勝；施辯之時，欲得無上正真之辯。比丘當知，檀越施主惠施之日，有此五功德。」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施命色及安， 力辯為第五，
五功德已備， 後受無窮福。
智者當念施， 除去貪欲心，
今身有名譽， 生天亦復然。」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得五功德者，當行此五事。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善聚品（一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應時之施有五事。云何為五？一者施遠來人，二者施遠去人，三者施病人，四者儉時施，五者若初得新菓蓏、若穀食，先與持戒精進人，然後自食。是謂，比丘！應時之施，有此五事。」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智者應時施， 信心不斷絕，
於此快受樂， 生天眾德備。
隨時念惠施， 受福如響應，
永已無短乏， 所生常富貴。
施為眾行具， 得至無上位，

億施不起想， 歡喜遂增益。
心中生此念， 亂意永無餘，
覺知身安樂， 心便得解脫。
是故有智人， 不問男與女，
當行此五施， 無失方便宜。

「是故，諸比丘！若善男子、善女人，欲行此五事者，當念隨時施。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邪聚品（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世尊告優頭槃：「汝今入羅閱城求少溫湯。所以然者，如我今日脊患風痛。」

優頭槃白佛：「如是。世尊！」是時，優頭槃受佛教已，到時著衣持鉢，入羅閱城求湯。爾時，尊者優頭槃便作是念：「世尊有何因緣，使我求湯？如來諸結已盡，諸善普會。然如來復作是語：『我今患風。』又復世尊不授姓名，當至誰家？」

是時，尊者優頭槃以天眼觀羅閱城男子之類，必應度者。是時，見羅閱城中有長者名毘舍羅先，不種善根，無戒、無信、邪見，於佛、法、眾與邊見共相應。彼便有此見：無施、無與、無有受者，亦復無有善惡果報，無今世、後世、無父、無母，世無沙門、婆羅門等成就者，於今世、後世自身作證而自遊化。壽命極短，餘五日之後當取命終。又事五道大神。是時，優頭槃便作是念：「如來必欲度此長者。所以然者，此長者命終之後，當生啼哭地獄中。」是時，優頭槃便笑，五道大神遙見笑，

即隱其形而作人像，來至優頭槃所而給使令。是時，尊者優頭槃將此使人往至長者門外住，默然不語。

是時，長者遙見有道人在門外立，即時便說此偈：

「汝今默然住， 剃頭著袈裟，
為欲求何等， 因由何故來？」

爾時，優頭槃復以此偈報曰：

「如來無著尊， 今日患風發，
設有溫湯者， 如來欲洗浴。」

是時，長者默然不報。是時，五道大神告毘舍羅先曰：「長者可以湯相惠，必當獲福無量，當得甘露之報。」

是時，長者報曰：「我自有五道大神，用此沙門為？能加益何等事？」

是時，五道大神便說此偈：

「如來當生時， 天帝來下侍，
更誰出是者， 能與共儔匹。
用五道神為， 不能有所濟，
寧供養釋師， 便獲大果報。」

爾時，五道大神復重語長者曰：「汝好自守護身、口、意行，汝不知五道大神之威力乎？」是時，五道大神即化作大鬼神形，右手執劍語長者曰：「今我身者是五道大神，速與此沙門湯，勿足稽留。」

是時，長者便作是念：「甚奇！甚特！五道大神乃供養此沙門。」即以香湯授與道人，復以石蜜授與沙門。

是時，五道大神自執此香湯，共優頭槃至世尊所，以此香湯奉上如來。爾時，世尊以此香湯，沐浴身體，風尋時差，更不增劇。

是時，長者後五日便取命終，生四天王中。是時，尊者優

頭槃聞長者命終，即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是時，優頭槃白如來言：「此長者命終為生何處？」

世尊告曰：「此長者命終生四天王中。」

優頭槃白佛言：「此長者於彼命終當生何處？」

世尊告曰：「於彼命終當生四天王中，三十三天，乃至生他化自在天，於彼命終，復來生四天王中。此長者身，六十劫中不墮惡趣，最後得作人身，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學道，成辟支佛。所以然者，湯施之德，其福乃爾。是故，優頭槃！恒念浴眾僧，聞說道教。如是，優頭槃！當作是學。」

爾時，尊者優頭槃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聽法品（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造作浴室有五功德。云何為五？一者除風，二者病得差，三者除去塵垢，四者身體輕便，五者得肥白。是謂，比丘！造作浴室有此五功德。是故，諸比丘！若有四部之眾欲求此五功德者，當求方便，造立浴室。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聽法品（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施人楊枝有五功德。云何為五？一者除風，二者除涎唾，三者生藏得消，四者口中不臭，五者

眼得清淨。是謂，比丘！施人楊枝有五功德。若善男子、善女人求此五功德，當念以楊枝用惠施。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六重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呪願有六德。汝等諦聽！善思念之。」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爾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為六德？於是，施主檀越成就三法。云何檀越施主成就三法？於是，檀越施主信根成就、戒德成就、聞成就，是謂檀越施主成就此三法。施物之法復成三法。云何為三？然彼物色成就、味成就、香成就，有此三法。是謂，比丘！有此六事獲大功德，名德遠聞，獲甘露之報。是故，諸比丘！若欲成就此六事者，當念惠施。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七日品（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阿踰闍江水邊，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時，大均頭在閑靜之處，而作是念：「頗有此義，恒益功德？為無此理？」是時，均頭即從座起，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均頭白佛言：「世尊！向者在閑靜之處，而作是念：『頗有此理，所行眾事，得益功德耶？』我今問世尊！唯願說之。」

世尊告曰：「可得增益功德。」

均頭白佛言：「云何得增益功德？」

世尊告曰：「增益有七事，其福不可稱量，亦復無人能算計此者。云何為七？於是，族姓子、若族姓女未曾起僧伽藍處，於中興立者，此福不可計。

「復次，均頭！若善男子、善女人能持床座施彼僧伽藍者及與比丘僧，是謂，均頭！第二之福不可稱計。

「復次，均頭！若善男子、善女人以食施彼比丘僧，是謂，均頭！第三之福不可稱計。

「復次，均頭。若善男子、善女人以遮雨衣給施比丘僧者，是謂，均頭！第四功德其福不可量。

「復次，均頭！若族姓子、女若以藥施比丘僧者，是謂第五之福不可稱計。

「復次，均頭！若善男子、善女人曠野作好井者！是謂，均頭！第六之功德也，不可稱計。

「復次，均頭！善男子、善女人近道作舍，使當來過去得止宿者，是謂，均頭！第七功德不可稱計。

「是謂，均頭！七功德之法，其福不可量。若行，若坐，正使命終，其福隨後，如影隨形，其德不可稱計，言當有爾許之福，亦如大海水不可升斗量之，言當有爾許之水。此七功德亦復如是，其福不可稱限。是故，均頭！善男子、善女人當求方便，成辦七功德。如是，均頭！當作是學。」

爾時，均頭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八難品（九）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善男子、善女人，以財物惠施，獲八功德。云何為八？一者隨時惠施，非為非時；二者鮮潔惠施，非為穢濁；三者手自斟酌，不使他人；四者誓願惠施，無憍恣心；五者解脫惠施，不望其報；六者惠施求滅，不求生天；七者施求良田，不施荒地；八者然持此功德，惠施眾生，不自為己。如是，比丘！善男子、善女人，以財物惠施，獲八功德。」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智者隨時施， 無有慳貪心，
所作功德已， 盡用惠施人。
此施為最勝， 諸佛所加歎，
現身受其果， 逝則受天福。

「是故，比丘！欲求其果報者，當行此八事。其報無量，不可勝計，獲甘露之寶，漸至滅度。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九眾生居品（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說嚩願有九種之德，汝等善思念之！吾今當敷演其義。」是時，諸比丘受佛教誡。

佛告比丘：「彼云何名為嚩願九種之德？比丘當知，檀越施主成就三法；所施之物亦成就三法；受物之人亦成就三法。彼檀越施主云何成就三法？於是，檀越施主信成就，誓願成就，亦不殺生，是謂檀越施主成就此三法。所施之物云何成就此三法？於是，施物色成就、香成就、味成就，是謂施物三事成就。

云何受物之人成就三事？於是，受物之人戒成就、智慧成就、三昧成就，是謂受施之人成就三法。如是，達嚩成就此九法，獲大果報，至甘露滅盡之處。夫為施主欲求其福者，當求方便，成就此九法。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善惡品（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波斯匿王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波斯匿王往白世尊言：「如來審有是語：『施我獲福多，餘者獲福少；施我弟子，勿施餘人。』設有人作是語者，豈非毀如來法乎？」

佛告王曰：「我無此語：『獨應施我，勿施餘人。』大王！當知，我恒有此語：『若比丘鉢中遺餘擲著水中，軟蟲食之猶得其福，何況施人而不獲福乎？』但，大王！我有是語：『施持戒人，其福益多，勝於犯戒之人。』」

爾時，波斯匿王前白佛言：「唯然，世尊！施持戒人，其福倍多於犯戒之人者上。」

王復白佛言：「尼捷子來語我言：『沙門瞿曇知於幻術，能迴轉世人。』世尊！此語為審乎？為非耶？」

佛告王曰：「如是，大王！如向來言：『我有幻法，能迴轉世人。』」

王白佛言：「何者名為迴轉幻法？」

佛告王曰：「其殺生者其罪難量，其不殺者受福無量；其不與取者獲罪無量，其不盜者獲福無量；夫淫泆者受罪無量，

其不淫者受福無量；其邪見者受罪無量，其正見者獲福無量。我所解幻法者，正謂此耳。」

是時，波斯匿王白世尊言：「若當世間人民、魔、若魔天、有形之類，深解此幻術者則獲大幸。自今已後，不復聽外道異學入我國界，聽四部之眾恒在我宮，常當供養，隨其所須。」

佛告大王：「勿作是語。所以然者，施畜生之類，猶獲其福；及施犯戒之人，亦獲其福；施持戒之人，福亦難量；施外仙道之人，獲一億之福；施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及佛，其福不可量。是故，大王！當興發意，供給當來過去諸佛、聲聞弟子。如是，大王！當作是學。」

爾時，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十不善品（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

是時，師子長者往至舍利弗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師子長者白舍利弗言：「唯願尊者當受我請？」

是時，舍利弗默然受請。是時，長者見尊者默然受請，便從坐起，禮足而退，復至大目乾連、離越、大迦葉、阿那律、迦旃延、滿願子、優婆離、須菩提、羅云、均頭沙彌，如此上首者請五百人。是時，師子長者即還，辦具種種極妙飲食，敷好座具，又白：「時到，諸真人羅漢摩所不監，今食具已辦，唯願屈顧，臨覆下舍。」

爾時，諸大聲聞各著三衣，持鉢入城至長者家。時，長者見諸最尊坐已定，手自斟酌，行種種飲食。見諸聖眾食已訖，行清淨水。人施一白[疊*毛]，前受呪願。

是時，尊者舍利弗與長者說極妙之法，便從坐起而去。還詣靜室。

爾時，羅云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問曰：「汝今為從何來？」

羅云報云：「師子長者今日來見請。」

佛告之曰：「云何，羅云！飲食為妙？為不妙？為細耶？為麁耶？」

羅云報曰：「飲食極妙，又且豐多。今此白[疊*毛]，從彼得之。」

佛告羅云：「眾僧斯有幾人？上坐是誰？」

羅云白佛言：「和上舍利弗最為上首，及諸神德弟子有五百人。」

佛告羅云。「云何，羅云！彼長者獲福為多乎？」

羅云白佛言：「唯然，世尊！彼長者得福之報不可稱計。施一羅漢其福難限，何況大神妙天人所敬奉？今五百人均是真入，其福有何可量？」

佛告羅云，「今施五百羅漢之功德，若從眾中僧次，請一沙門，請已，供養；計此眾中差人之福，及與五百羅漢之福，百倍、千倍、巨億萬倍、不可以譬喻為比。所以然者，眾中所差，其福難限，獲甘露滅盡之處。羅云當知，猶如有人自誓說曰：『吾要當飲此江河諸水。』彼人為堪任不乎？」

羅云白佛言：「不也。世尊！所以然者，此閻浮地極為廣大。此閻浮地有四大河：一者恒伽，二者新頭，三者私陀，四者博叉。一一河者，從有五百。然此人終不能飲水使盡，但勞其功，事終不成也。」

「彼人復作是說：『我自有方便因緣，可得飲諸水使盡。』云何有因緣得飲諸水？爾時，彼人便作是念：『我當飲海水。」

所以然者，一切諸流，皆歸投乎海。』云何，羅云！彼人能得飲諸水乎？」

羅云白佛言：「如此方便，可得飲水使盡。所以然者，一切諸流皆歸乎海，由此因緣故，彼人得飲水盡。」

佛告之曰：「如是。羅云！一切私施猶如彼流，或獲福，或不獲福，眾僧者如彼大海。所以然者，流河決水以入于海，便滅本名，但有大海之名耳。羅云！此亦如是，今此十人皆從眾中出，非眾不成。云何為十？所謂向須陀洹、得須陀洹、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阿那含、得阿那含、向阿羅漢、得阿羅漢、辟支佛、佛，是謂十人皆由眾中，非獨自立。羅云！當以此方便，知其眾中差者，其福不可限量。是故，羅云！善男子、善女人欲求其福不可稱計，當供養聖眾。羅云當知，猶如有人以酥投水，凝，不得廣普，若以油投水，則遍滿其上。是故，羅云，當念供養聖眾比丘僧。如是，羅云！當作是學。」

爾時，師子長者聞如來歎說施眾之福，不歎說餘福。爾時，長者以餘時，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師子長者白世尊言：「適聞如來而歎說施眾之福，不歎別請人之福，自今已後常當供養聖眾。」

佛告之曰：「我不作爾說：『當供養聖眾，不供養餘人。』今施畜生猶獲其福，何況餘人？但我所說者福有多少。所以然者，如來聖眾可敬、可貴，是世間無上福田。今此眾中有四向、四得及聲聞乘、辟支佛乘、佛乘。其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得三乘之道者，當從眾中求之。所以然者，三乘之道皆出乎眾。長者！我觀此因緣義，故而說此語耳。亦不教人應施聖眾，不應施餘人。」

爾時，長者白世尊言：「如是，如尊教勅，自今已後。若作福業，盡當供養聖眾，不選擇人施。」

爾時，世尊與彼長者說微妙之法，令發歡悅之心。長者聞法已，即從座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

爾時，師子長者意欲施立福業。

爾時，諸天來告之曰：「此是向須陀洹之人，此是得須陀洹，施此得福多，施此得福少。」

爾時，天人即歎頌曰：

「如來歎擇施， 與此諸德士，
施此獲福多， 如良田生苗。」

爾時，師子長者默然不對。爾時，天人復語長者：「此是持戒人，此是犯戒人；此向須陀洹人，此是得須陀洹人；此向斯陀含人，此是得斯陀含人；此向阿那含，此得阿那含；此向阿羅漢，此得阿羅漢；此是聲聞乘，此是辟支佛乘，此是佛乘；施此得福少，施此得福多。」

爾時，師子長者默然不對。何以故爾？但憶如來教誡，不選擇而施。

爾時，師子長者復以餘時，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我自憶念請聖眾飯之，有天來告我言：『此是持戒，此是犯戒；此人向須陀洹，此人得須陀洹，乃至三乘皆悉分別。』又說此偈：

「『如來歎擇施， 與此諸德士，
施此獲福多， 如良田生苗。』

「時我復作是念：『如來教誡不可違戾，豈當生心選擇施乎？終無是非之心、高下之意也。』時我復作是念：『我當盡施一切眾生之類，汝自持戒受福無窮，若使犯戒自受其殃。但愍眾生，非食不濟命。』」

佛告長者：「善哉！善哉！長者！行過弘誓，菩薩所施心恒平等。長者當知，若菩薩惠施之日，諸天來告之：『族姓子

當知，此是持戒人，此是犯戒人，施此得福多，施此得福少。』爾時，菩薩終無此心：『此應施，此不應施。』然菩薩執意而無是非，亦不言此持戒，亦不言此犯戒。是故，長者！當念平等惠施，長夜之中獲福無量。」

是時，師子長者憶如來教誡，熟視世尊，意不移動，即於座上，得法眼淨。是時，師子長者即從座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

爾時，長者去未久，佛告諸比丘曰：「此師子長者憶平等施故，又視如來從頭至足，即於座上得法眼淨。」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優婆塞中第一弟子平等施者，所謂師子長者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大愛道般涅槃品（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毘舍離摩訶婆那園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師子大將便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如來告大將曰：「施主檀越有五功德。云何為五？」

「於是，施主名聞遠布，某甲村中有此好施之人，周窮濟乏，無有愛惜，是謂，師子大將，第一功德施主所致。

「復次，師子大將，施主檀越若至刹利眾、婆羅門眾、沙門眾中，皆無所畏，亦無疑難，是謂，師子！第二功德。

「復次，施主檀越多為人所愛念，普來宗仰，如子愛母，其心不相離，施主亦復如是，多為人所愛。

「復次，師子！施主檀越布施之時，發歡喜心，以有歡喜即有悅豫，意性堅固，是時便自覺有樂有苦，亦變悔，如實而自知。云何自知，知有苦諦、苦習、苦盡、出要諦，如實知之。」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施為眾福具， 而逮第一義，
其能憶施者， 便發歡喜心。」

「復次，師子長者！施主檀越布施之時，身壞命終，生三十三天，又有五事勝彼諸天。云何為五？一者顏貌豪貴，威神光明；二者所欲自在，無事不果；三者若檀越施主生人中者，值富貴家；四者饒財多寶；五者言從語用。是謂，師子！檀越有此五功德引入善道。」

爾時，師子大將聞佛所說，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前白佛言：「唯願世尊及比丘僧當受我請。」

爾時，世尊默然受請。時，師子大將以見世尊默然受請，即從坐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還至家中，辦具種種飲食，敷好坐具，即白：「時至，今正是時，唯願大聖垂愍臨顧。」

爾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將諸比丘眾，前後圍遶，至大將家，各次第坐。爾時，師子將軍見佛及比丘僧已次第坐，手自斟酌行種種飲食。爾時，大將行食之時，諸天在虛空中而告之曰：「此是阿羅漢，斯人向阿羅漢，施此得福多，施此得福少，此是阿那含，此人向阿那含，此人是斯陀含，斯人向斯陀含道，此人是須陀洹，斯人向須陀洹道，是人七生往返，此人一生，是持信，此人奉法，此是利根，此是鈍根，此人下卑，此人精進持戒，此人犯戒，施此人得福多，施此人得福少。」

爾時，師子大將聞諸天語已，亦不經懷，見如來食已訖，除去鉢器，更取小座，如來前坐。爾時，師子大將白世尊言：「我向者有諸天來至我所，而告之曰：『從羅漢，至犯戒。』皆具白如來。雖聞斯言，亦不經懷，亦不生此念：『我當捨此施彼，捨彼施此。』然我復生斯念：『應施一切眾生，有形之類，由食而存，無食則喪，我躬自從如來聞說斯偈，恒在心懷而不

忘失。云何名為偈：

「『施當普平等， 終不有所逆，
 必當遇聖賢， 緣斯而得度。』

「『是謂，世尊！斯偈所說。』我躬從如來聞之，恒念奉行。」

佛告大將：「善哉！斯名菩薩之心，平等惠施。若菩薩布施之時，亦不生此念：『我當與此，置此。』恒有平等而惠施，亦復有此念：『一切眾生有食則存，無食則亡。』菩薩行施之時，亦復思惟此業。」便說斯偈：

「夫人修其行， 行惡及其善，
 彼彼自受報， 行終不衰耗。
 如人尋其行， 即受其果報，
 為善獲其善， 作惡受惡報。
 為惡及其善， 隨人之所習，
 如似種五穀， 各獲其果實。

「師子大將！當以此方便，知善惡各有其行。所以然者，從初發意至于成道，心無增減，不選擇人，亦不觀其地。是故，師子！若欲惠施之時，恒念平等，勿興是非之心。如是，師子！當作是學。」

爾時，世尊復說偈曰：

「施歡人所愛， 眾人所稱歎，
 所至無疑難， 亦無嫉妬心。
 是故智者施， 除去諸惡想，
 長夜至善處， 諸天所嘉歎。」

爾時，世尊說斯語已，便從坐起而去。

爾時，師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大愛道般涅槃品（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波斯匿王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是時，波斯匿王白世尊言：「夫施之家當施何處？」

世尊告王：「隨心所歡，便於彼施。」

王復白佛：「為施何處，得大功德？」

佛告王曰：「汝所問當施何處，今復問獲福功德。」

王白佛言：「我今問如來為施何處，獲其功德？」

佛告王曰：「吾今還問，王隨所樂，還報吾。云何？大王！若有刹利子來，婆羅門子來，然愚惑無所知，心意錯亂，恒不一定，來至王所，而問王言：『我等當恭奉聖王，隨時所須。』云何？大王！須此人在左右乎？」

王白佛言：「不須也。世尊！所以然者，由彼人無有點慧，心識不定，不堪候外敵之所致也。」

佛告王曰：「云何？大王！若刹利、婆羅門種多諸方便，無有恐難，亦不畏懼，能除外敵，來至王所，而白王言：『我等隨時瞻奉聖王，唯願恩垂當見納受。』云何？大王！當受斯人不。」

王白佛言：「唯然，世尊！我等當納受斯人，所以然者，由彼人堪任候外敵，無有畏難，亦不恐懼。」

佛告王曰：「今比丘亦復如是，諸根完具，捨五成六，護一降四，施此之人，獲福最多。」

王白佛言：「云何比丘捨五成六，護一降四？」

佛告王曰：「於是，比丘捨貪欲蓋、瞋恚蓋、睡眠、調、疑，如是，比丘！名為捨五。云何比丘成就六？王當知之，若

比丘見色已，不起色想，緣此護眼根，除去惡不善念而護眼根，若耳、鼻、口、身、意不起意識而護意根，如是，比丘成就六。云何比丘而護一，於是，比丘繫念在前，如是，比丘而護一。云何比丘而降四？於是，比丘降身魔、欲魔、死魔、天魔，皆悉降伏，如是，比丘降伏於四。如是，大王！捨五就六，護一降四，施如此之人，獲福難量。大王！邪見與邊見相應，如斯之人施蓋無益。」

時，王白佛言：「如是，世尊！施斯之人其福難量，若比丘成就一法，福尚難量，何況餘者。云何為一法？所謂身念是也。所以然者，尼乾子恒計身行、意行，不計口行。」

佛告王曰：「尼乾子者愚惑，意常錯亂，心識不定，是彼師法故，致斯言耳。彼受身行之報，蓋不足言，意行無形而不可見。」

王白佛言：「此三行中何者最重？身行耶？口行耶？意行？」

佛告王曰：「此三行中意行最重，口行、身行蓋不足言。」

王白佛言：「復何因緣故，說念意最為第一？」

佛告王曰：「夫人所行，先意念，然後口發，口已發，便身行殺、盜、婬，舌根不定，亦無端緒，正使彼人命終，身根、舌根在。大王！彼人何以故身、口不有所設耶？」

王白佛言：「彼人以無意根故，致斯變耳。」

佛告王曰：「當以此方便，知意根最為重，餘二者輕。」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心之念惡，
即行即施，	於彼受苦，	輪轢于轍。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即行即為，	受其善報，	如影隨形。」

爾時，波斯匿王白世尊言：「如是，如來！為惡之人，身行惡，隨行墮惡趣。」

佛告王言：「汝為觀何等義，而來問我為施何人，獲福益多？」

王白佛言：「我昔至尼乾子所，問尼捷子曰：『當於何處惠施？』尼乾子聞我所問已，更論餘事，亦不見報。時尼乾子語我言：『沙門瞿曇作是說，施我得福多，餘者無福，當施我弟子，不應施餘人，其有人民施我弟子者，其福不可量也。』」

佛告王曰：「爾時，為云何報之？」

王白佛言：「時我便作是念：『或有斯理，惠施如來，其福難量。』今故問佛：『為與何處，其福難量？』然今世尊不自稱譽，亦不毀人。」

佛告王曰：「我口不作是說，施我得福多，餘者不得福。但我今日所說，鉢中遺餘，持與人者，其福難量，以清淨之心，著淨水中，普生斯念，斯中有形之類，蒙祐無量，何況人形。但，大王！我今所說施持戒人，其福難量，與犯戒人者，蓋不足言。」

「大王當知，如田家子善治其地，除去穢惡，以好穀子著良田中，於中獲子無有限量；亦如彼田家子不修治地，亦不除去穢惡而下穀子，所收蓋不足言。今比丘亦復如是，若比丘捨五就六，護一降四，如斯之人，其施惠者，其福無量；與邪見之人，蓋不足言。猶如，大王！刹利種、婆羅門種，意無疑難，能降外敵，當觀亦如羅漢之人，彼婆羅門種意不專定者，觀當如邪見之人。」

時，波斯匿王白世尊言：「施持戒之人，其福難量。自今已後，其有來求索者，終不違逆。若復四部之眾，有所求索者，亦不逆之。隨時給與衣被、飲食、床臥具，亦復施與諸梵行者。」

佛告之曰：「勿作是說。所以然者，施畜生之類，其福難量，況復人身乎。但我今日所說者，施持戒人難計，非犯戒人。」

波斯匿王白佛言：「我今重復自歸，然世尊殷勤，乃至於斯外道異學傳誹世尊，又且世尊恒歎譽彼人，外道異學貪著利養，又復如來不貪利養。國事多猥，欲還所止。」

佛告王曰：「宜知是時。」

爾時，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大品福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莫畏於福，愛樂意所念。所以者何？福者是說樂。畏於福，不愛樂意所念。所以者何？非福者，是說苦。何以故？我憶往昔長夜作福，長夜受報，愛樂意所念。我往昔時七年行慈，七返成敗，不來此世，世敗壞時，生晃昱天，世成立時，來下生空梵宮殿中，於彼梵中，作大梵天，餘處千返作自在天王，三十六返作天帝釋，復無量返作剎利頂生王。」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大象，被好乘具，眾寶皎飾，白珠珞覆，于娑賀象王為首。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馬，被好乘具，眾寶嚴飾，金銀交絡，[馬*毛]馬王為首。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車，四種皎飾，莊以眾好，師子、虎豹斑文之皮織成雜色，種種皎飾，極利疾名樂聲車為首。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大城，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拘舍瑟提王城為首。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樓，四種寶樓，金、銀、琉璃及水

精，正法殿為首。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御座，四種寶座，金、銀、琉璃及水精，敷以毼氎、毼[毼-炎+登]，覆以錦綺羅縠，有靚體被，兩頭安枕，加陵伽波毼羅、波遮悉哆羅那。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雙衣，有初摩衣，有錦繒衣，有劫貝衣，有加陵伽波毼羅衣。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女，身體光澤，皦潔明淨，美色過人，小不及天，恣容端正，覩者歡悅，眾寶瓔珞嚴飾具足，盡剎利種女，餘族無量。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種食，晝夜常供，為我故設，欲令我食。比丘！彼八萬四千種食中，有一種食，極美淨潔，無量種味，是我常所食。比丘！彼八萬四千女中，有一剎利女，最端正姝妙，常奉侍我。比丘！彼八萬四千雙衣中，有一雙衣，或初摩衣，或錦繒衣，或劫貝衣，或加陵伽波毼羅衣，是我常所著。比丘！彼八萬四千御座中，有一御座，或金或銀，或琉璃，或水精，敷以毼氎、毼[毼-炎+登]，覆以錦綺羅縠，有靚體被，兩頭安枕，加陵伽波毼羅、波遮悉哆羅那，是我常所臥。

「比丘！彼八萬四千樓觀中，有一樓觀，或金或銀，或琉璃，或水精，名正法殿，是我常所住。比丘！彼八萬四千大城中，有一城極大富樂，多有人民，名拘舍毼提，是我常所居。比丘！彼八萬四千車中而有一車，莊以眾好，師子、虎豹斑文之皮織成雜色，種種莊飾，極利疾名樂聲車，是我常所載，至觀望園觀。比丘！彼八萬四千馬中而有一馬，體紺青色，頭像如烏，名[馬*毛]馬王，是我常所騎，至觀望園觀。比丘！彼八萬四千大象中而有一象，舉體極白，七支盡正，名于娑賀象王，是我常所乘，至觀望園觀。

「比丘！我作此念：『是何業果，為何業報，令我今日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比丘！我復作此念：『是三業果，為三業報，令我今日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一者布施，二者調御，三者守護。』」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觀此福之報，	妙善多饒益，
比丘我在昔，	七年修慈心。
七反成敗劫，	不來還此世，
世間敗壞時，	生於晃昱天。
世間轉成時，	生於梵天中，
在梵為大梵，	千生自在天。
三十六為釋，	無量百頂王，
剎利頂生王，	為人之最尊。
如法非刀杖，	政御於天下，
如法不加枉，	正安樂教授。
如法轉相傳，	遍一切大地，
大富多錢財，	生於如是族。
財穀具足滿，	成就七寶珍，
因此大福祐，	所生得自在。
諸佛御於世，	彼佛之所說，
知此甚奇特，	見神通不少。
誰知而不信，	如是生於冥，
是故當自為，	欲求大福祐，
當恭敬於法，	常念佛法律。」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福經竟(一千一百五十四字)

雜阿含經（五〇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尊者大目犍連在耆闍崛山。

時，釋提桓因有上妙堂觀，於夜來詣尊者大目犍連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時，釋提桓因光明普照耆闍崛山，周匝大明。爾時，釋提桓因坐已，即說偈言：

「能伏於慳垢， 大德隨時施，
是名施中賢， 來世見殊勝。」

時，大目犍連問帝釋言：「憍尸迦！云何為調伏慳垢，見於殊勝，而汝說言：

「『能調伏慳垢， 大德隨時施，
是則施中賢， 來世見殊勝。』？」

時，天帝釋答言：「尊者大目犍連！勝婆羅門大姓、勝刹利大姓、勝長者大姓、勝四王天、勝三十三天，稽首敬禮故。尊者大目犍連！我為勝婆羅門大姓、勝刹利大姓、勝長者大姓、勝四王天、勝三十三天恭敬作禮，見斯果報，故說此偈。

「復次，尊者大目犍連！乃至日所周行，照於諸方，至千世界、千月千日、千須彌山王、千弗婆提舍、千鬱多羅提舍、千瞿陀尼迦、千閻浮提、千四天王、千三十三天、炎摩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千梵天，名為小千世界。此小千世界中無有堂觀與毘闍延堂觀等者，毘闍延有百一樓觀，觀有七重，重有七房，房有七天后，后各七侍女。尊者大目犍連！於小千世界無有如是堂觀端嚴如毘闍延者，我見是調伏慳故，有此妙果，故說斯偈。」

大目犍連語帝釋言：「善哉！善哉！憍尸迦！汝能見此勝

妙果報，而說斯偈。」

時，天帝釋聞尊者大目犍連所說，歡喜隨喜，忽然不現。

雜阿含經（九一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摩竭提國人間遊行，與千二百五十比丘、千優婆塞、五百乞殘食人，從城至城，從聚落至聚落，人間遊行，至那羅聚落好衣菴羅園中。

時，有刀師氏聚落主是尼犍弟子，詣尼犍所，禮尼犍足，退坐一面。

爾時，尼犍語刀師氏聚落主：「汝能共沙門瞿曇作蒺[𦰩/梨]論，令沙門瞿曇不得語、不得不語耶？」

聚落主言：「阿梨！我立何等論為蒺[𦰩/梨]論，令沙門瞿曇不得語、不得不語？」

尼犍語聚落主言：「汝往詣沙門瞿曇所，作是問：『瞿曇常願欲令諸家福利具足增長，作如是願、如是說不？』若答汝言不者，汝當問言：『沙門瞿曇與凡愚夫有何等異？』若言有願有說者，當復問言：『沙門瞿曇若有如是願、如是說者，今云何於飢饉世，遊行人間，將諸大眾千二百五十比丘、千優婆塞、五百乞殘食人，從城至城，從村至村，損費世間，如大雨雹雨已，乃是減損，非增益也。瞿曇所說，殊不相應，不類不似，前後相違。』如是。聚落主！是名蒺[𦰩/梨]論，令彼沙門瞿曇不得語、不得不語。」

爾時，刀師氏聚落主受尼犍勸教已，詣佛所恭敬問訊，恭敬問訊已，退坐一面，白佛：「瞿曇常欲願令諸家福利增長不？」

佛告聚落主：「如來長夜欲令諸家福利增長，亦常作是說。」

聚落主言：「若如是者，云何瞿曇於飢饉世人間乞食，將諸大眾……」，乃至「不似不類，前後相違？」

佛告聚落主：「我憶九十一劫以來，不見一人施一比丘，有盡有減。聚落主！汝觀今日有人家大富，多錢財、多眷屬、多僕從，當知其家長夜好施，真實寂止，故致斯福利。聚落主！有八因緣，令人損減福利不增。何等為八？王所逼、賊所劫、火所焚、水所漂、藏自消滅、抵債不還、怨憎殘破、惡子費用，有是八種為錢財難聚。聚落主！我說無常為第九句。如是，聚落主！汝捨九因九緣，而言沙門瞿曇破壞他家，不捨惡言、不捨惡見，如鐵槍投水，身壞命終，生地獄中。」

時，刀師氏聚落主心生恐怖，身毛皆豎，白佛言：「世尊！我今悔過！如愚如癡，不善不辯，於瞿曇所不實欺誑，虛說妄語。」

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去。

雜阿含經（九九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給孤獨長者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世間有幾種福田？」

佛告長者：「世間有二種福田。何等為二？學及無學。」即說偈言：

「世有學無學， 大會常延請，
正直心真實， 身口亦復然，
是即良福田， 施者獲大果。」

佛說此經已，給孤獨長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九九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名悉鞞梨，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而說偈言：

「諸天及世人， 於食悉欣樂，
 頗有諸世間， 福樂自隨逐。」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淨信心惠施， 此世及後世，
 隨其所至處， 福報常影隨。
 是故當捨慳， 行無垢惠施，
 施已心歡喜， 此世他世受。」

時，彼悉鞞梨天子白佛言：「奇哉！世尊！善說斯義：

「淨信心惠施， 此世及他世，
 隨其所至處， 福報常影隨。
 是故當捨慳， 行無垢惠施，
 施已心歡喜， 此世他世受。」

悉鞞梨天子白佛言：「世尊！我自知過去世時曾為國王，名悉鞞梨，於四城門普施為福，於其城內有四交道，亦於其中布施作福。

「時，有第一夫人來語我言：『大王大作福德，而我無力修諸福業。』我時告言：『城東門外布施作福悉皆屬汝。』時，諸王子復來白我：『大王多作功德，夫人亦同，而我無力作諸福業，我今願得依於大王少作功德。』我時答言：『城南門外所

作施福悉皆屬汝。』時，有大臣復來白我：『今日大王多作功德，夫人、王子悉皆共之，而我無力作諸福業，願依大王少有所作。』我時告言：『城西門外所作施福悉皆屬汝。』時，諸將士復來白我：『今日大王多作功德，夫人、太子及諸大臣悉皆共之，唯我無力能修福業，願依大王得有所作。』我時答言：『城北門外所作施福悉皆屬汝。』國中庶民復來白我：『今日大王多作功德，夫人、王子、大臣、諸將悉皆共之，唯我無力不能修福，願依大王少有所作。』我時答言：『於其城內四交道頭所作施福悉屬汝等。』爾時，國王夫人、王子、大臣、將士、庶民悉皆惠施，作諸功德，我先所作惠施功德於茲則斷。

「時，我所使諸作福者，還至我所，為我作禮而白我言：『大王當知，諸修福處，夫人、王子、大臣、將士及諸庶民各據其處，行施作福，大王所施於茲則斷。』我時答言：『善男子！諸方邊國歲輸財物應入我者，分半入庫，分其半分，即於彼處惠施作福。』彼聞教旨，往詣邊國，集諸財物，半送於庫，半留於彼惠施作福。

「我先長夜如是惠施作福，長夜常得可愛、可念、可意福報，常受快樂，無有窮極。以斯福業及福果福報，悉皆入於大功德聚數。譬如五大河合為一流，所謂恒河、耶蒲那、薩羅由、伊羅跋提、摩醯。如是五河合為一流，無有人能量其河水百千萬億斗斛之數。彼大河水得為大水聚數，我亦如是，所作功德果、功德報不可稱量，悉得入於大功德聚數。」

爾時，悉鞞梨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雜阿含經（一〇四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生聞梵志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我有親族，極所愛念，忽然命終，我為彼故，信心布施。云何？世尊！彼得受不？」

佛告婆羅門：「非一向得。若汝親族生地獄中者，得彼地獄眾生食，以活其命，不得汝所信施飲食；若生畜生、餓鬼、人中者，得彼人中飲食，不得汝所施者。婆羅門！餓鬼趣中有一處，名為入處餓鬼，若汝親族生彼入處餓鬼中者，得汝施食。」

婆羅門白佛：「若我親族不生入處餓鬼趣中者，我信施，誰應食之？」

佛告婆羅門：「若汝所可為信施親族不生入處餓鬼趣者，要有餘親族知識生入處餓鬼趣中者，得食之。」

婆羅門白佛：「瞿曇！若我所為信施親族不生入處餓鬼趣中，亦無更餘親族知識生入處餓鬼趣者，此信施食，誰當食之？」

佛告婆羅門：「設使所為施親族知識不生入處餓鬼趣中，復無諸餘知識生餓鬼者，且信施而自得其福，彼施者所作信施，而彼施者不失達嚩。」

婆羅門白佛：「云何施者行施，施者得彼達嚩？」

佛告婆羅門：「有人殺生行惡，手常血腥，乃至十不善業跡……」如淳陀修多羅廣說，「而復施諸沙門、婆羅門，乃至貧窮、乞士，悉施錢財、衣被、飲食、燈明、諸莊嚴具。婆羅門！彼惠施主若復犯戒，生象中者，以彼曾施沙門、婆羅門錢財、衣被、飲食，乃至莊嚴眾具故，雖在象中，亦得受彼施報，衣服、飲食，乃至種種莊嚴眾具。」

「若復生牛、馬、驢、騾等種種畜生趣中，以本施惠功德，悉受其報，隨彼生處所應受用，皆悉得之。婆羅門！若復施主持戒，不殺、不盜，乃至正見，布施諸沙門、婆羅門乃至乞士錢財、衣服、飲食，乃至燈明，緣斯功德，生人道中，坐受其報，衣被、飲食，乃至燈明眾具。」

「復次，婆羅門！若復持戒生天上者，彼諸惠施天上受報，財寶、衣服、飲食，乃至莊嚴眾具。婆羅門！是名施者行施，施者受達嚩，果報不失。」

時，生聞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去。

雜阿含經（一一五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魔瞿婆羅門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我於家中常行布施，若一人來，施於一人；若二人、三人，乃至百千，悉皆施與。我如是施，得多福不？」

佛告婆羅門：「汝如是施，實得大福。所以者何？以於家中常行布施，一人來乞，即施一人，二人、三人，乃至百千，悉皆施與故，即得大福。」

時，魔瞿婆羅門即說偈言：

「在家所為作，	布施復大會，
因此惠施故，	欲求大功德。
今問於牟尼，	我之所應知，
同梵天所見，	為我分別說。
云何為解脫，	勝妙之善趣？

云何修方便， 得生於梵世？
云何隨樂施， 生明勝梵天？」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施者設大會， 隨彼愛樂施，
歡喜淨信心， 攀緣善功德。
以其所建立， 求離諸過惡，
遠離於貪欲， 其心善解脫。
修習於慈心， 其功德無量，
況復加至誠， 廣施設大會。
若於其中間， 所得諸善心，
正向善解脫， 或餘純善趣。
如是勝因緣， 得生於梵世，
如是之惠施， 其心平等故。
得生於梵世， 其壽命延長。」

時，魔瞿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而去。

雜阿含經（一二二四至一二二五）

（一二二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爾時，王舍城人普設大會，悉為請種種異道。

有事遮羅迦外道者作是念：「我今請遮羅迦道天，先作福田。」或有事外道出家者，有事尼乾子道者，有事老弟子者，有事火弟子者，有事佛弟子僧者，咸作是念：「今當令佛面前僧，先作福田。」

時，天帝釋作是念：「莫令王舍城諸人捨佛面前僧，而奉

事餘道，求索福田。我當疾往，為王舍城人建立福田。」即化作大婆羅門，儀容嚴整，乘白馬車，諸年少婆羅門眾前後導從，持金斗繖蓋，至王舍城，詣諸處處大眾會中。

諸王舍城一切士女咸作是念：「但當觀望此大婆羅門所奉事處，我當從彼而先供養，為良福田。」

時，天帝釋知王舍城一切士女心之所念，駕乘導從，逕詣耆闍崛山，至於門外，除去五飾，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善分別顯示，	一切法彼岸，
悉度諸恐怖，	故稽首瞿曇。
諸人普設會，	欲求大功德，
各各設大施，	常願有餘果。
願為說福田，	令斯施果成。」
「帝釋大自在，	天王之所問，
於耆闍崛山，	大師為記說。
諸人普設會，	欲求大功德，
各各設大施，	常願有餘果。
今當說福田，	施得大果處。
正向者有四，	四聖住於果，
是名僧福田，	明行定具足。
僧福田增廣，	無量踰大海，
調人師弟子，	照明顯正法。
斯等善供養，	施僧良福田，
於僧良福田，	佛說得大果。
以僧離五蓋，	清淨應讚嘆，
施彼最上田，	少施收大利。
是故諸人者，	當施僧福田，

增得勝妙法， 明行定相應。
供此珍寶僧， 施主心歡喜，
起於三種心， 施衣服飲食。
離塵垢劒刺， 超度諸惡趣，
躬自行啟請， 自手平等與。
自利亦利他， 是施獲大利，
慧者如是施， 淨信心解脫。
無罪安樂施， 乘智往生彼。」

時，天帝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為佛作禮，即沒不現。

爾時，王舍城諸人民即從座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言：「世尊！唯願世尊與諸大眾受我供養。」爾時，世尊默然受請。

是王舍城人民知世尊默然受其請已，作禮而歸，到諸人會處，具飲食，布置床座，晨朝遣使，白佛：「時到，唯願知時！」

爾時，世尊與諸大眾著衣持鉢，至大會所，於大眾前敷座而坐。

王舍城人知佛坐定，自行種種豐美飲食。食訖，洗鉢澡漱畢，還復本座，聽佛說法。

爾時，世尊為王舍城人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從座起而去。

（一二二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廣說如上說。差別者：時，天帝釋說異偈，而問佛言：

「今請問瞿曇， 微密深妙慧，
世尊之所體， 無障礙知見。」

眾人普設會……偈如上廣說，乃至為王舍城諸設會者說種種法，示、教、照、喜已，從座起去。

增一阿含經苦樂品（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當說四梵之福。云何為四？若有信善男子、善女人，未曾起偷婆處，於中能起偷婆者，是謂初梵之福也。復次，信善男子、善女人，補治故寺者，是謂第二受梵之福也。復次，信善男子、善女人，和合聖眾者，是謂第三受梵之福。復次，若多薩阿竭初轉法輪時，諸天、世人勸請轉法輪，是謂第四受梵之福，是謂四受梵之福。」

爾時，有異比丘白世尊言：「梵天之福竟為多少？」

世尊告曰：「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今當說。」

諸比丘對曰：「如是。」

世尊告曰：「閻浮里地東西七千由旬，南北二萬一千由旬，地形像車，其中眾生所有功德，正可與一輪王功德等。

「瞿耶尼縱廣三十二萬里，地形如半月。比丘當知，閻浮地人民，及一輪王之德，比彼人者，與彼一人德等。

「復次，比丘！弗于逮里地縱廣三十六萬里，地形方正，計閻浮里地及瞿耶尼二方之福，故不如彼弗于逮一人之福。

「比丘當知，鬱單曰縱廣四十萬里，地形如月滿，計三方人民之福，故不如鬱單曰一人之福。

「比丘當知，計四天下人民之福，故不如四天王之德；計四天下人民之福及四天王，故不如三十三天之福；計四天下及四天王、三十三天，故不如釋提桓因一人之福；計四天下及四天王及三十三天及釋提桓因，故不如一豔天之福；計四天下及四天王、三十三天、釋提桓因及豔天，故不如一兜術天福；計從四天下至兜術天之福，故不如一化自在天之福；計從四天下

至化自在天之福，故不如一他化自在天之福；計從四天下至他化自在天之福，故不如一梵天王之福。

「比丘當知，此是梵天之福。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求其福者，此是其量也。是故，比丘！欲求梵天福者，當求方便，成其功德。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邪聚品（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惠施不得其福。云何為五？一者以刀施人，二者以毒施人，三者以野牛施人，四者姪女施人，五者造作神祠。是謂，比丘！有此五施不得其福。

「比丘當知：復有五施令得大福。云何為五？一者造作園觀，二者造作林樹，三者造作橋梁，四者造作大船，五者與當來、過去造作房舍住處。是謂，比丘！有此五事令得其福。」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園觀施清涼，	及作好橋梁，
河津渡人民，	并作好房舍。
彼人日夜中，	恒當受其福，
戒定以成就，	此人必生天。

「是故，諸比丘！當念修行此五德施。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七日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種之人可事、可敬，是世間無上福田。云何為七種人？所謂七人者：一者行慈，二者行悲，三者行喜，四者行護，五者行空，六者行無想，七者行無願。是謂七種之人可事、可敬，是世間無上福田。所以然者，其有眾生行此七法者，於現法中獲其果報。」

爾時，阿難白世尊言：「何以故不說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佛，乃說此七事乎？」

世尊告曰：「行慈七人其行，與須陀洹乃至佛其事不同；雖供養須陀洹乃至佛，不現得報；然供養此七人者，於現世得報。是故，阿難！當勤加勇猛成辦七法。如是，阿難！當作是學。」

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八難品（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阿那邠邸長者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是時，世尊告長者曰：「長者家中廣施不乎？」

長者白佛：「貧家惠施，晝夜不斷，四城門中，及大市中，家中行路，及佛、比丘僧，是為八處惠施。如是，世尊！其有所須，須衣惠衣，須食與食，國中珍寶終不違逆，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悉給施之。亦有諸天來至我所，在虛空中而告我曰：『分別尊卑，此者持戒，此者犯戒，與此獲福，與

彼無報。』然我心正無有彼此，不起增減之心，普等慈心於一切眾生。有其眾生依命根存形，有食則存，非食命不濟。施惠一切眾生，其報無量，受其果報，無有增減。」

佛告長者：「善哉，善哉！長者！平等施者福第一尊。然眾生之心復有勝，如施持戒人勝犯戒者。」

是時，虛空神、天，稱慶無量，即時而說此偈：

「佛說擇施尊， 愚眾有增減，
求其良福田， 何過如來眾。

「然今世尊所說極為快哉，施持戒人，勝犯戒者。」

爾時，世尊告阿那邠邸長者：「今當與汝說賢聖之眾，善思念之，抱在心懷。或施少獲福多，或施多獲福多。」

阿那邠邸長者白佛言：「唯願世尊敷演其義！云何施少獲福多？云何施多獲福多？」

佛告長者：「向阿羅漢、得阿羅漢、向阿那含、得阿那含、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須陀洹、得須陀洹。是謂，長者！賢聖之眾，施少獲福多，施多獲福多。」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四向成就人， 四者成果實，
此名賢聖眾， 惠施獲福廣。

「過去久遠諸佛世尊，亦復有此賢聖之眾，如我今日無異；正使當來諸佛世尊出現於世者，亦得如此賢聖之眾。是故，長者！歡喜悅心，供養聖眾。」

是時，世尊與彼長者說微妙法，立不退轉之地。長者聞法已，喜慶無量，即從坐起，頭面禮足，繞佛三匝，便退而去。

是時，阿那邠邸長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梵志品須達哆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須達哆居士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

世尊問曰：「居士家頗行施耶？」

須達哆居士答曰：「唯然。世尊！家行布施，但為至麤，不能好也。糠飯麻羹，薑菜一片。」

世尊告曰：「居士！若施麤食及施妙食，俱得報耳。居士！若行麤施，不信施、不故施、不自手施、不自往施、不思惟施、不由信施、不觀業果報施者，當觀如是受報。心不欲得好家，不欲得好乘，不欲得好衣被，不欲得好飲食，不欲得好五欲功德。所以者何？以不至心故行施也。居士！當知受報如是。居士！若行麤施，信施、故施、自手施、自往施、思惟施、由信施、觀業果報施者，當觀如是受報。心欲得好家，欲得好乘，欲得好衣被，欲得好飲食，欲得好五欲功德。所以者何？以其至心故行施也。居士！當知受報如是。」

「居士！若行妙施，不信施、不故施、不自手施、不自往施、不思惟施、不由信施、不觀業果報施者，當觀如是受報。心不欲得好家，不欲得好乘，不欲得好衣被，不欲得好飲食，不欲得好五欲功德。所以者何？以不至心故行施也。居士！當知受報如是。居士！若行妙施，信施、故施、自手施、自往施、思惟施、由信施、觀業果報施者，當觀如是受報。心欲得好家，欲得好乘，欲得好衣被，欲得好飲食，欲得好五欲功德。所以者何？以其至心故行施也。居士！當知受報如是。」

「居士！昔過去時有梵志大長者，名曰隨藍，極大富樂，資財無量，封戶食邑多諸珍寶，畜牧產業不可稱計。彼行布施

其像如是，八萬四千金鉢盛滿碎銀，行如是大施。八萬四千銀鉢盛滿碎金，行如是大施。八萬四千金鉢盛滿碎金，行如是大施。八萬四千銀鉢盛滿碎銀，行如是大施。八萬四千象，莊嚴嚴飾，白絡覆上，行如是大施。八萬四千馬，莊嚴嚴飾，白絡金合羣那，行如是大施。八萬四千牛，衣繩衣覆，[(穀-一)/牛]之皆得一斛乳汁，行如是大施。八萬四千女，姿容端正，觀者歡悅，眾寶瓔珞，嚴飾具足，行如是大施。況復其餘食噉含消？

「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若復有施滿閻浮場凡夫食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若復有施一須陀洹食者，此於彼施最為勝也。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食，若復有施一斯陀含食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含食，若復有施一阿那含食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食，若復有施一阿羅訶食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

「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羅訶食，若復有施一辟支佛食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羅訶、百辟支佛食，若復有施一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食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羅訶、百辟支佛食，若有作房舍，施四方比丘眾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

「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

施百須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羅訶、百辟支佛食，作房舍施四方比丘眾，若有歡喜心歸命三尊佛、法、比丘眾及受戒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閭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羅訶、百辟支佛食，作房舍施四方比丘眾，歡喜心歸命三尊佛、法、比丘眾及受戒，若有為彼一切眾生行於慈心，乃至[(穀-一)/牛]牛頃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

「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閭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羅訶、百辟支佛食，作房舍施四方比丘眾，歡喜心歸命三尊佛、法、比丘眾及受戒，為一切眾生行於慈心，乃至[(穀-一)/牛]牛頃，若有能觀一切諸法無常、苦、空及非神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

「於居士意云何？昔時梵志大長者名隨藍者，謂異人耶？莫作斯念。所以者何？當知即是我也。我昔為梵志大長者，名曰隨藍。居士！我於爾時為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爾時說法不至究竟，不究竟白淨、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訖。爾時，不離生老病死、啼哭憂感，亦未能得脫一切苦。

「居士！我今出世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我今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我今說法得至究竟，究竟白淨、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訖。我今已離生老病死、啼哭憂感，我今已得脫一切苦。」

佛說如是。須達哆居士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須達哆經竟(一千五百八十九字)

雜阿含經（九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生聞婆羅門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我聞瞿曇說言：『唯應施我，不應施餘人；施我得大果，非施餘人而得大果。應施我弟子，不應施餘弟子；施我弟子得大果報，非施餘弟子得大果報。』云何？瞿曇！作是語者，為實說耶？非為謗毀瞿曇乎？為如說說、如法說耶？法次法說，不為餘人以同法來訶責耶？」

佛告婆羅門：「彼如是說者，謗毀我耳！非如說說、如法說、法次法說，不致他人來以同法呵責。所以者何？我不如是說：『應施於我，不應施餘；施我得大果報，非施餘人得大果報。應施我弟子，施我弟子得大果報，非施餘弟子得大果報。』然，婆羅門！我作如是說者，作二種障：障施者施、障受者利。婆羅門乃至士夫，以洗器餘食著於淨地，令彼處眾生即得利樂。我說斯等亦入福門，況復施人？婆羅門！然我復說，施持戒者得果報，不同犯戒。」

生聞婆羅門白佛言：「如是，瞿曇！我亦如是說，施持戒者得大果報，非施犯戒。」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若黑若有白，	若赤若有色，
犁雜及金色，	純黃及鵠色，
如是等牝牛，	生犢姝好者，
丁壯力具足，	調善行捷疾，
但使堪運重，	不問本生色，
人亦復如是，	各隨彼彼生，

剎利婆羅門， 毘舍首陀羅，
旃陀羅下賤， 所生悉不同，
但使持淨戒， 離重擔煩惱，
純一修梵行， 漏盡阿羅漢，
於世間善逝， 施彼得大果，
愚者無智慧， 未嘗聞正法，
施彼無大果， 不近善友故，
若習善知識， 如來及聲聞，
清淨信善逝， 根生堅固力，
所住之善趣， 及生大姓家，
究竟般涅槃， 大仙如是說。」

佛說此經已，生聞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一一四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波斯匿王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
「世尊！應施何等人？」

佛言：「大王！隨心所樂處。」

波斯匿王復白佛言：「應施何處，得大果報？」

佛言：「大王！此是異問。所問『應施何處？』此問則異。
復問『施何處，應得大果？』此問復異。我今問汝，隨意答我。
大王！譬如此國臨陣戰鬪，集諸戰士，而有一婆羅門子，從東方來，年少幼稚，柔弱端正，膚白髮黑，不習武藝，不學術策，
恐怖退弱，不能自安，不忍敵觀，若刺若射，無有方便，不能傷彼。
云何？大王，如此士夫，王當賞不？」

王白佛言：「不賞。世尊！」

「如是，大王！有剎利童子從南方來，韓舍童子從西方來，首陀羅童子從北方來，無有伎術，皆如東方婆羅門子，王當賞不？」

王白佛言：「不賞。世尊！」

「佛告大王，此國集軍臨戰鬪時，有婆羅門童子從東方來，年少端正，膚白髮黑，善學武藝，知鬪術法，勇健無畏，苦戰不退，安住諦觀，運戈能傷，能破巨敵。云何？大王！如此戰士，加重賞不？」

王白佛言：「重賞，世尊！」

「如是，剎利童子從南方來，韓舍童子從西方來，首陀羅童子從北方來，年少端正，善諸術藝，勇健堪能，苦戰却敵，皆如東方婆羅門子。如是戰士，王當賞不？」

王白佛言：「重賞，世尊！」

佛言：「大王！如是沙門、婆羅門遠離五支，成就五支，建立福田。施此田者，得大福利，得大果報。何等為捨離五支？所謂貪欲蓋，瞋恚、睡眠、掉悔、疑蓋，已斷已知，是名捨離五支。何等為成就五支？謂無學戒身成就，無學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知見身，是名成就五支。大王！如是捨離五支，成就五支，建立福田，施此田者，得大果報。」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運戈猛戰鬪，	堪能勇士夫，
為其戰鬪故，	隨功重加賞。
不賞名族胄，	怯劣無勇者，
忍辱修賢良，	見諦建福田。
賢聖律儀備，	成就深妙智，
族胄雖卑微，	堪為施福田。

衣食錢財寶， 床臥等眾具，
悉應以敬施， 為持淨戒故。
人表林野際， 穿井給行人，
溪澗施橋梁， 迴路造房舍。
戒德多聞眾， 行路得止息，
譬如重雲起， 雷電聲振耀。
普雨於壤土， 百卉悉扶疎，
禽獸皆歡喜， 田夫並欣樂。
如是淨信心， 聞慧捨慳垢，
錢財豐飲食， 常施良福田。
高唱增歡愛， 如雷雨良田，
功德注流澤， 霑洽施主心。
財富名稱流， 及涅槃大果。」

佛說此經已，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天請問經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薄伽梵在室羅筏國，住誓多林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顏容殊妙，過於夜分，來詣yì佛所，頂禮佛足，却住一面。是天威光，甚大赫hè奕yì，周遍照曜yào誓多園林。

爾時彼天以妙伽他而請佛曰：

“云何利刀劍？ 云何殄chěn毒藥？

云何熾chì盛火？ 云何極jí重暗？”

爾時世尊亦以伽他告彼天曰：

“龐cū言利刀劍， 貪欲殄chěn毒藥，

瞋恚熾盛火， 無明極jí重暗。”

天復請曰：

“何人名得利？ 何人名失利？

何者堅鉀jiǎ胄zhòu？ 何者利刀杖？”

世尊告曰：

“施者名得利， 受者名失利，
忍為堅鉀胄， 慧為利刀杖。”

天復請曰：

“云何為盜賊？ 云何智者財？
誰於天世間， 說名能劫盜？”

世尊告曰：

“邪思為盜賊， 尸羅智者財，
於諸天世間， 犯戒能劫盜。”

天復請曰：

“誰為最安樂？ 誰為大富貴？
誰為恒端嚴？ 誰為常醜chǒu陋？”

世尊告曰：

“少欲最安樂， 知足大富貴，
持戒恒端嚴， 破戒常醜陋。”

天復請曰：

“誰為善眷屬？ 誰為惡心怨？
云何極重苦？ 云何第一樂？”

世尊告曰：

“福為善眷屬， 罪為惡心怨，
地獄極重苦， 無生第一樂。”

天復請曰：

“何者愛非宜？ 何者宜非愛？”

何者極熱病？ 誰是大良醫？ ”

世尊告曰：

“諸欲愛非宜， 解脫宜非愛，
貪為極熱病， 佛是大良醫。 ”

天復請曰：

“誰能覆世間？ 世間誰所魅？
誰令捨親友？ 誰復障生天？ ”

世尊告曰：

“無智覆世間， 世間癡所魅，
慳貪捨親友， 染著障生天。 ”

天復請曰：

“何物火不燒， 風亦不能碎，
非水所能爛， 能浮持世間？
誰能與王賊， 勇猛相抗敵dī，
不為人非人， 之所來侵奪？ ”

世尊告曰：

“福非火所燒， 風亦不能碎，
福非水所爛， 能浮持世間。
福能與王賊， 勇猛相抗敵，
不為人非人， 之所來侵奪。 ”

天復請曰：

“我今猶有疑， 請佛為除斷。
今世往後世， 誰極自欺誑？ ”

世尊告曰：

“若多有珍財， 而不能修福，
今世往後世， 彼極自欺誑。 ”

爾時，彼天聞佛世尊說是經已，歡喜踴yǒng躍yuè，歎tàn

未曾有，頂禮佛足，即於佛前歎xū然不現。

天請問經

佛說布施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

臣法賢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苾芻眾說**布施法**。

有三十七種：

- 一、以信重心而行布施，當得離眾嫉妬dù，人所崇敬；
- 二、依時施，得三業清淨，四時安隱wěn；
- 三、常行施，得身心適悅，無散亂失；
- 四、親手施，得手指纖xiān長，身相端正；
- 五、為他施，復得他人行大捨施；
- 六、依教施，心離取相，得無為福；
- 七、以妙色具施，得身色端嚴，眾所愛樂；
- 八、以上妙香具施，恒得旃zhān檀之香，受用供養；
- 九、以上味施，得味中上味，充益肢體tǐ；
- 十、如法尊重施，得安隱快樂，眾人喜見；
- 十一、以廣大心施，得無量廣大之福；
- 十二、以美食施，得離飢饉，倉庫盈溢；
- 十三、以漿jiāng飲施，得所往之處無諸飢渴；
- 十四、以衣服施，得上妙衣，莊嚴身相；
- 十五、以住處施，得田宅寬廣，樓閣莊嚴；
- 十六、以臥具施，得生貴族，資具光潔jié；
- 十七、以象、馬車輦niǎn施，得四神足，無擁yōng妙用；
- 十八、以湯藥施，得安隱快樂，無諸疾病；
- 十九、以經法施，得宿命等通；
- 二十、以花果施，得七覺支花；

- 二十一、以花鬘施，得脫貪、瞋、癡垢；
- 二十二、以香施，得離煩惱臭穢huì；
- 二十三、以傘蓋施，得法自在；
- 二十四、以鈴鐸duó施，得言音美妙；
- 二十五、以音樂施，得梵音深妙；
- 二十六、以然燈施，得天眼清淨；
- 二十七、以繒zēng綵cǎi、疋pǐ帛bó施，得解脫衣服；
- 二十八、以香水灑sǎ如來塔廟；
- 二十九、以香水浴如來身；
- 三十、以香油塗飾佛像，共得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 三十一、以香水施浴眾僧，得富貴家生，少病安樂；
- 三十二、以慈心施，得顏貌和悅，無諸瞋恨；
- 三十三、以悲心施，得離殺害；
- 三十四、以喜心施，得無所畏，遠離憂yōu惱；
- 三十五、以捨心施，得離罣guà礙ài，證寂滅樂；
- 三十六、以種種施，得種種福；
- 三十七、以無住、無相心施，得無上正等正覺。

佛告諸苾芻：“如是三十七種，智者所行。微妙施行，汝今受持。”

爾時舍衛國王白佛言：“世尊！我等云何而行布施？”

佛言：“大王！若求勝妙福報而行施時，慈心不殺，離諸嫉妬；正見相應，遠yuǎn於不善；堅持禁戒，親近善友；閉惡趣門，開生天路；自利利他，其心平等。若如是施是真布施，是大福田。復次行施，隨自心願獲huò其報應。或以妙色、名香、珍味、軟觸親手布施，得眾人尊重、眷屬圓滿、富貴安樂之報；或以飲食布施，而得大力；或以酥油之燈布施，而得天

眼；或以音樂布施，而得天耳；或以湯藥布施，而得長壽；或以住處布施，而得樓閣、田園；或以法說布施，而得甘露。”

佛言：“大王！若以十善行施，復得十種報bào應。十善者，不殺生、不偷盜、不婬欲、不妄語、不綺語、不惡口、不兩舌、不貪、不瞋、不癡，而得命不中夭、財無散失、眷屬清潔jié、所言誠諦、離諸嫉妬、人所喜見、親友和睦、不墮貧賤，顏貌端正、智慧相應。獲huò報如是。”

佛言：“大王！若以上妙飲食供養三寶，得五種利益：身相端嚴、氣力增盛、壽命延長、快樂安隱wěn、成就辯才。如是南贍shàn部洲一切眾生——父母、妻子、男女眷屬——如上布施，隨願所求，無不圓滿。”

說此法已，皆大歡喜，作禮而退。

佛說布施經

佛說頡多和多耆 qí 經

失譯人今附西晉錄

聞如是：一時佛在為耶國時有多樹木處，與眾比丘僧俱，比丘有五百人。月十五日盛滿時，夜半寂然安靜，比丘僧自相難問。

時栴檀調弗 fú 天人，持天形狀威神光耀來，直前趣佛。至佛前已，悉脫身上珍寶著一面，但披一領衣，前以頭面著佛足，禮畢問佛言：“諸可過去佛正覺弟子有經，經名《頡多和多耆》，佛弟子今亦復說是頡多和多耆經。願佛為我說是經，當使弟子奉持。”

佛默然不應。栴檀調弗稽首而却坐。佛即為比丘僧說經言：“我為若說《頡多和多耆經》，皆聽 tīng 著心中，念之勿得忘。”

比丘言：“願佛說，我皆當受經戒。”

佛言：“布施有八事。何謂為八？愚癡人布施但布施，不知其恩善所在。既布施不達世間無有常，癡人持作常。世間苦無極 jí，愚人持作樂。世間所有，愚人言‘是我所有，可常得’。世間人皆顛倒，不淨、臭處、惡露，愚人用作好；不知作善得善，作惡得惡，愚人施與人，不知其人德深淺，持善心施與得道者，福不可量。”

佛告諸比丘：“何以知愚人不知布施？有十因緣。何等為十？愚人布施不知為尊，自用所與者得善；愚人不至心施與人也；愚人既施與人，與時不敬重；不自手與，傳教人與，施人不欲望其福；不即得其福者，自用忘其福；愚人施與佛、辟支佛、阿羅漢，不能自知其福大；愚人施與，不信佛、辟支佛、阿羅漢、阿那含、斯陀含、須陀洹；皆用為棄 qì 損，無有後生；愚人施與，欲但得名字，欲使人稱譽 yù。是為愚人布施。”

佛說經已，栴檀調弗及諸比丘，皆歡喜，前為佛作禮。

佛說頗多和多耆經

佛說溫室洗浴眾僧經

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阿難曰：“吾從佛聞如是：

“一時，佛在摩竭國因沙崛山中。王舍城內有大長者奈nài女之子，名曰耆qí域，為大醫王，療治眾病——少小好學，才藝yì過通；智達五經、天文地理——其所治者，莫不除愈，死者更生，喪車得還。其德甚多，不可具陳；八國宗仰，見者歡喜。

“於是耆域夜歎xū生念：‘明至佛所，當問我疑。’晨旦，勅chì家大小眷屬，嚴yán至佛所。到精舍門，見佛炳然，光照天地。眾坐四輩，數千萬人，佛為說法，一心靜聽。耆域、眷屬下車直進，為佛作禮，各坐一面。

“佛慰勞曰：‘善來，醫王！欲有所問，莫得疑難！’

“耆域長跪白佛言：‘雖得生世，為人疎shū野，隨俗眾流，未曾為福。今欲請佛及諸眾僧、菩薩大士，入溫室澡浴。願令眾生長夜清淨，穢huì垢消除，不遭眾患。唯佛聖旨，不忽所願！’

“佛告醫王：‘善哉，妙意！治眾人病，皆蒙除愈，遠近慶qìng賴，莫不歡喜。今復請佛及諸眾僧，入溫室洗浴，願及十方眾藥療病，洗浴除垢，其福無量。一心諦聽，吾當為汝先說澡浴眾僧反報bào之福！’

“佛告耆域：‘澡浴之法，當用七物，除去七病，得七福報。何謂七物？一者、然火；二者、淨水；三者、澡豆；四者、

蘇sū膏；五者、淳chún灰；六者、楊枝；七者、內衣。此是澡浴之法。

“何謂除去七病？一者、四大安隱wǎn；二者、除風病；三者、除濕shī痺bì；四者、除寒水bīng；五者、除熱氣；六者、除垢穢huì；七者、身體tǐ輕便，眼目精明。是為除去眾僧七病。如是供養，便得七福。

“何謂七福？一者、四大無病，所生常安，勇武丁健，眾所敬仰；二者、所生清淨，面目端正，塵水不著，為人所敬；三者、身體tǐ常香，衣服潔jié淨，見者歡喜，莫不恭敬；四者、肌體濡rú澤zé，威光德大，莫不敬歎tàn，獨步無雙shuāng；五者、多饒人從，拂拭塵垢，自然受福，常識宿命；六者、口齒香好，方白齊qí平，所說教令，莫不肅sù用；七者、所生之處，自然衣裳、光飾珍寶，見者悚sǒng息。’

“佛告耆域：‘作此洗浴眾僧、開士，七福如是：從此因緣，或為人臣；或為帝王；或為日、月四天神王；或為帝釋、轉輪聖王；或生梵天，受福難量；或為菩薩，發意持地，功成志就，遂致作佛。斯之因緣，供養眾僧，無量福田，旱澇lào不傷shāng。’

“於是世尊重為耆域而作頌曰：

‘觀諸三界中，	天人受景福，
道德無限量，	諦聽次說之。
夫人生處世，	端正人所敬，
體tǐ性常清淨，	斯由洗眾僧。
若為大臣子，	財富常吉安，
勇健中賢良，	出入無罣guà礙，
所說人奉用，	身體常香潔jié，
端正色從容，	斯由洗眾僧。

若生天王家，	生即常潔jié淨，
洗浴以香湯，	苾bì芬以熏身，
形體與眾異yì，	見者莫不欣，
斯造溫室浴，	洗僧之福報。
第一四天王，	典領四方域，
光明身端正，	威德護hù四鎮，
日月及星宿，	光照除陰冥，
斯由洗眾僧，	福報如影響。
第二忉利天，	帝釋名曰因，
六重之寶城，	七寶為宮殿，
勇猛天中尊，	端正壽延長，
斯由洗眾僧，	其報無等倫。
世間轉輪王，	七寶導在前，
周行四海外，	兵馬八萬四，
明寶照晝夜，	玉女隨時供，
端正身香潔，	斯由洗眾僧。
第六化應天，	欲界中獨尊，
天相光影足，	威靈震六天，
自然食甘露，	妓女常在邊，
眾德難稱譽yù，	斯由洗眾僧。
梵魔三鉢天，	淨居修自然，
行淨無垢穢，	又無女人形，
梵行修潔已，	志淳chún在泥洹，
得生彼天中，	斯由洗眾僧。
佛為三界尊，	修道甚苦勤，
積行無數劫，	今乃得道真，
金體玉為瓔，	塵垢不著身，

圓光相具足， 斯由洗眾僧。
諸佛從行得， 種種不勞勤，
所施三界人， 無所不周遍，
眾僧之聖尊， 四道良福田，
道德從中出， 是行最妙真。’

“佛說偈已，重告耆域：‘觀彼三界，人天品類，高下長短，福德多少，皆由先世用心不等，是以所受各異，不同如此；受諸福報，皆由洗浴聖眾得之耳！’”

佛說經已，阿難白佛言：“當何名此經？以何勸誨之？”

佛告阿難：“此經名曰《溫室洗浴眾僧經》。諸佛所說，非我獨造；行者得度，非神授與。求清淨福，自當奉行。”

佛說是經竟，耆域、眷屬聞經歡喜，皆得須陀洹道，禮佛求退，嚴辦洗具。眾坐大小各得道迹，皆共稽首禮佛而去。

佛說溫室洗浴眾僧經

佛說諸德福田經

西晉沙門法立、法炬共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菩薩萬人，大眾無數圍繞說法。爾時天帝釋與諸欲天子三萬二千，各將營從不可稱數，來詣佛所，稽首于地，皆坐一面。

爾時天帝察眾坐定，承佛神旨，從坐而起，整服作禮，長跪叉手，白世尊曰：“欲有所問，唯願彰演，垂世軌則！”

佛告天帝：“譬如冥室，不求燈火，焉有所見？善哉問矣！吾當為汝分別說之。”

天帝白佛：“夫人種德欲求影福，豈qǐ有良田果報bào無限，種絲sī髮之德本，獲huò無量之福乎？唯願天尊敷fū揚惠訓，令此愚矇méng福報無量！”

天尊歎曰：“快哉，天帝！開意所問法無上矣！諦聽tīng，善思！吾當具演，令汝歡喜。”天帝大眾受教而聽。

佛告天帝：“眾僧之中有五淨德名曰福田。供之得福，進jìn可成佛。何謂為五？

“一者、發心離俗，懷huái佩道故；

“二者、毀其形好，應法服故；

“三者、永割親愛，無適dí莫mò故；

“四者、委棄qì軀命，遵眾善故；

“五者、志求大乘，欲度人故。

“以此五德，名曰福田；為良為美，為無早喪；供之得福，難nán為喻矣！”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毀形守志節jié， 割愛無所親，
出家弘聖道， 願度一切人，

五德超世務， 名曰最福田，
供養獲永安， 其福第一尊。”

佛告天帝：“復有七法廣施，名曰福田，行者得福，即生梵天。何謂為七？

“一者、興立佛圖、僧房、堂閣；
“二者、園果、浴池、樹木清涼；
“三者、常施醫藥，療救眾病；
“四者、作牢堅船，濟jì度人民；
“五者、安設橋梁，過度羸léi弱；
“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飲；
“七者、造作園qīng廁cè，施便利處。是為七事得梵天福。”

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起塔立精舍， 園果施清涼，
病則醫藥救， 橋船度人民，
曠路作好井， 渴乏得安身，
所生食甘露， 無病常安寧，
造廁施清淨， 除穢huì致輕悅，
後無便利患， 莫見穢huì惡者。
譬如五河流， 晝zhòu夜無休息，
此德亦如斯， 終得昇梵天。”

於時座中有一比丘名曰聽tīng聰cōng，聞法欣悅，即從坐起，為佛作禮，長跪叉手，白世尊曰：“佛教真諦，洪潤無量。所以者何？我念宿命無數世時，生波羅奈nài國，為長者子。於大道邊，作小精舍，床、臥、漿、糧liáng，供給jì眾僧；行路頓乏，亦得止息。緣此功德，命終生天，為天帝釋，下生

世間為轉輪聖王，各三十六反，典領天、人，足下生毛，躡niè虛而遊，九十一劫食福自然。今值世尊，顧gù臨lín眾生，蠲juān我愚濁zhuó，安以淨慧，生死栽枯，號曰真人，福報誠諦，其為然矣！”

爾時聽聰以偈頌曰：

“惟念過去世， 供養為輕微，
蒙報歷lì遐xiá劫，餘福值天師。
淨慧斷生死， 癡愛情無遺，
佛恩流無窮， 是故重自歸。”

於時聽聰禮已還坐。復有一比丘，名曰波拘盧lú，從座而起，整服作禮，長跪叉手，白世尊曰：“我念宿命，生拘夷那竭國，為長者子。時世無佛，眾僧教化，大會說法，我往聽tīng經。聞法歡喜，持一藥果名呵梨勒lè，奉上眾僧。緣此果報，命終昇天，下生世間，恒處尊貴，端正雄傑jié，與眾超絕，九十一劫未曾有病。餘福值佛，光導dǎo癡chī冥，授我法藥，逮得應真，力能移山，慧能消惡。善哉福報，為真諦矣！”爾時波拘盧以偈頌曰：

“慈澤潤枯槁， 德勳xūn濟苦患，
一果之善本， 享福迄今存。
佛垂真諦義， 蒙教超出淵yuān，
聖眾祐無極jí， 稽首上福田。”

於時波拘盧禮已還坐。復有一比丘名曰須陀耶，即從座起，整服作禮，長跪叉手，白世尊曰：“我自惟念先世之時，生維耶離國，為小家子。時世無佛，眾僧行教化。我時持酪lào，入市欲賣mài，值遇眾僧，大會講法，過而立聽，法言微妙，

聞之歡悅，即舉瓶酪，布施眾僧。眾僧呪願，益懷huái欣踊。緣此福報，壽終生天，下生世間，財富無限，九十一劫豪尊榮貴。末後餘愆qiān，生於世間，母妊rèn數月，得病命終，埋母塚zhǒng中，月滿乃生。塚中七年，飲死母乳，用自濟jì活。微福值佛，開闡chǎn明法，超度死地，逮得應真。諦哉罪福，誠如佛教！”

爾時須陀耶以偈頌曰：

“前為小家子， 賣酪以自存，
欣踊施微薄， 得離三苦患。
雖罪塚中生， 飲乳活七年，
因緣得解脫， 歸命聖福田。”

於時，須陀耶禮已還坐。復有一比丘名曰阿難，即從座起，整服作禮，長跪叉手，白世尊曰：“我念宿命，生羅閱祇國，為庶民子，身生惡瘡chuāng，治之不差chàì。有親友道人，來語我言：‘當浴眾僧，取其浴水，以用洗瘡，便可除愈，又可得福！’我即歡喜，往到寺中，加敬至心，更作新井、香油浴具，洗浴眾僧，以汁洗瘡，尋蒙除愈。從此因緣，所生端正，金色晃昱yù，不受塵chén垢，九十一劫，常得淨福，僧祐廣遠yuǎn。今復值佛，心垢消滅miè，逮得應真。”

阿難於佛前以偈頌曰：

“聖眾為良醫， 救濟苦惱患，
洗浴施清淨， 瘡愈蒙得安。
所生常端正， 殊異紫金顏，
德潤無崖限， 歸命良福田。”

阿難禮已還坐。爾時座中有一比丘尼名曰奈nài女，即從

座起，整服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我念先世生波羅奈國，為貧女人。時世有佛名曰迦葉，時與大眾，圍繞說法。我時在座，聞經歡喜，意欲布施，顧gù無所有，自惟貧賤，心用悲感，詣yì他園圃，乞求果蓏luǒ，當以施佛。時得一奈nài，大而香好，擎qíng一盂yú水、并奈一枚，奉迦葉佛，及諸眾僧。佛知至意，呪願受之，分布水、奈，一切周普。緣此福祚zuò，壽盡生天，得為天后。下生世間，不由胞胎，九十一劫生奈nài華中，端正鮮淨，常識宿命。今值世尊，開示道眼。”爾時奈女以偈頌曰：

“三尊慈潤普， 慧度無男女，
 水果施弘報， 緣得離眾苦。
 在世生華中， 上則為天后，
 自歸聖眾祐， 福田最深厚。”

比丘尼奈女禮已還坐。於時天帝即從座起，為佛作禮，白世尊曰：“我先世時，生拘留大國，為長者子。青衣抱行，入城遊觀，值遇眾僧，街巷分衛wèi。時見人民，施者甚多，即自念言：‘願得財寶，布施眾僧，不亦快乎！’即解珠璣，布施眾僧。同心呪願，歡喜而去。從此因緣，壽終即生忉利天上，為天帝釋，九十一劫永離八難。”於是天帝以偈頌曰：

“德高無過者， 開福塞禍元，
 聖眾神定力， 童幼發歡喜。
 效眾悅意施， 遷qiān神典二天，
 自歸世最厚， 世世願奉尊。”

佛告天帝及諸大眾：“聽我所說，宿命所行。昔我前世於波羅奈國，近大道邊，安施園qīng廁，國中人民得輕安者，莫

不感義yì。緣此功德，所生淨潔jié，累劫行道，穢染不污，功祚zuò大備bèi，自致成佛。金體tǐ光耀，塵chén水不著，食自消化，無便利之患。”於是世尊以偈頌曰：

“忍穢修福事， 為人所不污，
造廁施便利， 煩重得輕安。
此德除貢高， 因解生死緣，
進登成佛道， 空淨巍巍尊。”

佛告天帝：“九十六種道，佛道最尊；九十六種法，佛法最真；九十六種僧，佛僧最正。所以者何？如來從阿僧祇劫發願誠諦，殞yǔn命積德，誓為眾生，國財、妻子、頭目、血肉以用布施，無戀liàn愛之心；心若虛空，無所不覆，六度、四等眾善普備bèi，德慧成滿乃得為佛；身色紫金相好無比，去來現在無不照達dá，三界尊天莫能及者；言信德重，震動天地。其有眾生，發一敬心向如來者，勝shèng獲大千世界之珍寶矣！說三十七品、十二部經，分別罪福，言皆至誠，開三乘教，各得奉行，聞者歡喜，樂作沙門，信佛行法，志尚清高。眾僧之中，有四雙八輩、十二賢者，捨世貪諍，導世開福，天、人路通，眾僧之由矣。是為最尊無上之道，諸佛、菩薩、緣覺、應真皆從中出，教化一切，度脫群生。”

佛說是時，天帝釋眾皆發無上正真道意，不可計人得法眼淨。

於是阿難長跪叉手，白佛言：“此名何經？云何奉持？”

佛告阿難：“是經名曰《諸德福田》，常奉持之，明宣經道，莫令缺減！”

佛說經已，天帝釋眾、一切眾會，莫不歡喜，作禮而去。

佛說諸德福田經

佛說阿難四事經

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拘夷那竭國，欲滅度時，阿難白佛言：“我念天龍、鬼神、帝王、人民與佛相見，聞佛教誡，無不歡喜。在志所願，或作沙門，得應真者；或有居家，奉行五戒，死得上天者。今佛去世，天龍鬼神、帝王、人民及四輩弟子，當何恃shì賴得福得度？將當復從誰得之乎？”

佛言：“善哉，善哉！阿難！慈心多愍。天人雜zá類，無不由汝得度脫者。吾去之後，世名五濁，人心憤憤kuì，穢huì垢自亂luàn，世多顛倒，賤善尊惡，此實shí可憂yōu。世雖suī然者，吾有經籍、懇kěn惻cè之戒，盡jìn心遵行，福自歸guī身，汝莫憂也。吾雖去世，典籍續存，六度大法不持之去，行者得度，非神授與。汝等不解吾之所言耶？”

阿難即白：“願重說之。”

佛言：“大法有四，可從得福，亦可得道，與得佛身其福正等。”

阿難又言：“願佛為我解釋四事。”

世尊曰：“當以慈心育養幼弱，見禽獸、蟲chóng蛾下賤仰人活者，常當愍念，隨其所食，令得穌sū息，莫得加刀杖傷絕其命，惻cè愴chuàng慈心，當如慈母。天龍、鬼神、帝王、人民，有行此慈者，其得大福，與侍佛身功德正等。此謂一事也。

“世有災zāi異，水旱不調，五穀gǔ不豐fēng，人民飢饉jīn，不安本土，志欲叛亡；王及臣民，富有倉cāng穀gǔ，當惟無常，身命難保，勿愛寶穀gǔ，知愛人命，當起悲心，出穀

gǔ廩lǐn假，賙zhōu諸窮qióng乏，以濟其命，安居本土。若意慳貪，不欲布施，當諦計念：‘人初來生，魂神空來，依因二親情欲之氣，以成己體tǐ。在母腹中十月乃生，得親qīn喜悅，可得全命。愁忿之日，即切絕之，困極jí乃終，魂神不滅，復更求身。豪貴貧賤，皆由宿行。官爵俸祿、國土珍寶，無為迷惑，以亂高德，至其壽終，身及珍寶故留世間，不隨己去。常當慈心，練liàn行經道，以佛明教，觀視人物如幻如化，如夢如響xiǎng，一切皆空，不可久保，觀世皆爾，此為真諦。世人愚惑，心存顛倒，自欺自誤，猶以金價jià，買mǎi鍤tōu銅也，身死神去，當墮三塗tú。’諦思如此，急當布施，與身命競，貧窮乞匄gài、羸léi老疾病，隨所當與，莫令命絕。執zhí心如此，十方諸佛、開士大人、天龍鬼神無不愍之。至於壽終，魂神所生，輒zhé受豪貴，身意俱安，災zāi害不生，具獲huò上願，如佛在時，供養佛身正等無異yì。此謂二事也。

“國中多有盜賊水火，災異變biàn生，毒氣流布，疾病縱橫，悉是海中龍神鬼王之所為也，故得此毒，重病憂yōu惱。此諸鬼神龍者，皆是世人所為射獵liè、屠殺shā、漁網中毒死者。其魂神或墮海中為龍，或為有力太神化生之類，皆知宿命，忿怒宿怨，因作霧wù露，吐惡毒氣，雨其國中。其時人民，或中毒死者，或但得病者，有相塗污者，皆由世人所作不仁，殘殺物命展轉相怨。手自殺者中毒即死；助其喜者皆更困病；或相塗污、不相塗污者，皆由食肉，有相分者、不相分者。聽tīng聰cōng之士，覺知殺罪追人不置，以己度彼正等無異yì。如此奉行佛之弘道，行四等心——慈、悲、喜、護hù——福自歸身。若彼殺家，以肉與己，慎莫食之。不食之者，雖處惡世、盜賊災變biàn、毒氣之時，雖處其中，不相塗染。其帝王、人民富有盈穀gǔ，孤獨鰥guān寡，衣食不充，疾病困篤dǔ，無以自濟

jì，當給醫藥、糜mí粥消息，令其得愈，命不橫盡jìn。當明此人宿命行惡，不信三尊，背真向偽，慳qiān貪所致，罪福分明，慎莫為惡；亦當慈心，以佛經法，教訓愚癡chī，令持經道。若活一人，使病得愈，示之善道，令持五戒，終身清潔jié，與侍佛身，其福正等。**是謂三事也。**

“世有高節jié，清潔jié無欲，沙門梵志，懷抱經典，言輒zhé法律。帝王臣民，心當恭肅，詣稟bǐng律行。此曹高士口之所陳，皆是諸佛之遺典也，令人去惡就善，恩倍於親qīn百有餘分，使人壽終不墮三塗，常當慈心恭肅向之。寧洋銅灌口，利刀截舌，慎莫謗毀此清潔jié之人；寧自斷手，莫加之痛；寧自剖腹出心燒之，無怒此人。設使愚者見佛經道，明知去就，由遠yuǎn頑闇àn之群，馳chí就賢者之眾zhòng，講受聖典以成高德。

“沙門梵志，無以貿買mǎi求利為身穢huì垢，心清行淨，猶明月珠；護hù持應器，勞身乞食，供口即止，不畜遺餘；或居寺舍，或處山澤zé、樹下、塚zhǒng間，皆知宿命；分別真偽制作經籍，為世橋梁，慈心多愍；坐起咒願帝王、臣民，令國平夷。如此高士，德訓諸天、龍、鬼惻心，不務世俗故，不為情欲之失，所見歎tàn述耳。國王臣民，若有智者，當尋求之，供所當得衣食床臥疾病醫藥，使其安隱，得講經戒，敷fū演訓導，坐禪念定，或從得道，或死得上天；衣食一國穢huì濁之人，不如盡jìn心供養清淨道士一人，其福弘大，如佛在時，供養佛身正等無異yì。**此謂四事也。**

“帝王臣民，視此輩人，天龍、鬼神，無不擁護hù助之歡喜者也。”

佛告阿難：“吾前世時，行此四事，展轉受福，自致得佛。吾以是故，重說四事。阿難！汝當廣為諸天、帝王、臣民說之，

所作善行，自得其福，終不唐捐。吾將滅度，四事累汝。”

阿難聞經，且悲且喜，前以頭面，為佛作禮。

佛說阿難四事經

佛說阿鳩留經

僧祐錄云安公古典經今附漢錄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佛告諸比丘言：“昔者有賈gǔ客名阿鳩留，居處甚富，金銀珍寶，奴婢眾多。阿鳩留不信有後世生、作善不得善、作惡不得惡。阿鳩留言：‘人死後身地外地，身水外水，身火外火，身風外風；身皆共和合，人死後終不復生也。人所作善惡——心所念、口所言、身所行——皆當棄qì捐，後不復生。’

“時，阿鳩留持財貨數千萬，與賈客五百人俱行，阿鳩留最尊豪相隨行賈客。當經劇jù道無水草處，所持糧liáng食、水草皆已盡jìn，行一日、二日不見水草，行三日、四日不見水草。賈客皆恐怖言：‘今我皆悉當於此荒澤zé中餓死耶！’各自啼哭，呼父母妻子。

“阿鳩留遣騎四布，行求水草。阿鳩留自行遙見一樹，樹葉青青果蓏luǒ繁熾chì，自念此樹下猶當有水，便前趣樹。見一男子，端正無比，遙見阿鳩留騎馬來前，迎趣之，言：‘多賀來到，在所求索。’

“阿鳩留見樹下人答之，即大喜，如得更生。

“樹下人言：‘從何所來？欲所之到？’

“阿鳩留言：‘索救我命及五百人、畜生命。’

“樹下人言：‘欲何求索？’言：‘我欲得水。’

“樹下人便舉右手，水從五指端出，如流泉，甚香味，語

阿鳩留言：‘自極jí飲。’飲已復從索飯，樹下人便舉右手，美食從指端出。

“阿鳩留得飽食已，便舉聲大啼哭。樹下人因問：‘仁者！啼哭為？’阿鳩留言：‘我等伴五百人及畜生，從三四日以來皆不得飲食，飢餓甚極jí，命在須臾，是故我啼哭耳！’樹下人語阿鳩留：‘若行將五百人及畜生來，我悉為若飽之。’

“阿鳩留即馳行，呼伴人語之言：‘勿復憂yōu也！已得飲食處，隨我去來。’伴人大喜，便隨去到樹下，皆叉手，為樹下人作禮。樹下人問言：‘欲何得？’人皆言：‘大飢渴。’樹下人即復舉右手五指端，即復大水出，水如流泉，人馬畜生皆飲；復從索飯，樹下人復舉右手五指端，出名美飲食與之，五百人及畜生皆飽滿。

“樹下人因問五百人等：‘卿皆欲至到何等求索？’賈人言：‘我皆欲到大海求索珍寶。’樹下人因問：‘卿皆欲索珍寶者，便可從我手中出。’樹下人便舉右手，從五指端出金、銀、水精、琉璃、珊瑚、虎魄、白珠，人便斂liǎn取，取各自重如去。

“樹下人語阿鳩留：‘持此金銀歸guī鄉里，用布施貧窮qióng者，欲得飯者飯之，欲得金銀、錢財、衣被者極jí與之。令道人皆祝願我，令我得其福，令我手中出琦qí物，又多使我早脫此荒澤zé中。’

“阿鳩留聞此語大驚怖，便以頭面著地，問：‘仁者為何等人乎？是天耶？龍耶？鬼神耶？是人耶？’

“樹下人言：‘我亦非天、亦非龍、亦非鬼、亦非人，我是豪薛bì荔lì也。我前世時，於國中大貧窮qióng，常在城門下坐，雖貧窮心淨潔jié，愛樂沙門道人，我貧窮不能施人，見他人布施，代其喜。時迦葉佛般泥洹去，諸比丘來從我乞匄

gài食，我應比丘言：“我無所有。”但遙指示城中，某家善可得飯，某家不善不可得飯。比丘乞來出，我見有所得，即歡喜。又迦葉佛般泥洹去，其國王名為基立，為迦葉佛起七寶塔，我輒zhé持手著其上言：“令我得其福。”王上好物於佛塔，我輒持手著之言：“使我得其福。”但用貧故未曾齋zhāi，飯食無時又飲酒，是故死後，以作豪薜荔耳。但我前世見人作善，代其歡喜，手著其物上，是故令我五指端在所出；但用生時未曾齋，故使我作是間薜荔。’

“阿鳩留自念言：‘我前不信有後世生、作善不得善、作惡不得惡。今我眼見，是為審shěn有後世，復生審有作善得善、作惡得惡。從今日以去，歸guī鄉里，快當作善，布施與人，恣zì所求索，人有欲得金銀、珍寶、飲食、衣被者，皆與之，不逆人也。’

“阿鳩留歸到鄉里，語一國中人：‘誰有欲得金銀、珍寶、衣被、飲食者，恣所求索，皆來取之。’如是布施無央數，日日飯八萬四千道人，但瀾lán汗流出門，人用擲zhì船而行。阿鳩留作善極jí意，死後便上第二忉利天上作天人，去離天帝座四百八十里。”

其國中有乞匄gài女人，名曰嫪lǎo，以善心持一杆yú米粥，與沙門摩訶迦葉。女人死後，亦生忉利天上作天人，在天帝釋邊biān第三座，復勝shèng餘天五事。何謂五事？一者、長壽；二者、端正；三者、安樂；四者、智慧；五者、威神，勝於餘天。

後佛母忽故，生忉利天，時佛天上為母說經。說經已，佛母及諸天無央數，皆得須陀洹道。佛因見阿鳩留布施與人，遠在天帝釋邊四百八十里坐；復見乞匄女人，持米粥與沙門摩訶

迦葉，在天帝釋邊第三座，又勝餘天五事。

佛見悉皆識知，即遙呼阿鳩留言：“布施善人！來相見。”阿鳩留即來前，持頭面著地，為佛作禮，白佛言：“我布施大眾多，但得凡人耳，不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佛道也。今見乞匄女人，持米粥與沙門摩訶迦葉，今世在帝釋邊第三坐，又勝餘天五事。”人持小物與摩訶迦葉，得福乃爾，是故身自致豪貴如此。天便為佛作禮而去。

佛說阿鳩留經

佛說長者子懊惱三處經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精舍，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爾時，舍衛城有大長者，財富無數，田宅牛馬不可稱計，家無親子。其國俗法，若無子者，壽終之後，財沒入官。長者夫婦禱dǎo祠諸天、日月星辰，求索子息，豎立門戶，亦不能得。

時，長者婦歸guī命三寶奉受五戒，晨夜精進，不敢懈怠dài，使得懷huái軀qū。婦人黠xiá者有五事應知：一者、知夫婿意；二者、知夫婿念不念；三者、知所因懷軀；四者、別知男女；五者、別善惡。是長者婦，報長者言：“我已懷軀。”

長者歡喜，日日供養yǎng衣被飲食，極jí使精細。十月已滿，便生得男，五乳母共供養子：乳、哺bǔ者、洗浴者、衣被者、抱持者。兒即長大，年十五六，長者夫婦為子索婦。得長者女，端正姝shū好。於城外園館大請人客，飲食娛樂，餽yáo饌shàn精細，四方來者，無所拒逆。如是賓bīn從至于七日。

時兒夫婦遊行園中，有樹名曰無憂yōu，其上有花，色甚鮮好，如弱緋fēi色。婦語夫言：“欲得此華。”夫便上樹，為取此華，樹枝細劣，即時摧折，兒便墮地，斷絕而死。

父母聞之，知墮樹死，便走奔趣，母抱其頭，父抱兩脚，摩挲suō瞻視，永絕不穌sū。父母悲哀，五內摧傷shāng，眾客見之，亦代哀痛：死何急疾，眾客飲食、娛樂未畢bì而反墮樹，死亡無常？

時佛世尊與阿難俱，著衣持鉢，入城分衛wèi，見長者夫婦，獨有一子而墮樹死，啼哭悲傷shāng甚不可言。佛見此兒所從來生，從忉利天壽命終盡，過生於長者家，死即生龍中，金翅鳥王復取食之，三處悲哀，悉共發喪。

佛告阿難：“詣yì長者所，解喻其意，為除其患；設不爾者，恐愁憂yōu死。”

阿難言：“唯然！”即從佛行到長者所。

長者聞佛來到其所，心即歡喜，稽首佛足。

佛問長者：“何為愁憂yōu，乃如是乎？”

長者白佛：“我身無相，由有一子，為其娶婦，請客飲食、娛樂未畢bì，上樹取華，墮地便死。我身如石，心如剛鐵tiě，適shì得一子，而捨我死。”

佛告長者：“人生有死，物成有敗，對duì至命盡jìn，不可避藏。捐去憂yōu念，勿復憂惑qī。”

時，佛出光明遍照十方，使長者見天上龍中父母啼哭。佛語長者：“此兒本從忉利天上壽盡jìn命終，來生卿家，壽盡便生龍中，金翅鳥王即取噉dàn之，三處一時共啼哭，為是誰子？”

佛即說偈言：

“天上諸天子， 為是卿子乎？”

為在諸龍中， 龍神之子耶？”
時佛自解言： “非是諸天子，
亦非為卿子， 復非諸龍子。
生死諸因緣， 無常譬如幻，
一切不久立， 譬若如過客。”

佛語長者：“死不可得，離^{lǐ}去事不追。”

長者白佛言：“此兒宿命罪福云何？生豪富家其命早夭，此為何應？”

佛言：“此兒前世好喜布施，尊敬於人，緣此福德，生豪富家；喜射獵^{liè}戲^{xì}，傷^{shāng}害群生，用是之故，令身命短。罪福隨人，如影隨形。”長者踊躍^{yuè}，逮得法忍。

佛說如是，長者夫婦、一切眾會，皆歡喜受。

佛說長者子懊惱三處經

佛說越難經

西晉居士聶承遠^{yuǎn}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波羅奈^{nài}私國，賢者飛鳥聚。

彼時，國中有四姓長者，名曰越難，大豪富，珍奇珠寶、牛馬、田宅甚眾多。難為人慳^{qiān}貪嫉妬^{dù}，不信道德、不喜布施。日未沒，常勅^{chì}門監，有來乞匄^{gài}者，勿得通也。

難有一子，名曰栴^{zhān}檀，亦復慳貪。難後壽盡^{jìn}，還生其國中，為盲乞婦作子。其夫言：“汝身有重病，今復懷^{huái}軀^{qū}，我貧窮^{qióng}無以衣食，汝便自去。”

婦受教出門外，未遠得大聚糞，便止其中。至九月生一子，兩目復盲，其母行乞食養之。至年七歲^{suì}，其母言：“我養

汝大久，且自行拄杖，取食器行乞，當自悲言：‘世間貧者最為苦惱。今我薄命生貧家，兩目復盲無所見，復為人所輕易。今有乞我少所飲食，愈我飢者，譬如天雨，渴者得飲。’”

兒聞母說如是，便行家家乞匄gài，復到梅檀家。其子適shì到時，守門者適小出，盲兒徑入前到中庭，如母教說之。

時，梅檀在高觀guān上聞其語，大怒，呼守門者問之：“誰內nà此盲乞兒者？”

門監大恐怖，即牽盲兒撲pū於門外，傷shāng其頭面，復折右臂，壞huài其食器，飯散其地，身體tǐ大痛。

兒呼悲啼，其母聞之，即走到兒所，言：“何等弊人嬈rǎo我子者？我子尚小，兩目復盲，有何等過，乃取如是。何壹感天？”

兒對母言：“我到此門中乞，有高聲人呼多力人牽撲pū傷我，身體大痛如是，今且死不久。”

時門上有守神便謂之言：“汝得是痛，尚為小耳，其大在後。汝坐前世有財不布施，故得勤苦。世間富貴無有常，富貴而不布施，如無有財等也。死更苦痛，乃愁悔，當復何益？”時觀guān者甚眾多，各各自語，其聲遠聞。

佛時從念道覺，與諸比丘俱入城分衛wèi。

佛問阿難：“是何等聲？忽忽cōng乃如是。”

阿難便白佛，說盲子母本事已，便叉手白佛：“願哀矜jīn，到此兒所。”

佛默然不應。分衛還飯已，便往視之。見盲兒創痛，以手摩其頭，目便即開，折傷處即愈，因自識shí宿命。

佛問：“汝是前世長者字難不？”

對言：“是也。”

佛告阿難：“人居世間甚慙qín苦、愚癡，一世父子不相識知。”

爾時佛說經，解散其意：

“人求子索財， 於此二事中，
甚憂勤苦痛， 他人而得果。
有身不能保， 何況子與財？
譬如夏月暑， 息止樹下涼，
須臾yú當復去， 世間無有常。”

阿難白佛：“此兒命盡jìn，當趣何道？”

佛言：“當入大泥梨中一宿。”

佛說是經時，八萬餘人皆棄qì三垢，得法眼。諸弟子皆歡喜，為佛作禮而去。

佛說越難經

佛說天王太子辟 bì羅經

僧祐錄云關guān中異yì經今附秦錄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天王太子，名曰辟bì羅，飛從天來，下至佛所，五體投地，稽qǐ首足下，却又手住，問佛言：“普世之人，皆求衣食，七寶諸樂，官爵國土，寧有寶行求人乎？”

世尊歎tàn曰：“大哉問也！亦有國土、珍寶、諸欲行求索人。”

辟羅又曰：“可意之願行求人者，其義云何？”

世尊即曰：“凡有二行——行善有福，行惡有殃——殃福追人，猶影隨形。”

辟羅言：“善哉，善哉！實shí如佛教。惟我前世，處世為王，念命無常，意欲布施，群臣普會，王曰：‘吾欲作大鼓，令其音震聞百里，能有為之者乎？’

“眾臣僉qiān曰：‘臣等無能為者。’有一臣名曰匡上，常忠於上，慈濟jì國民，前對曰：‘臣能為之，當須資費。’

“王曰：‘大善！’即開藏付之。因輦niǎn寶於王宮門，鳴鼓令之：‘今天仁之王施無蓋gài慈，欲濟黎民之窮qióng乏，供道士之衣食；若有乏者，悉詣宮門。’四國乏者，襁qiǎng負相扶填國塞sè路，仰天歎tàn曰：‘人民窮者，今得活哉。’

“一歲suì之後，王有詔曰：‘鼓成未乎？’對曰：‘已成。’

“王言：‘何故不聞其聲？’

“臣白言：‘願明王勞屈聖體，出臨lín國內，聽tīng佛法鼓，聲震十方。’

“王即嚴駕，出行國中。其民比肩，王曰：‘民多乎！’

“對曰：‘王前勅chì臣，令作大鼓，使聞百里，欲以揚德聲于四遠yuǎn。臣念枯木死皮，不能揚王之德譽。臣所受寶，供沙門梵志之衣食，以濟國民之窮乏也。布告之來，四隣lín歸潤，猶飢子之慕慈母。’

“王問民曰：‘爾從來乎？’

“民稽qǐ首曰：‘百里來者，二百里、萬里外來者。’咸曰：‘明王大潤，四國欣澤zé，是以去舊jiù土之所生，慕潤澤以自濟也。’

“王曰：‘善哉！吾著矣。國之不安，猶身有病，吾救之以藥，臣飼sì之以糜mí粥。’王曰：‘黎民所求恣zì之，無啟qǐ聞矣。’

“王後壽終，魂靈líng上生天上，作天妙王。天上壽盡jìn，

下生世間，位為飛行皇帝，安所出入，七寶飛行，導dǎo從前後。今復上天為天王太子。所以然者，自身持戒，覆濟眾生之所致也。奉佛教戒，正身心行，無不獲huò其福者矣。”

佛告辟羅：“凡人作行，譬pì若影之隨身，響xiǎng之應聲，無不報bào答矣。”

辟羅歡喜，作禮而去。

佛說天王太子辟羅經

佛說貧窮老公經

宋沙門慧簡jiǎn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沙門俱，菩薩萬人。

爾時，天龍鬼神、無央數大眾共會，恭敬圍繞，聞佛說法無不歡喜。

時有一貧窮qióng老公，年二百歲suì，眉生秀毛，耳出於頭tóu，齒如齊qí貝，手過於膝，貌而視之，似如有相；而貧窮辛苦，衣不蓋gài形，五體tǐ裸露，腹恒飢虛，行步纔cái動dòng，示有氣息。聞佛在世心獨歡喜，晝zhòu夜發願，由來十年今始得果，扶杖而來求欲見佛，釋梵侍門勅chì不通之。

老公因大喚曰：“我生世不幸，貧窮辛苦，飢餓寒凍，求死不得，活無所賴lài。我聞世尊仁慈普逮，萬物蒙賴，莫不受恩，心獨歡喜，晝zhòu夜發願，由來十年，今始得果，是以遠yuǎn來，乞一特見，求離眾苦。而卿斷我，既違wéi我願，又乖聖意，豈qǐ宜爾乎？”

佛已知之，顧gù語阿難：“汝寧見耆qí年長壽有相老公，而罹lí罪未畢bì者乎？”

阿難長跪叉手白佛言：“安有福耆壽而有罹lí罪，罹罪之人豈qǐ得有相？生所未見，今在何許？”

佛言：“近在門外。釋梵斷之，可呼使前。”

於是老公匍pú匍fú肘進，見佛悲喜涕淚交流，為佛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我生世不幸，貧窮辛苦，飢餓寒凍，求死不得，活無所賴。我聞世尊仁慈普逮，萬物蒙賴莫不受恩，心獨歡喜，晝zhòu夜發心，願一奉顏。由來十年今始得果，向在門外，久不得前。計欲還去，氣力不堪，進退無路。但恐命絕，穢huì污聖門，重增其罪。不悟天尊，已哀矜之，得蒙前進，如此而死，無復恨矣！唯欲速終畢罪，後世願得垂恩，賜其上慧。”

佛言：“人之受生生死因緣，以多因緣致有罪根，今我為汝說其本源。卿前世時，生豪強大國明慧王家，時為太子憍jiāo貴非凡，上為父母所珍，下為臣民所奉，用此恣zì意，輕歎lín於人。高目大視，矜jīn抗邈miǎo然——財產巨億皆是民物，百姓貧窮qióng皆坐課斂liǎn——唯知聚積jī，不知布施。

“時有貧寒沙門，名曰靜志，從遠國來故往詣卿，所求不多，唯乏法衣耳。而卿了不當接，遇之甚惡，既不乞衣，又不與食，空坐著前，去復不聽tīng。晝夜七日七夕水漿斷絕，小有氣息，命在轉燭，而卿見此方大歡喜，聚眾看之以為至樂。

“邊有侍臣，而諫卿曰：‘太子莫爾！沙門慈恭，道德內存，凍之不寒，餓之不飢，所以來乞，欲為福耳！既不施與，安使窮逼？幸發遣之，莫招其罪。’

“太子答曰：‘此是何人？詐zhà稱道德，試小困之。纔cái

不令死。正爾放去，無所憂yōu也。’即便遣去，驅逐出國。

“未出國界十餘里中，遭逢餓賊，欲殺噉dàn之。沙門因言曰：‘我是貧凍沙門，羸léi瘦骨立，肉既腥臊，不中噉dàn也。空當見殺，而無所任。’

“餓賊曰：‘我飢困累日，但食土耳。卿雖小瘦，故是肉也，終不相放，但當就死。’如此前却紛紜良久。

“太子得知，便往救曰：‘我已不能乞其衣食，寧當復使餓賊殺之耶？’賊見太子，皆各叩頭首過謝罪，放沙門去。

“時沙門者，今彌勒菩薩是也；憍貴太子者，今卿是也。卿今受此貧窮之罪者，坐前慳貪也；所以得長壽者，活救沙門之命也。罪福報應，如影隨形，如響xiǎng應聲。”

老公白佛：“去事已爾，願畢於今。願得以垂殘之命，得作沙門，後生世世常侍佛邊biān。”

佛言：“善哉！善哉！”

應時，老公鬚髮墮地，法衣自然著身體tǐ，氣力強健，耳目聰cōng明，即得上慧入三昧門。

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汝昔為太子，	不識shí仁義方，
憍貴自放恣，	恃為大國王，
自謂無罪福，	以此可保常。
豈qǐ悟生死對，	於今受其殃？
從罪復蒙祐，	得覩dǔ天中天，
能脫既往罪，	垂命入法門。
永離慳貪心，	長受智慧根，
世世侍佛邊，	保壽萬劫存。”

於是，老公比丘聞經歡喜，為佛作禮。

爾時，世尊顧gù語阿難：“若有誦斯經者，當見賢劫千佛。行斯經者，令後世宣傳，當從彌勒佛受決。如來廣長舌，所語無有異yì。”

一切大眾聞佛說已，歡喜受持，為佛作禮。

佛說貧窮老公經

佛說栴 zhān 檀樹經

失譯人名今附漢錄

聞如是：一時佛從比丘在維耶梨國，有迦羅luó越奉佛明法，請佛供養。佛呪願畢，迦羅越於佛前肅然，願聞法義。佛便笑，五色光從口而出，繞身三匝還從頂入。阿難整衣服，叉手白佛言：“佛不妄笑，笑必說法，有所濟jì度。願為說之！”

天尊曰：“善哉，阿難！弘慈欲為一切開通法橋。沙門之儀，汝應其式；今者演之，諦聽執zhí受。

“彼國有五百人入海採寶，置船步還，經歷lì深山，日暮止宿sù。預嚴yán早發，四百九十九人皆引行去。一人臥熟，失輩，仍遇天雨雪，失去徑路，窮qióng厄山中，啼哭呼天。有大栴檀香樹，樹神謂窮人言：‘可止留此，自相給衣食，到春可去。’

“窮人便留，至于三月，啟樹神言：‘受恩得全身命，未有微報，顧gù有二親qīn，今在本土，實shí思得還，願乞發遣！’樹神言：‘善！’便自從意，以金一餅賜之：‘去此不遠，當得國邑yì，可得還汝鄉里。’

“窮人臨lín去，問神言：‘此樹香潔jié，世所希有，今當委還，願知其名！’神言：‘不須問也！’窮人復言：‘依

陰此樹，積jī歷lì三月，今當委還，情懷huái悵悵¹liàng。若到本國，當宣揚樹恩！’神便言：‘樹名栴zhān檀，根莖枝葉，治人百病，其香遠聞，世之奇異yì。人所貪求，不須道也！’

“窮人還至故國，中外親親歡喜相樂。後無幾jǐ間，國王病頭痛，禱dǎo祝天地、山水諸神，病不消差chài。名醫省視，惟當得栴檀香以護，病便得愈。王即募mù求民間，無有，便宣令國中得栴檀香者，拜為封侯，妻以小女。

“時窮人聞償cháng祿重，便詣王所白言：‘我知栴檀香處！’王便令近臣將窮人往伐取香樹。至到樹所，使者見樹洪直，枝條茂盛，華果煌煌huáng，人所希見，心不忍伐。不伐者，則違王命，病不消愈；伐之者，中心隱隱。踟chí躕chú徘徊，不知云何？樹神便於空中言：‘便伐之，但置其根耳！伐已，以人血塗之，肝腸覆其上，樹自當生還復如故。’使者聞神言如此，便令人伐之。

“窮人住在樹邊biān，樹踰dài地，枝標biào殺窮人。使者便與左右議yì言：‘向者樹神言：“當得人血、肝腸以祠cí樹。”心為憊wǔ然，不知當以誰塞sè此？此人今死，便以當之。’則屠割取其肝血，如神所勅chì，樹即更生。車載所伐樹，以還國中，醫即進藥yào，王病得愈，舉國歡喜。王命國中人民，其有病者皆詣宮門，王出香藥給之，病皆得愈。王身康寧，黎民無病，舉國忻忻xīn，遂致太平。”

阿難退坐，稽首質言：“是窮人何無反復，違樹神重言誓？”

佛報曰：“乃往昔惟衛wèi佛時，有父子三人。其父奉五戒，行十善，持八關guān齋zhāi，未曾懈怠dài；大兒常於中

¹校勘記：“悵悵”，大正藏底本為“悵悵”字。根據【元】【明】【宮】版本的“悵悵”及文義改為“悵悵”。悵悵 liàng：惆悵，眷念。

庭，空中燒香，供養十方諸佛；小弟愚癡，不知三尊，輒zhé以衣覆香上。兄謂言：‘此大重，何以犯之？’

“弟起惡意，誓言斷兄兩足；兄復起念，當拍殺shā弟。父言：‘汝二子爭，使我頭tóu痛。’

“大兒報言：‘願破我身為藥yào，令父疾損sǔn。’口不可妄言，故世世受罪。弟興xīng惡意，欲斷兄足，後果將人往斷樹。兄欲拍殺弟，今作樹神，果因樹為體tǐ拍殺弟。時國王頭痛者，其父也，奉齋精進，故得尊貴。時言‘使我頭痛’，後果頭痛。各受其殃。”佛言：“罪福報應，如影隨形。”

佛廣為說身、口、意戒，迦羅越則向須陀洹迹，率將妻子以家資上佛，各發道願。佛說經竟，迦羅越歡喜作禮。

佛說栴檀樹經

燈指因緣經

後秦龜qiū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

若種少善於勝福田，人天受樂，後得涅槃，是以智者應當勤心修集善業。言福田者，即是佛也。佛身光明如融金聚，功德智慧以自莊嚴；得圓足眼，善能觀察眾生諸根；世間黑闇àn為作燈明，眾生愚癡為作親qīn善；眾善悉備bèi、名稱普聞。牟尼世尊眾所歸依，是故人天至心修福，無不獲huò報。

昔王舍城，五山圍繞，於五摩伽陀最處其裏lǐ。此王城內，里巷相當，逦tíng園廣博，臺tái觀guàn嚴yán麗lì，堂室綺妙，高軒敞朗，周匝欄楯shǔn。有好林池，甚可愛樂。其水清淨，溫涼調適，通渠迴流，轉相交注。林樹蕭xiāo森、枝條蓊wěng鬱yù，華實繁茂，映蔽日月。風吹花林出微妙香，其香苾飴fēn，

芳馨四塞sè，遍王舍城。諸勝智人修梵行者，咸以此地莊嚴殊特，心生喜樂，自遠而至雲集其中。

時，此城主阿闍世王，道化光被，遐xiá邇ěr所歸guī，正法治國，修善者眾，國實民殷，安隱快樂。

爾時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庫藏盈溢，如毘沙門，然無子胤yìn。禱祀sì神祇qí求乞有子，其婦不久便覺有身，滿足十月生一男兒。是兒先世宿殖福因，初生之日，其手一指出大光明，明照十里。父母歡喜，即集親族及諸相師，**施設大會為兒立字，因其指光，字曰燈指**。諸集會者觀其異yì相，歎tàn未曾有。

時，此會中有婆羅門，名曰婆修，誦四圍wéi陀典，博聞多知事無不曉。見兒姿貌奇相非常，含笑而言：“今此兒者，或是那羅延天、釋提桓因、日之天子、諸大德天來現生也。”

時兒父母聞是語已倍增歡喜，設大檀會，七日七夜布施作福。如是展轉，舉國聞知，皆云長者產一福子，稱美之音上徹於王。

時王聞已，即勅將來。長者受教，尋即抱兒詣王宮門。值王宴會作眾伎jì樂yuè，無人通啟qǐ，不得輒zhé前。其兒指光徹照宮庭tíng，赫hè然大明照于王身及以宮觀，一切雜物斯皆金色。其光遍照於王宮內，譬如大水湛然盈滿。王即怪問：“此光何來，忽照吾宮？將非世尊欲化眾生至我門耶？又非大德諸天、釋提桓因、日天子等下降來耶？”

王尋遣人往門外看。使人見已，還入白王：“向者大王所喚小兒，今在門外。此兒手在乳母肩上，其指出光明來徹照，故有此光。”王勅使言：“速將兒來。”

王既見之，深異此兒，自捉兒手觀其兒相。諦瞻觀已而作是言：“外道六師稱無因果，真偽誑惑。若無因果，云何此兒

從生已來容貌超絕、指光炳著？以此觀之，諸外道輩陷諸眾生顛墜惡趣。定知此兒非自在天之所化生，亦非神祇、自然而有，必因宿福，獲huò斯善報，始知佛語誠諦不虛。佛說種種業緣莊嚴世間，一切眾生眼見報應而不修福。一何怪哉！”

王復言曰：“今猶未審，此指光曜或因於日而有此明。必欲驗yàn者，須待夜半。”既至日暮，即以小兒置于象上在前而行，王將群臣共入園中。而此小兒指光所照幽闇àn大明，觀視園中鳥獸華果與晝zhòu無異。王觀此已喟kuì然歎tàn曰：

“佛之所說何其真妙！我於今日於因於果生大堅信，深鄙六師愚迷之甚，是故於佛倍生宗仰。”

於時耆域即白王言：“佛於修多羅中說，若不見業yè，故有慳qiān貪；以見業故，慳貪永息。今見燈指有此福報，假令窮qióng困尚應罄qìng竭，而修善業，況復富饒ráo而不作福？”如是語頃，天已平曉，還將燈指入于王宮。王甚歡喜，大賜珍寶放令還家。

燈指漸漸遂便長大，其父長者為求婚所，選xuǎn擇高門與己等者，娉pìn以為婦。長者既富，禮教光備bèi，閨guī門雍穆，資產轉盛。夫盛有衰，合會有離lí，長者夫妻俱時喪亡，譬如日到沒mò處，暉光潛qián翳yì，如日既出月光不現，如火為灰熾chì炎永滅，強健好色為病所壞huài，少壯之年為老所侵，所愛之命為死所奪duó。

父母既終，生計漸損。而此燈指少長富逸，不閑家業，惡伴交遊，恣zì心放意耽dān惑酒色，用錢無度，倉庫儲積無人料理，如月盈則闕quē，轉就損減。

時彼國法，歲suì一大會，集般周山。于時燈指服飾奢靡mí，將從伎樂皆悉嚴yán麗lì，擬nǐ於王者，詣彼會所。彼會

大眾見其如是，無不敬美。爾時眾人共相酣hān飲、歡娛適意，鐘鼓競陳，絃歌普作，歡舞平場，嬉戲xì原野，娛樂之音，動dòng山蓋gài谷。

時後群賊知燈指詣會，未還之間伺其空，便往到其家劫掠錢財，一切盡jìn取。燈指暮歸guī，見己舍內為賊劫掠，唯有木石磚zhuān瓦等在。見此事已，悶絕蹙bì地，傍人水灑sǎ方得醒寤wù，憂yōu愁啼哭而作是念：“我父昔來，廣作方宜修治家業，劬qú勞積jī聚，倉庫財寶。是父所為，生育我身，覬jì有委付。如何至我不紹父業，浮遊懶惰為人欺陵？父之餘財一旦喪失，倉庫空虛，畜產迸bèng散，顧gù瞻舍宅，唯我孑jié然。著身瓔珞及以服乘，當用貿mào食，以濟jì交急。用之既盡jìn，當如之何？”

當于爾時，指光亦滅，其妻厭賤捨棄qì而走，僮僕pú逃失，親里斷絕。素與情昵，極jí親厚者，反如怨讐chóu，見其貧窮，恐從乞索，逆生瞋怒。婦尚捨棄，況於餘人？

當知貧窮qióng比於地獄，貧窮苟生，與死無別。先慣富樂，卒cù罹lí窮困，失所依憑píng，栖寄無處。憂yōu心火熾chì，愁毒焦qiáo然，華色既衰，悴容轉彰，身體尫wāng羸léi，飢渴消削，眼目押陷，諸節jié骨立，薄皮纏縲guǒ，筋脈mài露現，頭tóu髮蓬亂luàn，手足銳細，其色艾白，舉體皴cūn裂，又無衣裳，至糞穢huì中，拾掇duō龕cū弊，連綴相著，纔cái遮人根，赤露四體，倚臥糞埕duī，復無席薦jiàn。諸親舊jiù等見而不識shí，歷lì巷乞食猶如餓鳥，至知友邊欲從乞食，守門之人遮而不聽。伺便輒入，復為排辱，舍主既出欲加鞭打，俯僂lǚ曲躬再拜謝罪，舍主輕蔑都不迴顧gù。設得入舍，輕賤之故，既不與語又不敷fū座，與少飲食，撩liào擲zhì盂yú器，

不使充飽。

時彼國內取婦、生子、剃髮，法皆設會。往到會中望乞殘食，以輕賤故不喚令坐，驅其走使。益索所須，得少餘殘，與奴共器。便自思惟：“怪哉，怪哉！我今云何貧賤伶líng俚pīng忽至如此？”私自念言：“如我今日精神昏迷、心智失識，不知今者為是本形，更受身耶？辛苦荼tú毒世所無偶，譬如林樹無花，眾蜂遠離lí；被霜之草，葉自焦jiāo捲juǎn；枯涸之池，鴻鴈不遊；被燒之林，麋mí鹿不趣；田苗刈yì盡jìn，無人捃jùn拾。今日貧困，說往富樂，但謂虛談，誰肯信之？世人甚眾，無知我者。

“由我貧窮，所向無路。譬如曠野為火所焚，人不喜樂；
“如枯樹無蔭，無依投者；如苗被雹霜，捐棄不收；
“如毒蛇室，人皆遠離；如雜毒食，無有嘗者；
“如空塚zhǒng間，無人趣向；如惡廁溷hùn，臭穢huì盈集；

“如魁kuí膾kuài者，人所惡賤；如常偷賊，人所猜疑。
“我亦如是，所向之處動作譏jī嫌。所可談說發言生過。
“雖說好語，他以為非；若造善業，他以為鄙。
“所為機捷，復嫌輕躁；若復舒緩，又言重直。
“設復讚歎tàn，人謂諂譽；
“若不加譽，復生誹謗，言此貧人常無好語。
“若復教授，復言詐偽耆qí舊jiù，強有所知；
“若廣言說，人謂多舌；若默無言，人謂藏情；
“若正直說，復云龐cū獷guǎng；若求人意，復言諂曲。
“若數親附，復言幻惑；若不親附，復言驕jiāo誕dàn。
“若順他所說，復言詐取他意；若不隨順，復言自專。
“若屈意承望，罵言寒賤；若不屈意，言是貧人猶故自我。

“若小自寬放，言其愚癡無有拘忌；

“若自攝檢jiǎn，言其空龜cū，詐自端確què。

“若復歡逸，言其譸zhōu張，狀似狂人；

“若復憂yōu慘，言其舍毒初無歡心。

“若聞他語有所不盡jìn，為其判釋，言其命趣以愚代智耐著之甚；若復默然，復言頑嚚yín，不識道理；若小戲論，言不信罪福。

“若有所索，言其苟得不知廉恥chǐ；

“若無所索，言今雖不求後望大得。

“若言引經書shū，復云詐作聰cōng明；

“若言語樸pǔ素，復嫌疎shū鈍。

“若公論事實shí，復言強說；

“若私屏正語，復言讒chán佞nìng。

“若著新衣，復言假借嚴飾；

“若著弊衣，復言儻níng劣寒悴cuì。

“若多飲食，復言飢餓饕tāo餮tiè；

“若少飲食，言腹中實飢詐作清廉。

“若說經論，言顯己所知、彰我闇àn短；

“若不說經論，言愚癡無識、可使放牛。

“若自道昔事業，言誇業自譽；若自杜默，言門資淺薄。

“諸貧窮者行來進止、言說俯仰，盡jìn是慙qiān過；

“富貴之人作諸非法都無過患，舉措云為斯皆得所。

“貧窮之人如起尸鬼一切怖畏，如遇死病難可療治，如曠野嶮處絕無水草，如墮大海沒溺洪流，如人捺nà咽yān不得出氣，如眼上翳yì不知所至，如厚垢穢huì難可洗去，亦如怨家雖同衣食不捨惡心，如夏暴井，入中斷氣，如入深泥，滯不可出。如山暴水，駛kuài流吹漂，樹木摧折；貧亦如是，多諸艱

jiān難；

“貧窮又能毀壞壯年好色、氣力名聞、種族門戶，智慧持戒、布施慚愧、仁義信行、勇武意志悉能壞之；又復能生飢寒怨憎、輕躁褊biǎn狹、憂愁慘毒、嫌責罪負；如是眾苦從貧窮生，譬如伏藏多有雜物，貧伏藏中多有種種身心苦惱。

“夫富貴者，有好威德、姿貌從容、意度寬廣、禮義競興xīng，能生智勇、增長家業、眷屬和讓、善名遠聞。”

燈指思惟：“我今貧厄è世間少比，正欲捨身，不能自殞yǔn。當作何方以自存濟jì？”復作是念：“世人所鄙，不過擔dān尸。此事雖惡，交無後世受苦之業；若當餘作，或值殺生作諸不善。以此而言，我請為之。”

爾時，有人聞其此語，即雇gù擔尸。燈指取直，尋從其言，擔負死人到於塚zhǒng間，意欲擲zhì棄qì。于時死人急抱燈指，譬pì如小兒抱其父母，急捉不放，盡jìn力拋wǎn却，不能得去。死人著脊，猶如胡膠jiāo，不可得脫，排推不離lí，甚大怖畏。作是念言：“我於今日擔此死人，欲何處活？”即詣旃zhān陀羅村語言：“誰能却我背上死尸，當重相雇。”諸旃陀羅詳共盡力共挽却之，亦不肯去。餘見之者罵mà燈指言：“狂人何為擔負死尸入人村落？”競以杖石而打擲之。身體傷破，痛懼jù並至。

有人憐lián愍，將其詣城，遂到城門。既到門下，守門之人逆遮打之，不得近門：“此何癡人，擔負死尸欲來入城。”自見己身被諸杖木，身體皆破，甚懷huái懊惱，發聲大哭，而作是言：“我正為食作此鄙事。今日忽然遭此大苦，由我貧困不擇作處，為斯賤業，冀得價直以自存活。如何一旦復值苦毒？寧作餘死，不負尸生。”且哭且言。

時守門者深生憐lián愍，放令還家。到自空室，先同乞索，諸貧人等共住之者，遙見死尸在其背上，悉皆捨去。既到舍已，尸自墮地。燈指于時，踰yú增惶怖，悶絕躄bì地，久乃得穌sū。尋見死尸手指純是黃金，雖復怖畏，見是好金，即前視之，以刀試割，實是真金。既得金已，心生歡喜，復剪頭項手足。如是剪已，尋復還生。須臾之頃，金頭手足，其積過人。譬如王者失國還復本位，如盲得眼視瞻明了，如久思他女得與交歡，如學禪者忽得道證；燈指歡喜亦復如是。庫藏珍寶，倍勝於前，威德名譽有過先日，親里朋友、妻子僮僕一切還來。

燈指歎曰：“嗚呼怪哉！富有大力，能使世人來歸guī極jí疾。嗚呼怪哉！貧有大力，能使所親捨我極速。我先貧時，素所親昵交遊道絕，總zǒng無一人與我語者；今日一切，顚顚yóng承事，合掌恭敬。假使生處如帝釋、勇力如羅摩、知見如天師，若無錢財，都無所直。富者不問愚智，皆稱好人，實無所知人以為智，亦得勇健諸善名聞；雖復醜chǒu陋老弊，少壯婦女樂至其邊。”

阿闍世王聞其還富，尋即遣人來取其寶。其所取者，盡是死人，還擲zhì屋中，見是真金。燈指知王欲得此寶，即以金頭手足以用上王。王既得已，齋jí之還宮。

於後燈指作是思惟，而說偈言：

“五欲極jí輕動， 如電毒蛇虫，
榮樂不久停， 即生厭患心。”

尋以珍寶施與眾人，於佛法中出家求道，精勤修習得阿羅漢。雖獲道果，而此尸寶常隨逐之。

比丘問佛：“燈指比丘以何因緣，從生以來有是指光？以何因緣受此貧困？復何因緣有此尸寶常隨逐之？”

佛告比丘：“至心諦聽！吾當為汝說其宿緣。燈指比丘乃往古世，生波羅捺國大長者家，為小兒時，乘車在外遊戲xì，晚來門戶已閉。大喚開門，無人來應。良久母來與兒開門，瞋chēn罵mà母言：‘舉家擔死人去耶？賊來劫耶？何以無人與我開門？’以是業緣死墮地獄，地獄餘報還生人中，受斯貧困。

“光指因緣、尸寶因緣，為汝更說。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名毘婆尸。彼佛入涅槃後，佛法住世。燈指爾時為大長者，其家大富。往至塔寺，恭敬禮拜，見有泥像一指破落，尋治此指，以金薄補bǔ之。修治已訖，尋發願言：‘我以香華伎jì樂yuè供養、治像功德因緣，持此功德願生天上人間，常得尊豪富貴。假令漏失尋還得之，使我於佛法中出家得道。’以治佛指故，得是指光及死尸寶聚；以惡口故，從地獄出，得貧窮qióng果報。”

佛說是燈指因緣經時，諸天人民散眾天華、作天伎樂，供養已訖，便還天宮。

以是因緣，少種福業於形像，所得是福報，乃至涅槃形像尚爾，況復如來法身者乎？能於佛法如說修行，如此功德不可限量。若欲生天人中受諸快樂，應當至心聽tīng法。

以惡口因緣受大苦報，應畏眾苦，遠離惡口諸不善業。

以此觀之，一切世人富貴榮華不足貪著，於諸人天尊貴不應喜樂；當知貧窮qióng是大苦聚，欲斷貧窮不應慳貪。是以經中言：貧窮者，甚為大苦。

燈指因緣經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卷第一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賜紫

臣施護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精舍。而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善賢，有大財寶富饒自在，然彼長者，於諸外道尼乾陀等，深生信重。長者一時，以彼世因緣故，其妻懷妊。而後一日，世尊於其食時，被袈裟衣，執持應器，入王舍城，次第乞食，漸次至彼善賢長者舍。

時彼長者，遠見世尊漸近自舍，即謂妻言：「我今同汝，詣世尊所。」作是言已，即與其妻，前詣佛所。到已白言：「世尊！我名善賢，此是我妻，其人懷妊，日月將滿，當所生者，是男？是女？」

佛言：「長者！汝妻胎中，決定是男，其後生已，家族富盛，最上吉祥，現於人中受天勝福，乃至最後，於我法中出家學道，斷諸煩惱，證阿羅漢。」

是時長者，即取滿鉢上味清淨飲食，奉上世尊。世尊受已，作如是言：「願其施者，吉祥安樂。」世尊言已，持所施食，還復本處。

佛去未遠，有一外道，是彼善賢先所重者，見佛世尊已，即作是思惟：「豈非今時因此沙門瞿曇，長者於我破本信心，我宜往彼詢問其故，沙門瞿曇來何所說？」時彼外道，作是思惟已，即詣長者舍，作如是言：「長者！沙門瞿曇有何願求，來至汝舍？復作何說？」

長者白言：「我師聖者！我妻懷妊故，乃問彼沙門瞿曇，當所生者，是男？是女？彼謂我言：『定當生男，生已決定家

族富盛，最上吉祥，現於人中，受天勝福，乃至最後於我法中，出家學道證阿羅漢。』」

而此外道，本善占相，聞是言已，即取白石，施設算法，算量其事為虛為實。彼設算已，具知其事，如佛所言，實無虛妄。而彼外道，雖知其實，然作是念：「我今若以如實而說，即此長者於彼沙門瞿曇，定生信重，我今宜應語長者言：『瞿曇所說有實有虛。』」時彼外道，作是念已，呼長者妻，近外道前，取左右手，復看手文，及瞻zhān面相。

爾時善賢長者，即白外道言：「我師聖者！先已設算。何故重復看其手文及瞻面相？」

彼外道言：「我適算彼瞿曇所說，及相汝妻，審知其事，少分真實，少分虛妄。」

長者復言：「何者真實？何者虛妄？」

外道答言：「瞿曇所說汝妻生男，此說是實；所言生已家族富盛，此亦是實。然子生時，合有少分火光明事，此子後必壞汝家族，所言最上吉祥，現於人中受天勝福，此是虛妄。長者！汝豈曾聞於人世中受天福者，斯為難信，所言於瞿曇法中當出家者，此說是實，以彼衣食因緣所逼切故，而後決定於瞿曇邊樂求出家。所言斷諸煩惱證阿羅漢者，此是虛妄，以沙門瞿曇法中，決定無有斷諸煩惱，證聖果者。」

爾時善賢長者，聞說是事，若虛若實，其心疑惑，即生愁惱，白外道言：「我師聖者！其事云何？我今宜應當何所作？」

外道告言：「長者當令汝子生後，於我教中出家修學，即能普學一切事業。長者！我雖此說，汝自籌chóu量。」時彼外道作是言已，即出其舍。

是時，善賢長者靜在一處，審shěn自思惟：「我今一切不能顧gù惜而悉棄qì捨，宜設計謀壞所妊子。」作是思惟已，善賢長者即持毒藥，塗摩妻腹。

是時，長者左邊摩藥，子轉右邊，右邊摩藥，子轉左邊，乃至遍腹，無處容受，塗摩毒藥，其妻以故，即趣命終。善賢意謂：「母既命終，子亦隨滅，而後無人壞我家族，亦復無人得證聖果。」

爾時長者，既見其妻已趣命終，即時涕淚號泣。隣lín人親屬，來相慰問善賢長者：「汝妻何以忽然命終？」長者報言：「因懷妊故，而忽命終。」親屬隣人來相問已，各還自舍。

善賢長者即自思惟：「我妻已歿mò，勿置家中，可為施設諸所用物，送尸陀林。」作是思惟已，即為備bèi辦所用諸物，將欲出送。隣人親屬知己，復來謂長者言：「汝妻已歿，不須啼泣徒自生惱。」

是時，長者即取青、黃、赤白眾色衣服，及珍寶具，而為莊嚴，長者即時與諸親屬，圍繞出送，置尸陀林。

爾時先占相者，外道尼乾陀，知是事已，心大歡喜，即持幢蓋，嚴飾而行。於王舍城，周遍巷陌四衢道中，告諸外道尼乾陀等言：「汝等知不？沙門瞿曇先言：『善賢長者妻當生子，其後生已，家族富盛，最上吉祥，現於人中受天勝福乃至最後，於我法中出家學道，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彼虛妄說，今善賢妻，已趣命終，子亦隨滅。汝等當知，譬如大樹，根既斷壞，枝葉華果，其何能得？」諸外道輩，相言告已，心皆歡喜。

諸有清淨信者，當知佛世尊者法爾真實，無所不知，無所不見，無所不解，無所不了，起大悲心，普攝世間。作一護念，施一無畏，已能圓滿止觀二行，已能成就三調伏事，已渡四流煩惱大海，已能安住四神足行，以四攝法，普攝眾生。於長夜

中，常念度脫，已能成就四無所畏，斷五分結，已出五趣，六法具足，六波羅蜜，悉皆圓滿，具足六種佛常行法，開七覺華，成八正果，成就三摩鉢底，九先行善，十力堅固，名稱普聞十方世界。具足千種最勝自在，於日三時及夜三時，常以佛眼，觀察世間，正知見轉於眾生中，諸所施作。何處若有增？何處若有減？何處若煩惱？何處受極苦？何處若破壞？何處具有煩惱極苦破壞等事？何處施設少分方便？何處施設大方便力？何處施設諸方便事？何處眾生墮於惡趣？何處眾生得生天界？何處眾生得解脫果？何處眾生未種善根者？令種善根。何處眾生已種善根者？使令成熟。何處眾生已成熟者？令得解脫。佛世尊者，具足如是功德，言無虛妄，離諸過失。

爾時世尊，審知時處因緣等事，知其所應放光明時，即從口中，出現青、黃、赤白眾色光明，其光周遍，上下照耀。光下照時，所有等活地獄，黑繩shéng地獄、眾合地獄、號叫地獄、大號叫地獄、炎熱地獄、極炎熱地獄、阿鼻地獄，如是等八熱地獄，光明照已，悉變清涼。所有炮pào地獄、炮裂地獄、阿吒吒zhā地獄、呵呵鑊zōng地獄、虎虎鑊zōng地獄、青蓮華地獄、紅蓮華地獄、大紅蓮華地獄，如是等八寒地獄，光明照已，悉變溫暖，以佛光明最勝因故。

其中眾生，蒙光照觸，身得離苦，心生適shì悅，各作是言：「我等以何罪因，墮在此中？今日覩dǔ是希有光明。」地獄眾生，發起如是清淨心時，世尊大悲，復於光中，現變化事。彼諸眾生，見所化已，又作是言：「我等今日見是變化希有等相，此處出已，應不復於惡趣受生，以佛光明最勝因緣故，身離苦惱，心生適悅。」作是言已，各發最上清淨信心，彼地獄業，皆悉滅盡，即分人天二趣受生。

地獄眾生，由是真實，如應得利已，是佛光明，又復上照四大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梵眾天、梵輔天、大梵天、少光天、無量光天、光音天、少淨天、無量淨天、遍淨天、無雲天、福生天、廣果天、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色究竟天。光明上照如是等天已，於其光中，演出無常苦空無我之聲，復於光中說伽陀曰：

「譬如大象沒mò泥中， 以勇力故即能出，
佛教勇猛大力故， 能令生死軍摧壞。
今此正法善調伏， 所行遠離諸過失，
息彼三界廣輪迴， 滅盡眾生苦邊際。」

爾時世尊所放光明，各各隨往，乃至遍照三千大千世界。而佛世尊，雖放一光，其光收時，隨應各異：世尊若欲說過去事，其光即當從佛後隱yǐn；若欲說彼未來世事，其光即當從佛前隱；若欲說彼地獄趣事，其光即從佛足心隱；若欲說彼傍生趣事，其光即從佛足面隱；若欲說彼餓鬼趣事，其光即從佛足指隱；若欲說於人趣中事，其光即當從佛膝隱；若欲說彼小轉輪王事，其光從佛左手心隱；若欲說彼大轉輪王事，其光從佛右手心隱；若欲說彼天趣中事，其光即當從佛臍qí隱；若欲說彼聲聞菩提，其光即當從佛口隱；若欲說彼緣覺菩提，其光即當從佛眉隱；若欲說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其光從佛頂門而隱。今佛世尊所放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已，其光旋環huán，却從世尊口中而隱。

爾時尊者阿難，先侍佛邊，見此光明，即前合掌白佛言：「世尊！今此種種妙色最上清淨光明，從佛口出，廣大照耀，普遍世界，以何因緣，其事如是？」作是語已，即說伽陀曰：

「佛於世間為最上， 安住正因而真實，
久已遠離二語言， 斷除憍慢等過失。」

如世商估及蓮藕，	非無因故色自白，
如來最勝人中尊，	非無因故光明現。
如來以自行願力，	現證神通及大智，
觀察聽者樂聞法，	佛人中主欲敷演。
大智寂默大牛王，	必說最上妙法語，
如來清淨一音宣，	眾生疑網皆除斷；
又如大海及山王，	若無因故不能動，
如來正覺人中尊，	無因不現光明相。
大智觀察因緣事，	如應所作皆利益，
隨諸眾生所希望，	故現如是光明相。」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如是！如是！阿難當知，如來、應供、正等正覺，若無因緣，不放光明。我今將欲詣尸陀林，汝可往告諸苾芻眾，謂言：『如來將詣尸陀林中，汝諸苾芻發勤勇者，如應各各被袈裟衣，侍從如來，往尸陀林。』」

是時，阿難受佛教勅，即詣諸苾芻所，到已作如是言：「佛勅諸苾芻，如來將詣尸陀林中，汝諸苾芻發勤勇者，如應各各被袈裟衣，侍從如來，往尸陀林。」爾時，尊者阿若憍陳如、馬勝、鱓pó澁sè波、大名、跋捺nà哩迦、舍利子、目乾連、迦葉、滿稱等，諸大聲聞眾，受佛勅已，即如常儀，被袈裟衣，來至佛所。

爾時，世尊與諸大眾，前後圍繞，詣尸陀林。所謂善調伏者，調伏眾圍繞；解脫者，解脫眾圍繞；安隱者，安隱眾圍繞；律儀者，律儀眾圍繞；應供者，應供眾圍繞；離貪者，離貪眾圍繞；妙相端直者，妙相端直眾圍繞。猶如牛王，牛眾圍繞；又如象王，象眾圍繞；如師子王，眾獸圍繞；如彼鵝王，鵝眾圍繞；如金翅鳥王，金翅鳥眾圍繞；如婆羅門，學眾圍繞；如大醫王，求療者圍繞；如勇猛將軍，眾圍繞；如大富者，財寶

圍繞；如大商主，商眾圍繞；如最上首者，多人眾圍繞；如小國王，臣佐圍繞；如轉輪王，千子圍繞；如月天子，眾星圍繞；如日天子，千光圍繞；如持國天王，乾闥婆眾圍繞；如增長天王，鳩盤荼眾圍繞；如廣目天王，龍眾圍繞；如多聞天王，夜叉眾圍繞；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阿修羅眾圍繞；如帝釋天主，三十三天眾圍繞；如大梵王，梵眾圍繞；如底彌囉luó，魚現大海中；如靉ài隤dài雲將降大雨，周匝諸雲皆悉圍繞。

如來諸根，調柔善順，威儀端嚴，離缺失相，如大象王七支拄zhǔ地平正圓滿，離諸過失。如來具足三十二相、八十隨好，殊妙莊嚴，清淨體相，無能勝者，圓光熾盛，廣大照耀，如千日中一光明現。又如寶山高顯而出，一切最勝，普遍賢善，十力四無所畏，三不護三念住，及大悲等，諸功德法，皆悉具足。

是時，復有無數諸苾芻眾，及無數百千人眾，周匝圍繞，隨佛行詣尸陀林中。佛所行時，有十八種法，而可稱讚。何等十八？一、無火怖；二、無水怖；三、無師子怖；四、無虎怖；五、無海難怖；六、無他軍怖；七、無賊盜怖；八、無王難怖；九、無惡人怖；十、無關guān稅津渡道路等怖；十一、無人怖；十二、無非人怖；十三、無非時怖；十四、天眼天耳如實見聞；十五、施設光明廣大照耀；十六、於法自在；十七、於人自在；十八、無病惱等。如是善法，佛所行時，皆悉具足。

爾時，復有無數百千天人，各各來集，隨從世尊，往尸陀林，觀佛世尊所應作事。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卷第一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卷第二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賜紫

臣施護奉詔 譯

爾時王舍城中，有二童子：一姓婆羅門；一姓刹帝利，其刹帝利童子，名曰壽命。是二童子，從王舍城出，於其路左，共為戲xì劇jù。彼壽命童子，久發正信；婆羅門童子，不具正信，乃謂壽命童子言：「我聞世尊先說：『善賢長者妻當生子，其後生已，家族富盛，最上吉祥，現於人中受天勝福，乃至最後，於我法中出家學道，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彼善賢妻，已趣命終，子必隨滅，長者親屬，送置尸陀林中。我知是事，豈非世尊說妄語邪yé？」

時壽命童子，即為婆羅門童子，說伽陀曰：

「日月星宿可墜地， 山石從地可飛空，
海水淵深可令枯， 佛語決定無虛妄。」

是時，婆羅門童子聞是伽陀已，謂壽命童子言：「汝或不信，我今同汝，往尸陀林，審觀是事。」

于是，世尊從王舍城，次第而行。彼二童子，猶在路左，共為戲劇。時壽命童子，遙見世尊大眾圍繞，以宿善根故，即說伽陀曰：

「希有大牟尼， 離諸動亂相，
人天大眾俱， 次第而圍繞；
以師子吼音， 能破諸外論，
善斷眾疑網， 最上難得見。
佛往尸陀林， 威儀相可觀，
如風飄密雪， 清冷而遍空。
釋迦牟尼尊！ 現光明變化，

剎那瞻覩者， 隨應獲利益。」

爾時，摩伽陀國主頻婆娑羅王，聞「佛世尊先說：『善賢長者妻當生子，其後生已，家族富盛，最上吉祥，現於人中受天勝福，乃至最後，於我法中出家學道，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彼妻已趣命終，長者親屬，送尸陀林。今佛世尊，與諸大眾圍繞，亦詣尸陀林中。」王聞是已，即自思惟：「我佛世尊，若無義利，而輒zhé不往彼尸陀林，將非善賢之妻死而復生，世尊往彼欲為施作諸利益故？我今宜應往觀是事。」是時，頻婆娑羅王作是思惟已，即與耆qí舊jiù、大臣、宮嬪pín、官屬圍繞而出。

王出城時，彼二童子，尚居路左，共為戲劇。彼壽命童子遙見頻婆娑羅王已，即時前詣，說伽陀曰：

「最勝摩伽陀國主， 臣佐圍繞出王城，
發起決定淨信心， 一切人眾皆歡喜。」

是時，佛及一切人天大眾、頻婆娑羅王，乃至壽命童子等，咸悉至於尸陀林中。

爾時世尊，即從口中，放淨光明，普照眾會。時彼先占相者，外道尼乾陀等，亦在會中，覩佛世尊放光明已，即作是念：「今此沙門瞿曇，於大眾中，現光明相，豈非善賢之子不命終邪yé？」作是念已，謂長者言：「長者！我觀沙門瞿曇現光明相，必是汝子存而不歿mò？」

善賢長者白言：「我師聖者！此事若然，我當云何？」

外道告言：「長者！汝子若存，當令入我法中普遍修學。」

爾時，長者將焚其妻，先已積薪，并所用物，置尸於中，舉火以焚，火焰既發，即從臍qí間，漸次破裂，中出蓮華。於其華中，有一童子，端然而坐，面貌端正，色相殊異。是時會

中無數大眾，悉覩是相，歎未曾有，諸正信者，憶佛前言誠無虛妄。時彼外道尼乾陀，觀是事已，心生苦惱，斂liǎn然而住。

爾時，世尊即告善賢長者言：「長者！汝今收此童子，護持養育。」

時外道尼乾陀，竊qiè觀長者面相已，謂言：「長者！焚尸火中，忽出童子，於一切事，皆不吉祥，汝今不應收歸養育。」時善賢長者，即不肯受。

是時，佛告壽命童子言：「汝宜收此童子護持養育。」

時壽命童子，先審思已，後白佛言：「於我舍中，無處容受，設得此子，非我所宜。」

時善賢妻焚燒已竟，以佛光明威神力故，火自息滅。於剎那間，天降細雪，自然清冷，收置餘薪，淨其焚地。是時，火中出者童子安然而住。

于是，世尊普告壽命童子等言：「汝等有正信者，勿學外道邪異誑亂，當住正念。」

壽命童子白佛言：「世尊！我於王族生，亦於王族老，我身清淨，猶如牛頭妙栴檀香，等無有異，我實不知外道邪異誑亂等事。」

是時，世尊又復告彼善賢長者言：「今此童子是汝之子，汝可收歸護持養育。」

彼善賢長者，邪見堅固，不行正道，即時又復竊qiè觀外道尼乾陀面。

彼外道言：「善賢長者！汝宜審思，今此童子，火中遺殘，大不吉祥，雖火不燒，而相豈善？汝若收歸，決定令汝家族破壞，又復於汝命不相益，及於汝身為多損惱，凡所欲事，不得和合。深自籌量，無宜後悔。」長者聞外道言已，復不肯受。

爾時，世尊即謂頻婆娑羅王言：「大王！汝今收此童子，王宮養育。」時頻婆娑羅王受佛教勅，即速起身曲躬伸手取其童子，普遍觀瞻已，即白佛言：「我依佛勅，收歸王宮。然此童子，作何名字？願佛世尊，善為安立。」

佛言：「大王！今此童子從火中得，應為立名號火光明。」

爾時，世尊於大眾中，以此童子，付授頻婆娑羅王已。即時觀察審知頻婆娑羅王，及諸會眾，若體若性，心所樂欲，如其所應，廣為說法。是諸會眾，得聞法已，中有多百人，發起最上清淨正信，有證須陀洹果者、有證斯陀含果者、有證阿那含果者、有證阿羅漢果者、有能進發煖nuǎn位善根者、有能進發頂位善根者、有能進發忍位善根者、有發聲聞菩提心者、有發緣覺菩提心者、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有發歸依攝受心者、有於學句起攝受心者。如是會眾，以佛功德及正法力，眾和合事，隨其所應，咸得利益。

爾時頻婆娑羅王，即離佛會，將此童子，還復王宮。是時大王召八宮嬪，以為八母；二為養母，使令恩養；二為乳母，使令乳哺；二為淨母，使令灌浣huàn；二為戲母，使令伴習戲翫wán。如是王勅八母，付其童子，自乳哺中，至於成長，或乳或食，及餘所須。於晝夜中，撫fǔ憐恩育，無令闕失。後漸長成，如清淨池一蓮秀出，愛護存惜，其義亦然。

乃至後時，光明童子，有一舅氏，久持財物，出外商販，漸歷歲年，未由還復。忽於一時，外聞人說：「我妹懷妊，佛為記說：『定當生男，其後生已，家族富盛，最上吉祥，現於人中受天勝福，乃至最後，於我法中出家學道，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時彼舅氏，聞此語已，即速聚收商販財物，涉遠齎持，還歸自舍。既至舍中，知妹已歿mò，悲號啼泣，審自思惟：「外先所聞佛記我妹定當生男，乃至斷諸煩惱，證阿羅漢。

今妹既歿，佛虛設言，豈佛世尊亦妄說邪yé？」作是念已，即往隣家，詢問其故，謂隣人言：「我出外方商販始還，先聞人說，我妹懷妊，佛為記言：『定當生男，其後生已，家族富盛，最上吉祥，現於人中受天勝福，乃至最後，於我法中出家學道，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我聞是說，歡喜而歸。洎jì至家中，妹已亡歿，佛所設言，豈非虛妄？」

是時隣人，即謂舅氏，說伽陀曰：

「星月可處地， 山石可飛空，
 大海可令枯， 佛語誠無妄。」

時彼隣人說伽陀已，復謂舅氏言：「世尊所說實無虛妄，汝妹亡歿，然有其因。以善賢長者信外道言造殺害業，由殺因緣汝妹亡歿，光明童子有大威力，火不能燒蓮華中出，而今在彼頻婆娑羅王宮中養育。」是時隣人，具以前事，告其舅氏。

時彼舅氏，聞此語已，即還家中，謂善賢長者言：「長者所為，不依理法，以何事故，我妹致終？然我審知我妹懷妊，汝設計謀，不全生產。汝以邪見，信受外道，起殺因緣，殺害我妹。光明童子有大威力，火不能燒，蓮華中出，今在王宮，此實非理。汝可速詣王宮於今日中取童子歸，斯為甚善。若不然者，我必與汝作不和合，我即當持白灰，於街巷路陌四衢道中，乃至隨處，遍散其地，普令地白，使人驚異。我當唱言：『善賢長者殺害女人，我妹先因此人壞命。光明童子今在王宮，王亦今時作無義利。』我於隨處，必作此說，汝自籌量，無貽後恥chǐ。」

爾時，善賢長者聞此語已，心生憂惱，作是思惟：「如舅氏說，將非實邪yé？若實然者，我必懷慚。」作是思惟已，即詣王宮。既至王所，跪拜伸敬，具以前事而白王言：「大王！

我尚輕小，王最勝上，若不與其童子，恐謗於王，願王今時與此童子。」

王言：「長者！我本無心取此童子，是佛世尊付授於我，若非佛勅，我豈取邪yé？汝若欲取此童子者，今自宜應往詣佛所，具陳斯意。」

是時，善賢長者即出王宮，往詣佛所。到已，白佛言：「我有親屬，從外來歸，彼謂我言：『光明童子今在王宮，於今日中，速令取歸斯為甚善。若不然者，彼不和合，乃至當於四衢道中，唱言：「善賢殺害女人，我妹先因此人壞命。光明童子今在王宮王亦今時作無義利。」』我以是事，適詣王宮，取彼童子。王言：『先因佛令收養。』故我來此，願佛令王還我童子。」

爾時世尊，知是事已，觀其善賢長者，今時若不得此童子，苦惱逼心，無有是處，定當嘔ǒu血而趣命終。佛大慈悲，為作救護，即告尊者阿難言：「阿難！汝可往詣頻婆娑羅王宮，如我辭曰：『佛問大王得無病不？今有一事，當聽佛言：「善賢長者來取光明童子，王今宜應速當授與。善賢長者若不得此童子，苦惱逼心，無有是處，定當嘔血而趣命終。」』王悉是事，應如佛言。」

是時，尊者阿難承佛聖旨，即時往詣頻婆娑羅王宮，到已見王，如佛辭曰：「佛問大王得無病不？今有一事，宜聽佛言。善賢長者來取光明童子，善賢若不得此童子，苦惱逼心，無有是處，定當嘔血而趣命終。大王應悉是事，宜速付授。」

爾時，頻婆娑羅王受佛勅已，即作是言：「大德尊者！迴至佛所，願傳我語：『頻婆娑羅王稽首世尊足下，致敬問訊世尊，如佛教勅，我已聽受。』」是時尊者阿難即出王宮，迴至佛所，具如王言，白佛世尊。

時頻婆娑羅王，即速宣召善賢長者，到已謂言：「善賢！今此童子久在宮中，護持養育，八母看侍，乳哺依時，我心愛憐，過甚親子。今雖佛勅還付於汝，然汝亦當體我心意，日日三時，汝自將來，我欲觀視。」

善賢長者敬受王命，即白王言：「我受王勅，敢不遵承，日日三時，將詣王所。」

是時，頻婆娑羅王即以眾寶妙莊嚴具，鉸jiǎo飾大象，令光明童子乘此寶象，別勅臣佐，而令伴送至長者舍。而後長者，日日三時，送至王宮，王親觀視光明童子，凡所施作，皆如理法。

乃至後時，其父善賢，趣命終已，光明童子即為家主，既嗣sì家業，轉復精進，信佛、信法、信苾芻眾，歸佛、歸法、歸苾芻眾。

其父善賢長者，於此方處，先造殺業；光明長者，今為其父，修營福事，乃於自舍，常時備bèi辦，四事豐fēng足，承事供給四方苾芻，乃至將來結集世尊正法藏者。上首耆qí年，諸大聲聞，亦常供給所須供養。光明長者於王舍城，修如是等，種種福事，悉為其父，而作利益。

爾時，有一商客，是彼善賢長者先同商販，故舊jiù伴侶，久在外方，商販未還，素念此人不造善業，又復聞知今已亡歿mò，子名光明，嗣為家主。其光明長者信佛、信法、信苾芻眾，歸依三寶，如理所作。時彼商客，聞是事已，傷念善賢，慶快光明長者，即以上妙牛頭旃檀之香，造一大鉢，滿盛眾寶，遠從外方，遣人持來，遺彼光明長者，以為信記。又令來人傳如是言：「所願長時記念不忘。」

是時，光明長者即以呪句，而加護之，其呪所謂：

「計那唧哂吒夜嚩(一句) 室吒夜嚩(二) 羯哩迦吒計那嚩(三) 仡哩係[怡-台+(日/工)]咩(四)」

說此呪已，復作是言：「如是寶鉢，若沙門、若婆羅門、若大威力諸神通者，當受此鉢，如應得樂。」如是加持已，即持此鉢，出王舍城，先於路左，立一大柱，綵繪莊飾，上復懸xuán鈴，置鉢於下，永為標記。

是時，有諸外道如彼常法，於明旦時，詣河洗浴，經由路次，見此寶鉢，即時問彼光明長者言：「長者！汝安此鉢，當何所用？」

光明長者具以元因告諸外道。彼外道言：「諸有清淨沙門釋子，堪受此鉢，餘無力能而堪受者。」外道言已，隨處而散。乃至後有耆年大德、諸苾芻眾，入王舍城，持鉢乞食，亦於路左，見此寶鉢，即乃問彼光明長者言：「汝安此鉢，當何所用？」

光明長者亦以元因，廣如前答。諸苾芻言：「長者！今此寶鉢，非我等受，當持奉佛，即能增長善利，滅諸罪垢。」時諸苾芻如是言已，隨處而散。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卷第二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卷第三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賜紫

臣施護奉 詔譯

爾時，尊者十力迦葉，遊行到彼置寶鉢所，見是事已，即詣光明長者舍，問長者言：「汝置寶鉢於其路左，當何所用？」光明長者即以前緣，具白尊者。

是時，十力迦葉作是思惟：「我聞善賢長者信重外道，先造殺業，光明長者今於此地為作福事，我今不應棄此鉢去，宜

現神力，令光明長者圓滿志願。」作是思惟已即以神力，舒其右手，譬如壯士屈伸臂頃，取其寶鉢，持還所止。

時諸苾芻見十力迦葉持寶鉢來，咸共白言：「尊者！汝於何處而得此鉢？」十力迦葉具以前事，告諸苾芻。時諸苾芻又復白言：「尊者！汝為此鉢故，所現神力，如法儀不？」十力迦葉言：「諸苾芻！設如法儀？不如法儀？我已施作，今復云何？」

時諸苾芻具以其事，即共白佛。佛告諸苾芻言：「若非時處，及無義利，不應輒zhé現神力等相，所現非宜，必生過失。」

爾時，世尊即以神力，化出四鉢：一、金；二、銀；三、吠瑠璃；四、頗胝迦。化此四已，又化四鉢：一、鍤tōu石；二、赤銅；三、白銅；四、木。如是化已，將前四鉢次第安布，將後四鉢亦復安布，一一鉢中，滿盛上好可食香藥，送置一處，令苾芻眾所應受者隨意而取。於後，佛攝神力鉢亦不現。乃至後時，光明長者天中勝福，吉祥相現，殊異等事，時時自出。

是時王舍城、瞻波國，二界中間，有標記柱，彩繪莊飾，下有二鉢：一、鐵；二、瓦。是鉢先加持已，安置於此二界。不遠有一稅場，諸商販者輸納王物。有一守稅人，諸子眷屬，財帛具足，然不修善，於稅場所，而忽命終，作大惡夜叉，亦在彼方，守護稅場。諸子一夜夢夜叉言：「可於彼地標記柱上懸一大鈴，凡諸商人經此稅場，若有稅物隱而不納，其鈴自動。守稅人知，即速追集，重復搜檢，獲所稅已，而乃放去。」諸子得夢，至明旦時，即與親屬，往稅場側，尋見其柱，乃依所夢，懸鈴於上。

爾時瞻波國中，有一居家婆羅門，名曼怛謨，營貿為業。忽於一時，與自妻室，同在一處，妻謂夫言：「我今共汝營謀家業，滋彼財穀gǔ，以備bèi所須，豈可安然都無營作？汝今

宜應往市肆中，買氎dié華縠ruì極妙好者，我當為汝織zhī成白氎dié，持出貿易，豈無利耶？」時婆羅門如其妻言，買得持歸，妻乃設以機織之具，次第敷置，緝jī織其氎，是縠細軟，妙好無比，布以經緯，緻密細勻yún，如是勤力，織成其氎，即謂夫言：「今此白氎，上妙細軟，價直千金，汝可持出外，若有人酬千金價，當可授與。其或價直不滿千金，汝應隨處，可出輕言，是處無人而能辯識此妙細氎。」唱是言已，即當持往他處貿易。

爾時，曼 怛謨婆羅門具如妻言，持此細氎，入市貿易，竟無有人酬千金者。憶妻所說，乃唱是言：「瞻波大城無有一人識此細氎。」言已持歸，與妻同議，此既無人酬是價直，宜往他國，必有識者，更相告已。

時婆羅門復將一段duàn曾所著者，同前新氎，置傘柄中，隨商人眾，隱覆而行，漸出本國。適王舍城，經彼二界所有稅場，是諸商人，既至彼已，置隨行物，聚集一處。時守稅人，次第搜檢，彼諸商人，即各以其所應稅物，輸納於王。眾中唯有曼 怛謨婆羅門，隱覆先置柄中白氎，而不輸納，獨在一面。

是時稅場之側，先所安立標記之柱，其所置鈴，自然作聲。彼守稅人，即知眾中有隱稅者，乃謂商主言：「今此柱上鈴自作聲，非風吹動，非人搖擊，我已審知，汝此眾中，豈非有人隱覆稅物不輸納邪yé？」時守稅人即速呼集，重復搜檢，於此眾中，不見一人有其稅物隱不納者。時諸商人，互相知悉無稅物已，咸欲前進，鈴又作聲。如是數四，累細檢覆，無隱稅者。商主乃謂守稅人言：「我此眾中無隱稅者，必是他眾私隱前去。」作是言已，眾共僉qiān議，謂是此一婆羅門，隱覆稅物。

乃至最後，彼守稅人於曼 怛謨婆羅門處，執而不捨，堅求其稅。時婆羅門言：「汝今何故而相謀執？汝已顯見我實無

物，若有少物隱不納者，罄qìng我所有，悉以輸稅。」作是言已，鈴又作聲。時守稅人祇zhǐ於此婆羅門處，委細搜檢，乃謂彼言：「咄！婆羅門！汝今何故，堅隱稅物，而不肯納？汝今聞此鈴聲頻震，是事希有，汝今當知，此柱之下，必有天神，而作加護，汝宜輸物無自貽yí咎jiù。」

婆羅門言：「天神加力，我信是實。」言已於傘柄中，出其白氎示守稅人，作如是言：「此即是我所隱稅物，汝宜收之。」

時守稅人受此氎已，謂婆羅門言：「既不輸王，非我所受，迴奉天神。」言已持氎掛於柱上，復謂婆羅門言：「我已掛氎，奉彼天神，汝或欲者，當自取之。」時婆羅門即取其氎，而乃前進，於一靜處，亦復如前安傘柄內，隱覆而行，漸次入於王舍城中。

時婆羅門顯張其氎，貨於市肆，冀望有人酬千金價；如是周行，竟無有人酬千金者。時，婆羅門作是唱言：「王舍大城，無人辯識此妙細氎。」唱是言時，光明長者乘以寶象，方從王宮，還歸自舍。適聞此語，而忽驚愕，即時暫住，謂婆羅門言：「汝今何故於此城中，出輕易語？」彼婆羅門，即時無答。光明長者言：「汝宜具說此事元因。」

婆羅門言：「我從本國，持此二段duàn上妙細氎，而來貿易，若人酬我千金價者，我即與之，我已周行，無人酬價。」

光明長者言：「汝可持來，我暫觀視。」時婆羅門即隨長者，至於舍中，乃展其氎，示於長者。長者見已，即能辯識，乃謂婆羅門言：「今此二氎，一新一故，故者酬汝五百金錢。」

婆羅門言：「長者所酬，其價未當。」

光明長者言：「我今現見，此是故物，浣huàn濯zhuó乃新。」長者即時將此故氎，於重樓上，自空投下，其氎體重，即速墜地。光明長者復謂婆羅門言：「餘一新氎，我欲觀視。」時婆

羅門，即取新氈，持授長者。長者觀已，亦復如前，向空投下，其氈體輕，良久徐徐方乃墜地。

彼婆羅門即生信重，乃作是言：「光明長者有大威力，今此細氈，若新若故，我悉奉汝，不取其價，汝當受之。」

長者答言：「我家巨富，汝歷艱辛，安可無名受汝此物？我今各與汝千金錢，鬻yù我二氈。」時婆羅門得其價已，持還所止。

光明長者先以故氈，授彼家僮，後將新氈，自作淨巾，而常受用。乃至後時，光明長者用是巾已，向日曬²shài曝pù。

是時，頻婆娑羅王臣佐圍繞，方欲上殿，忽為暴風，飄其浴巾，落於王前。時頻婆娑羅王，謂侍臣言：「今此細氈，從何所來？唯應王者，乃可受用。」侍臣白言：「大王曾聞，轉輪聖王臨位七日，天雨黃金，王今統臨，天雨細氈，後必非久亦雨黃金。」

王言：「汝等知不？我聞佛記，光明長者現於人中受天勝福，今此細氈，必應是彼所用之物，風飄至此，可召其人而還授之。」

是時，光明長者即至王前，王言：「長者！佛先記汝，現於人中受天勝福，今此細氈，必汝所有，今還授汝。」

時，光明長者鞠躬伸手，捧受其氈，受已觀見，是己所有，即白王言：「此是我家所用淨巾，適因曝於日中，風飄至此，其事如實。」

王言：「長者！佛記於汝，受天勝福，吉祥相現，佛語諦誠，其事如是。」又言：「長者！汝今勝相若此，何不請王於汝舍中，暫一觀視？」

²校勘記：“曬”，底本為“噉”字。根據【元】【明】版本的“曬”及文義，現改為“曬”。（曬 shài：在陽光下曬干、晒干）。

長者白言：「願王今時幸我小舍。」王言：「長者！汝可先還備諸飲食。」

長者白言：「大王！受天福者，不假營造自然成辦，願王臨幸。」

爾時，頻婆娑羅王即與臣佐圍繞，出詣光明長者舍。長者前導，王至彼舍，於其外門，見守門婢，色相殊異，王乃暫住，長者白言：「大王何故住而不進？」

王言：「長者！我見汝妻，故乃暫住。」

長者白言：「此非我妻，是守門婢。」

王即前行至中門外，又見一守門婢，王復不進，長者白言：「王復何故住而不進？」王同前答。長者白言：「此非我妻，亦是守中門婢。」

王即前進入於中門，見摩尼寶地上，有蟲魚流水之相，王意謂是池沼，在此亦復暫住。長者白言：「大王何故住而不進？」

王言：「此處有水，故不前進。」

長者白言：「大王！此處無水，是摩尼寶所成之地。」

王言：「長者！若是寶地，何故有諸蟲魚流水等相？」

長者白言：「大王！上有旋輪彫diāo鏤蟲魚等相，下是摩尼寶光映照故爾。」王雖聞是說，猶故未信，即時取自指環huán，前擲於地，環擊地聲，王乃信是摩尼寶地。

時頻婆娑羅王既入其舍，處師子座。時長者妻出拜王前，而忽淚下。王言：「長者！汝妻何故見王垂淚？」

長者白言：「大王！妻拜王前，何敢垂淚？但為王所著衣有木煙yān氣煙薰目故，而忽淚下。是故，大王！受天福者，所欲飲食，有如意寶，自然能出。」

爾時，頻婆娑羅王在長者舍，住經七日忘還王宮。時諸臣寮，共詣阿闍世太子所，白言：「太子！王在光明長者舍，經今七日，於國政事，有所妨廢，太子宜往請王還宮。」

時阿闍世太子，即詣光明長者舍，白父王言：「我王何故忘還王宮？於國政事，有所妨廢。」王言：「我在此舍，始經一日，國有政事，汝豈不能暫代吾治？」

太子白言：「父王當知，住於此舍，已經七日。」

王聞是語，顧視光明長者問言：「實不？」長者白言：「實爾，大王！已經七日。」

王言：「長者！汝此舍中，觀於何相，以分晝夜？」長者白言：「華開華合，以分晝夜；異鳥和鳴，及不和鳴，以分晝夜；摩尼寶珠光現不現，以分晝夜。其或有華合而非夜，有華開而非晝；有珠光隱而非夜，有珠光現而非晝；有異鳥寂然而非夜，有異鳥和鳴而非晝。」

時，頻婆娑羅王聞是事已，即謂光明長者言：「我信佛語，真實無妄。佛所說汝現於人中受天勝福，其事如實。」時頻婆娑羅王言已，出長者舍。

彼阿闍世太子，方出舍時，私竊qiè取一摩尼寶珠名扇恒俱，授一侍人，還王宮已，召而謂言：「適所授汝摩尼寶珠，汝可持來，我欲觀視。」侍人開手欲奉太子，其珠不見，即時白言：「不知此珠失於何處？」是時太子，即將侍人而行捶打。

光明長者以天福力，即知其事，來問太子言：「何故捶打此侍人耶？」

太子答言：「我適汝舍，盜摩尼珠，授此侍人，今忽隱諱huì。我已作盜，此復轉盜，其罪愈甚，故行捶打。」

長者白言：「汝取我珠，此不名盜，今既不見，亦非他盜，此珠現今復在我舍。何以故？受天福者，方可用故。太子若復別有所欲，悉當奉汝，我無所悋lìn。」

時阿闍世太子，心生疑念：「我今於此長者，未有希取，將來我父頻婆娑羅王命終已後，我乃求彼財寶諸物。」作是念已，阿闍世太子與提婆達多，結構gòu異謀，害父王命。

乃至後時，殺其父已，自行灌頂，處於王位，乃召光明長者而謂言曰：「長者可為我兄，欲就汝舍而共居止，凡有所須，汝應給我。」

時光明長者作是思惟：「頻婆娑羅王正法治世，此人猛惡又復勃逆殺其父王，私自灌頂處於王位，今於我前，出矯jiǎo誑語。欲止我舍，我應隨順，我若違彼，必因此人，壞我家族。」作是念已，白言：「大王！我知汝心，必有所欲，願就我舍，凡有所須，隨意受用，我當於後却往王宮。」

阿闍世王言：「若能如是，乃為甚善。」作是議已，是時大王先詣其舍，長者還復來詣王宮。

長者所有天人吉祥勝相，寶藏諸物，長者行處而悉隨至。彼阿闍世王在長者舍，見珍寶藏，七遍出現，七遍隱沒，作是思惟：「今此舍中，寶藏諸物，必隨彼去，我不能得。我今宜應別設異謀，潛qián遣數人極兇惡者，同載一車，往光明長者所，盜竊qiè珍寶。」彼人到已，巧設計謀，伺行盜竊。

時光明長者，在高樓上，侍女圍繞。時諸侍女見此車中所載之人，先已默識是兇惡人，來作盜竊。侍女見已，笑指而言：「此是兇惡盜竊之人。」是時，長者忽聞笑言：「具知其事。」於是諸人隱之終夕，至明旦時，多人共見，咸唱是言：「阿闍世王是惡逆人，殺害父王，今復遣諸惡人，來長者所，偷竊珍寶。」

時，阿闍世王知是事已，即遣使人，來光明長者所，謂言：「長者！何故多人輕謗於我？」

時光明長者知王意已，即速驅逐惡人令去。長者即自思惟：「阿闍世王極大惡逆，殺害父王，豈非後時亦復於我？致殺害事，我今棄捨一切所有，憶佛先記，於佛法中，出家學道，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我今宜應投佛出家。」作是思惟已，即出寶藏，施作種種悲愍利樂布施等事。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卷第三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卷第四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賜紫

臣施護奉 詔譯

爾時，光明長者施作種種悲愍利樂布施等事已，而不告諸眷屬親愛，潛qián詣佛所。到已，頭面禮世尊足，前白佛言：「世尊！願佛今時施我善利，我今於佛法中，樂欲出家，受具足戒，而為苾芻，淨修梵行。願佛大慈，攝受於我。」

佛言：「善來於我法中，勤修梵行。」作是言時，光明長者鬚髮自落，僧伽梨衣自然著身，成苾芻相。然後執持應器及淨軍，持經七晝夜，心住正念，淨修梵行，威儀可法。如百臘là者。

佛以自著僧伽梨衣，與覆其頂，光明苾芻，諸根寂靜，一心正住。是時，空中有聲讚言：「佛於今時與滿意願。」光明苾芻即復發起勤勇堅固之意，諦觀五趣，生死輪迴，動轉循環huán，無有窮盡。眾生諸行，種種差別，墮生死中，唯佛正法，而能解脫。如是觀已，見四諦法，了知生死，遠離三界貪愛之想，視諸金寶與泥土等，斷盡煩惱，證阿羅漢果。三明六通，

悉得具足，最上無比，履lǚ空高舉，如意自在，於世名聞利養等事，而悉不著，釋梵諸天，咸來供養。

是時會中諸苾芻眾，見是事已，心生疑念，俱白佛言：「世尊！今此光明苾芻，以何因緣，未出家時，現於人中，受天勝福？入佛法中，始出家已，即能斷除一切煩惱，證阿羅漢？」

佛言：「諸苾芻！此光明苾芻宿種善根，今已成熟，逮得所利，如應決定，今正是時。是故光明苾芻，以宿善因緣，獲如是果。

「復次，諸苾芻當知，諸業果報皆從自因所作，非外地界所成，亦非水火風界所成，亦非從餘蘊處界成，若善不善，皆由自業，獲諸報應。」

爾時，世尊為諸苾芻說伽陀曰：

「一切眾生所作業， 縱經百劫亦不忘，
因緣和合於一時， 果報隨應自當受。」

佛告諸苾芻：「汝等諦聽光明苾芻往昔因緣。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毘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其佛與六百二十萬苾芻眾，遊行到滿度摩底大國城中，安止一處。彼國有王，名滿度摩，其王正信，正法治國，國土廣大，人民熾盛，安隱豐樂，離諸疾苦饑jī饉jǐn等難，亦無鬪dòu諍怨害盜賊恐怖，人民和順，善相具足。

「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積財，於法正信，其家大富，財寶無量，與毘沙門天王等無有異。時彼長者，知毘婆尸如來與苾芻眾，來至城中，即自思惟：『我欲請佛及苾芻眾飲食供養，及就我舍安居三月。』作是思惟已，詣彼佛所。到已，頭面禮佛雙shuāng足，退坐一面。

「時，毘婆尸佛乃為長者，如其所應，宣說法要，示教利喜。積財長者聞正法已，即從座起，整治衣服，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我今請佛及苾芻眾，就我舍中，飲食供養及就我舍，安居三月，一切所須供給承事，願佛慈悲赴我所請。』毘婆尸佛即時默然。積財長者見佛默然，知己受請心生歡喜，頭面禮足，即出佛會，還復自舍。

「是時，滿度摩王聞毘婆尸佛與六百二十萬苾芻眾，遊行到此國城之中，即作是念：『我今請佛及苾芻眾，就我宮中，飲食供養，及就我宮安居三月，一切所須，隨應供給。』作是念已，即與臣佐官屬圍繞，詣彼佛所。到已，頭面禮佛雙足，退坐一面。是時彼佛如其所應，為說法要，示教利喜。王聞法已，即從座起，整治衣服，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我今請佛及苾芻眾就我宮中，飲食供養，及就我宮安居三月，一切所須，飲食衣服，臥具醫藥，隨應供給，承事供養，願佛慈悲受我所請。』

「佛言：『大王！我已先受積財長者所請。』

「王言：『願佛且就我宮，飯食供養，我當告勅chì積財長者。』

「佛言：『大王！法爾不應違於先請。』

「爾時，滿度摩王頭面禮毘婆尸佛足禮已，即從佛會，還所居宮，亟jí遣人使詣積財長者所，傳教勅言：『汝今當知，我已先請毘婆尸佛及苾芻眾，汝可別日營辦供養。』積財長者白使者言：『願王哀察，我已先請彼佛及苾芻眾。』

「使還白王，王復遣告長者：『汝今居我國中，於理亦應我先供佛。』長者白使者言：『大王若言居王國中，王合先請者，理實不然；願王今時勿相違礙。』

「使還具白，王復遣言長者：『當知設汝所請，我亦不障，然若能造勝上食者，佛當自赴。』」

「爾時，積財長者聞是語已，即於是夜，燃以香木，營辦種種清淨最勝上味飲食。滿度摩王，亦於宮中，辦造飲食。至明旦時，長者舍中，敷設莊嚴妙好床座，及淨水器，安布已訖，遣人詣佛，白彼佛言：『飲食已辦，食時亦至，願佛降赴，今正是時。』」

「爾時，毘婆尸佛與苾芻眾，食時著衣，執持應器，詣積財長者舍，受其供養。到彼舍已，佛先洗足，處於最上妙好之座；諸苾芻眾，亦各洗足，次第而坐。積財長者恭敬合掌，前禮佛足。禮已，即持最上飲食，躬自奉上佛世尊已，次第各各奉諸苾芻。是時，彼佛及苾芻眾，飯食訖已，收置其鉢盂guàn手清淨，次第安坐。積財長者，亦於佛前，恭肅而坐，聽佛說法。

「爾時，毘婆尸佛為積財長者，如其所應，宣說法要，示教利喜。長者得聞法已，心大歡喜，頂禮佛足，積財長者如是供養已，佛出其舍。

「爾時滿度摩王，尚於宮中，營辦飲食，求勝長者，乃謂侍臣言：『我此宮中，眷屬嬪御，而甚廣大，何人善為營造勝上殊妙飲食，而能勝彼積財長者？』侍臣白言：『大王但當禁止諸賣薪者，而彼長者自不能辦供佛之膳。』王如其言，即令禁止：『若固賣者，不應住我國中。』」

「時積財長者聞有教勅禁賣薪者，心生忿恚，即作是言：『今我舍中，自有香木，何須彼薪以焚身邪yé？』是時長者，舍中先燃香木，及以香油，營造飲食，是香普薰彼大城中。

「滿度摩王聞是香已，問侍臣言：『今此妙香，從何所來？』侍臣白言：『此是積財長者燃以香木，營造飲食，是彼餘香，來至於此。』」

「王聞是語，知佛已赴長者所請，轉復愁惱，謂侍臣言：『今我宮中，何無香木？』侍臣白言：『市無香木，其何能得？大王當知，彼積財長者家雖巨富，而無子息，一旦終歿mò，必無繼嗣，凡彼所有，悉歸於王。』時滿度摩王，雖聞是語，亦復不悅，臣白王言：『大王！且止愁惱，王當別日請佛供養，如王所欲，我悉能令勝彼長者。』」

「爾時臣佐作是言已，即於滿度摩底城中，悉令除去一切沙礫lì不淨等物，以旃檀香水，灑令清淨，列淨水瓶，焚諸妙香，以真珠寶，交錯垂布，立諸幢幡，散種種華，猶如天中歡喜之園，等無有異，清淨莊嚴，眾寶具足；敷置種種妙寶之座；營辦廣大，細軟甘美，種種上味，清淨飲食色香具足，如天蘇陀悅意上味，如是飲食，所應供養三界中尊。既安布已，時諸臣佐，俱白王言：『今此大城，內外清淨，種種莊嚴，上味飲食，悉已成辦，願王請佛，飯食供養。』」

「時滿度摩王，見是事已，心生歡喜，即遣使者，詣毘婆尸佛所，而白佛言：『飯食已辦，食時亦至，願佛降赴，今正是時。』爾時，毘婆尸佛與苾芻眾，食時著衣，執持應器，詣滿度摩王宮，受其供養。到已，佛先洗足，處於最上妙好之座，諸苾芻眾亦各洗足，次第而坐。時滿度摩王，即持寶吉祥瓶，自佛已降，遍行淨水，以佛神力故，有吉祥龍，自然住空，持百傘蓋，覆佛世尊及苾芻頂。王第一妃執其珠金眾寶莊嚴上妙寶扇侍立佛側，餘諸宮嬪亦執寶扇侍苾芻側。時滿度摩王，前禮佛足。禮已，即持上味飲食，躬奉世尊，然後各各，奉諸苾芻。」

「爾時，積財長者知佛亦赴滿度摩王所請，即時遣人，潛qián詣王宮，觀其敷設莊嚴飲食等事所作何若。是人至彼，具見殊勝，貪止不還，如是累遣人去，亦復不還。最後長者即亦自往，至王宮已，備見莊嚴供養等事，乃自思惟：『今王宮中，如是敷設，不知何人而能辦作？我家何故無能此者？』作是念已，還歸自舍，謂守庫人言：『汝可取諸金寶置於門首，有來求者，隨意當與，勿須引入，我不能見。』時積財長者，作是念已，即入舍中，寂止一處，楮zhǐ頤yí不悅。

「是時，帝釋天主以淨天眼，見是事已，乃作是念：『今此界中，積財長者布施供養毘婆尸佛，是為上首施主，彼心淨信，我宜變身助其營造。』作是念已，隱帝釋天主身，現婆羅門相，詣積財長者所。到彼舍已，謂守門人言：『汝可入告長者言：「有憍尸迦族婆羅門，今在門外，欲見長者。」』守門人曰：『長者有言：「凡有來者，不應引入，或有所求，隨意當給。」汝婆羅門！若有所欲，宜自持去，何故須求見長者耶？』

「婆羅門言：『我於諸物，都無希取，然今但欲求見長者，汝宜為我速入通達。』

「時守門人，即入白言：『有一憍尸迦族婆羅門，今在門外，欲見長者。』長者告言：『汝可謂彼婆羅門曰：「若有所求，自當持去，何故須欲求見我耶？」』

「時守門人，即出具告。婆羅門復言：『我無所求，唯欲與彼長者相見。』時守門人，再白長者。於是長者，許其相見。婆羅門入已，白長者言：『汝今何故楮zhǐ頤yí不悅？有何憂愁？』

「爾時，長者說伽陀曰：

「『我不說憂事， 說亦不能脫，
 若令我得脫， 我即為汝說。』

「時婆羅門言：『汝但具說憂愁所因，我必為汝善解其事。』時，積財長者具說所因已，彼帝釋天主即攝婆羅門相，還復本身，謂長者言：『我是帝釋天主，我今當遣毘首羯磨天子，來助於汝，營辦勝上飲食供佛。』作是語已，隱復天宮，即勅毘首羯磨天子言：『汝往積財長者舍，潛qián助營辦供佛之事，不亦善乎！』」

「時彼天子奉帝釋命，潛qián助長者，乃以神力，即變大城，悉令清淨，如天境界；敷設種種上妙珍寶嚴飾之具，天諸寶座，天妙飲食，皆悉具足；有愛囉嚩努龍王，自然住空持白傘蓋，覆於佛頂，餘吉祥龍，各持傘蓋，覆諸苾芻頂。有天童女，執金寶莊嚴最上寶扇侍立佛側，餘諸天女各執寶扇侍苾芻側。時積財長者，即持種種上味飲食，躬自奉上佛及苾芻。

「時滿度摩王，即謂使者言：『汝可潛詣積財長者舍，觀其敷設莊嚴飲食，其事何若？』使者奉命，即潛詣彼，具見莊嚴殊異等事，見已忘還；復遣近臣去，亦不還，遣太子去，亦復不還；乃至最後王自詣彼，潛立門側。

「爾時，毘婆尸佛知王在外，即謂長者言：『汝先因滿度摩王發不善語業，斯為罪咎；其王今在汝舍門外，汝可速出悔謝其過。』長者即出，見其王已，悔過自責，迎王前入。王入舍已，具見種種天妙莊嚴及飲食等，見已悉忘前事，乃謂長者言：『汝所供佛，勝上若此，如能日日如是供養佛及苾芻，斯無等比。』」

「時積財長者起清淨心，前禮佛足，發是願言：『願我以此，如實布施佛及苾芻，所作善根，當生獲得大富自在，一切具足。所生之處，得於人中現受天福，不起多貪，具離貪行。願如今日，得善法利，值佛正法，歸佛出家。』發是願已，毘婆尸佛及苾芻眾，即住長者舍，安居三月。」

爾時，釋迦牟尼佛告諸苾芻言：「於汝意云何？爾時毘婆尸佛法中，積財長者豈異人乎？今光明苾芻是也。彼時於滿度摩王所，出不善語業，由是因故，果報無失，於五百生中，與母同其火焚，乃至今生，亦復如是。然於毘婆尸佛所，先種善根，及發大願，今已成熟，為大富長者，一切具足。現於人中，受天勝福，所作善利，乃至威力等事，與彼毘婆尸佛時，等無有異。而今最後於我法中，出家學道，斷諸煩惱，證阿羅漢。

「諸苾芻！以是因緣，汝等當知，一切眾生，若造一黑業因，決定當受一黑業報；若造一白業因，決定當受一白業報。是故，諸苾芻！若黑業因、若白業因，一一果報，決定無失，當知皆是自分所作。汝等諸苾芻，應如是修學。」

佛說此經已，諸苾芻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卷第四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卷第一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賜紫沙門

臣施護等奉 詔譯

爾時世尊，從本座起，詣安陀林，於一樹下，晝日棲止，宴寂而坐。是時諸苾芻眾，於其園林，別會一舍，依次而坐，所謂尊者阿難、尊者聞二百億、尊者阿泥樓駄、尊者舍利子，如是等諸苾芻眾，既共集會，乃相謂言：「世間人眾，何所修作，多獲義利？」

尊者阿難言：「色相行業，若人修作，多獲義利。」

尊者聞二百億言：「精進行業，若人修作，多獲義利。」

尊者阿泥樓駄言：「工巧行業，若人修作，多獲義利。」

尊者舍利子言：「智慧行業，若人修作，多獲義利。」

如是說已，咸作念言：「我等今者言說差別，不相齊等，所謂各各建立最勝。若以此義，往問世尊，必為我等隨應宣說。如其所說，我等奉持。何以故？世尊大師，能斷疑故，是大悲者。譬如日光燭諸幽暗，以一切智，破諸疑惑；解除苦網救度有情，令歸正道；等視有情，猶如一子；一切法中，而得自在；以一切法，作大利益。大牟尼尊，能與一切息諸疑惑；佛常勤為解除疑結，是故我等宜共往問。」

時諸苾芻互言議已，欲往見佛。

是時世尊在於林中，以淨天耳過於人耳，聞苾芻眾以如是事集會議論，即從三摩地起，詣苾芻所。時諸苾芻，前迎世尊，設座奉請。佛就座已，告苾芻言：「諸苾芻！向聞汝等共相議言：『世間人眾，何所修作，多獲義利？』初阿難言，色相修作多獲義利；聞二百億言，精進修作多獲義利；阿泥樓駄言，工巧修作多獲義利；舍利子言，智慧修作多獲義利。如是說已，又起念言：『所說差別，不相齊等，所謂各各建立最勝。若以此義，往問世尊，佛必為我隨應宣說。如其所說，我等奉持。』是事云何？」

諸苾芻白佛言：「誠哉！世尊！我等向者為以此緣集會議論，願佛今時開決疑惑。」

爾時世尊為發此緣，說伽陀曰：

「色相工巧與精進， 智慧於中為最勝；
若諸有情修福因， 所獲福果又極勝。」

說是伽陀已，復告苾芻言：「諸苾芻，或時有人，於色相等，若隨修作，非一切種、一切時，多獲義利。若修福力，於一切種及一切時，多獲義利。諸苾芻！如福力者，我不見有一法，而諸有情隨修作已，多獲義利。何以故？諸苾芻！我念過去世時有王，名曰眼力，安止王城，善布國政，威神廣大，安

隱豐 fēng 樂，人民熾盛。其王有后，名曰廣照，色相殊妙，人所樂見。彼廣照后後於一時，與王同會，嬉戲娛樂，由戲樂故，誕生一子，容止端嚴，人所樂見，殊妙過人，具天色相。而彼太子生生廣植妙色相因，由彼具足殊妙色相，是故今為立名色力。如是次第乃至其後，別生三子：彼第一者，精進具足，第二工巧具足，第三智慧具足。

「復次，苾芻！彼廣照后，最後復有一子託 tuō 陰 yīn，是日忽然其王宮中，種種珍寶自天而降；復有微妙種種莊嚴珠寶、露幔，俱時出現，覆王后上。時眼力王，見是希有殊特事已，中心異之；即召相師，而詢問言：『今此希有殊特之相，其故云何？』

「相師對曰：『大王當知，王后有子，託質聖胎，其子大福，具大威德，當具名稱。』

「王聞語已，復生驚歎，乃至後時，其廣照后，忽起思念，乃作是言：『大哉！我今欲乘上妙師子之座，覆以白蓋及須寶拂。』即以此事，具白於王。王聞其言，心生歡喜，勅 chī 令周徧 biàn 清淨嚴潔 jié 宮城內外，如其所欲，悉為辦造。

「又復一時，彼廣照后，忽起思念，乃作是言：『我今往彼大金寶聚，踞於其上，隨意舉手，自取金寶，普為一切，廣行布施，使匱乏者財寶豐 fēng 盈。』以事聞王，王隨所作。

「又復一時，彼廣照后，忽起思念，乃作是言：『快哉！我今欲令釋放一切禁繫。』以事聞王，王隨所欲，勅 chī 令內外，釋諸禁繫。

「又復一時，彼廣照后，忽起思念，乃作是言：『快哉！我今欲遊園林。』以事聞王，王隨所欲，使淨園林，令其觀賞。

「又復一時，彼廣照后，忽起思念，乃作是言：『快哉！我今於此宮屬多人眾前，以如是事，發誠實語：「若我真實有

福報者，惟願天人速疾奉我殊妙莊嚴勝師子座。我若得已處其座上，廣為人眾宣說法要。』』如是言已，顥 yóng 俟 sì 諸天降希有相。以事聞王，時眼力王即於宮中，勅令周遍清淨嚴潔 jié 所有王城內外，一切人眾悉著淨衣及妙嚴飾，各持異香華鬘，咸來集會。時廣照后以眾嚴具殊妙嚴飾，宮嬪 pín、眷屬、侍從圍繞，出詣眾前，相好莊嚴，其猶天女；一切人眾，咸所瞻仰，俱生歡悅。是時王后，於諸有情，隨起慈心，仰瞻虛空，以其真實加持力故，說伽陀曰：

「『 天主人主及解脫， 是三福力若最勝；
由此真實我今時， 願天速布師子座。』

「說是伽陀已，即時忽然天降勝妙師子之座及散妙華；空中諸天，悉皆胥 xū 悅。時彼人眾，見是希有殊特事已，咸生愛樂，俱共歎異，說伽陀曰：

「『 希有大福大力能， 一切世間今供養；
人間所欲天能成， 彼天福力為勝上。』

「時廣照后，心生歡喜，處師子座；昇是座已，即時大地六種震動，其師子座，從地踊起，住虛空中，高七人量，復有種種殊妙珍寶莊嚴，露幔覆於座上。彼諸人眾，見是福力瑞相殊特，生欣樂意，各以所持異香華鬘，供獻王后，合掌肅恭，以利益心，居前而坐，聽受其語。

「時眼力王，見是事已，極大歡悅，與諸官屬，合掌肅恭，依次而坐。

「爾時廣照后，即說伽陀曰：

「『 人當修作諸福因， 如彼所作勿間斷；
隨其樂欲施作時， 由福藏故獲妙樂。』

「說是伽陀已，空中自然有聲讚言：『汝今善說！最上善說！』又復空中，奏天微妙可愛音樂。其眼力王與諸人眾，聞

說伽陀，時自然天降殊妙衣服及莊嚴具，各墮其身，王及人眾，即以所降衣服莊嚴，前奉王后，異口同音，作是讚言：『善說！善說！』即時王后，從師子座，自空徐下，安處于地。爾時天樂即隨停止，復奏人間所有音樂，王及人眾，咸生尊重。廣供奉已，悉皆歡喜。時廣照后，迴入宮中，既入宮已，彼師子座，空中隨隱。時諸人眾，顯明觀見，如上瑞相，歡喜讚言：『奇哉福力，具大威德。奇哉福力，是甘美果。』

「爾時廣照后處于宮中，諸所思作皆悉止息；乃至其後，滿足十月，日初出時，誕生太子，色相端嚴，人所樂見；即時大地六種震動；於其宮內，空中自然雨七珍寶；王城內外，遍一切處，悉雨種種天妙衣服，及雨最上悅意妙華；處處所有華樹、果樹，開敷結實；觸處布灑，霏微甘雨；四方徐起，調適和風。太子生已，安處于地；即時四大天王，以其威神，忽然地裂，踊出上妙眾寶莊嚴勝師子座，以奉太子。帝釋天主，以天妙蓋及眾寶拂，持覆其上。忉利天眾，雨天妙衣及寶露幔，又或雨其種種珍寶，或莊嚴具，或妙衣飾，或天妙華，或復末香、塗香、華鬘，或天音樂出妙歌音。毘首羯磨天子，以天神力，王城內外，除去一切荊棘、沙礫 lì，布以繒帛，珠璣莊嚴，豎立微妙眾寶幢幡，遍灑清淨旃檀香水，周匝安置諸妙香瓶，散種種華，乃至一切悅意施設。復次，有百大象，從曠野中，自然來入王宮，住於廐 jiù舍。復有百牛來于田里，不以耕耘，自然依時，一切種子，具足成熟。

「復次於其師子座下，有五大藏，眾寶充盈，顯開其門，隨取給用，終不能盡。又復爾時，所有一切，怨對有情，於須臾間，慈心相向。

「爾時太子，以宿命力神通威德，生已即時觀察四方，說伽陀曰：

「『人當修作諸福因， 如彼所作勿間斷；
 隨其樂欲施作時， 由福藏故獲妙樂。』

「是時空中，別有一類天眾，見此廣大神通威德希有殊特福力事已，皆生歡悅，深心愛樂，為其發起福威力故，說伽陀曰：

「『四大王天諸天子， 忉利天宮天主等，
 彼諸福力極可愛， 見此勝福復忻樂。』

「時眼力王，與其宮嬪 pín、侍衛、眷屬、耆 qí 舊 jiù 臣佐等，顯觀如是吉祥勝相，咸生歎異，作如是言：『奇哉！太子，有大福力。奇哉！太子具大名稱。今人中生，乃有如是天中吉祥廣大勝相，俱時出現。』時王歡喜，憐 lián 愛子故，勅 chī 主藏者：『汝今應開我之庫藏，廣出一切所有金寶，我當為施所有一類善祝願者，使彼皆得財寶豐 fēng 盈，令其為我妙善稱讚，廣作福事；然復願我生生廣集吉祥勝福，當為太子安立名字。』即時謂彼諸臣佐言：『今此太子當立何名？』

「近臣白言：『大王！今此太子，現生廣有吉祥福力勝相出現，是故宜應立名福力。』即時王勅 chī 福力為名。

「爾時王以福力太子，授其八母：二母抱持，二母乳哺 bǔ，二母濯 zhuó 浣 huàn，二母嬉戲。令彼八母，依時養育、乳哺、濯浣及戲翫 wán 等，乃至餘諸妙好樂具，一切供給，受用豐足，願速成長，如淨蓮華處於池沼。其後太子漸成長已，習學諸書，隨學即能窮究奧妙，於刹帝利王種族中，乃至一切所應學者，學悉通達。而彼太子，深信賢善，內心清淨，一切所行，自利利他，具悲愍者。於法自在，哀拯有情，作諸布施，無所積集，一切能捨，大捨遍捨，無有少分而不捨者。謂若沙門、婆羅門，貧窮孤露、諸乞丐者，或有來求自身血肉，是時太子於乞丐人，即起慈心，觀如虛空，乃作是念：『快哉！我今令其乞者得滿

所願，隨即施與，況復所有金銀珍寶，飲食衣服，塗香華鬘，諸臥具等，及餘所欲諸受用具，願我一切應念出現，得已施彼一切求者，使令意願皆悉圓滿。』」太子具是德故，名稱遍滿於閻浮提，下至龍界，上徹梵天，一切普聞。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卷第一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卷第二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賜紫沙門

臣施護等奉 詔譯

「復次，福力太子乃至後時，與彼四兄出遊園苑；而於中路，有無數千針口餓鬼，居山半腹，容貌羸léi瘦，其猶聚骨，遍身熾焰，鬼眾圍繞人所不見，唯福力太子先覩dǔ其狀。而彼餓鬼，合掌居前，白太子言：『汝大福德，有大名稱，是悲愍者。我等飢渴，苦惱所逼，願今餉xiǎng我少分飲食。我等宿世造慳悋因，故此生中墮餓鬼界，無數千歲不得水飲，況復於食而可見邪yé？』

「時福力太子，仰瞻虛空，即起悲念：『快哉！我今若得天降少分飲食，當用餉此諸餓鬼眾。』是時忽然有多飲食，自天而降。福力太子，即以此食，餉諸餓鬼。彼餓鬼眾，宿業力故，悉不能見，咸作是言：『太子！我昔聞汝是悲愍者，何故今時不以飲食餉於我等？』

「太子告言：『我以天降飲食，前授汝等，云何于今不取食邪yé？』

「餓鬼白言：『太子！我等宿業力故，悉不能見。』

「時福力太子，復起是念：『愍哉！慳悋是不可愛。』乃作是言：『若諸福報有大力能，以我如是真實語故，令此餓鬼

得見飲食，一切隨應皆能取食。』發是言已，彼諸餓鬼，悉能見食，即時各變，面相如人。福力太子，心生歡喜，遂以飲食，恣其所取。

「彼餓鬼眾，既得食已，頓止飢渴，身力完具，壯實充盛，無醜 chǒu 惡形，乃於福力太子，各起清淨歡喜之意；即時命終，皆得生於兜率天上，旋處空中，白太子言：『太子！我等得生兜率天上，皆由汝之威神建立。』」

「福力太子，聞此妙善語已，深大慶悅，即時前進詣園林中，與彼諸兄，共會議言：『世間人眾，何所修作，多獲義利？』」

「彼色相具足者言：『今此世間色相行業，若人修作，多獲義利。何故知邪 yé？謂若有人，他昔未見，見即歡喜；昔未信重，見已信重。如我往昔，師尊仙人，亦作是說，若有具足妙色相者，為人所喜，妙色可觀，瞻奉愛樂；猶如智人，樂最上法，設諸供養。』」

「復次，精進具足者言：『非修色相多獲義利！今此應知，精進行業，若人修作，多獲義利。何以故？雖修色相，而無精進，豈能現世及他世中，獲可意果？或謂色相多獲義利者，彼是愚人，癡見所覆。如我所說，精進行業，於現世中能成可意果者，謂猶農夫植種，商賈獲利，仕者受祿，學人通教，修習禪定，得輕安果，皆為現世精進所成諸可意果。又此精進，於他世中能成可意果者，謂生善趣及生天界，大富自在，現證解脫，皆為他世精進所成諸可意果。由此一切功德，皆以精進而為依止。又此精進，能治怯弱，若運精進，無有少法而難成者。』」

「復次，工巧具足者言：『汝諸仁者，雖復多種所說，而實不能稱可我心。何以故？所有精進，若無工巧，而終不能現有所成；若復精進同工巧作，乃能如實所作現成。是故應知，工巧行業，若人修作，多獲義利。又復具工巧者，若王、若臣，

若沙門、婆羅門，諸長者等，乃至下族中人，及諸工巧之者，悉來供獻。』

「復次，智慧具足者言：『汝等當知，人所修作，多獲義利者，且非色相，亦非精進，又非工巧。何以故？所觀色相，若無智慧，雖復相似而不淨妙。所起精進，若無智慧，雖得義利而無有成。所作工巧，若無智慧，雖復營修不能攝持。是故應知，智慧能成一切事業，若人修作，多獲義利。又此智慧，能得色相，能成工巧，能發精進，能獲人中一切妙樂。』

「爾時福力太子，熙 xī 怡 yí 瞻視具智慧者，而謂之言：『如是，如是！汝言真實。所有色相、工巧、精進，若無智慧，不能多獲義利。故知智慧普能攝持諸如實果。仁者！然此智慧若無福力，諸有所作，亦不得成。是故實知，若人修福，多獲義利。何以故？福是純一果，福為光澤果，福為可意果，福是適悅果。如是福果，我不能盡說其功德，今為汝等，使開覺故，於福門中，說一少分，汝等善聽。由有福故，能獲色相，福具精進，福得吉祥亦獲大富，福具智慧，福能歌詠正法功德，福具聰利，福遊正道，福生上族，福得宿念，福具名稱，福圓戒行，福能布施，福力常得諸根不壞，福常快樂，有福常受智者所供，福完諸力，福常會遇善友知識，福力能作一切事業——謂若耕植田里，或復商賈求利少施其功大獲積集，富盛自在。有福即能於思念間，虛空自然雨其衣服飲食珍寶，一切具足，隨受快樂。福獲可意妙好舍宅；福於現世，及於他生，常得姝麗、妻女、眷屬及財穀 gǔ 等。福者所行之地，自然無其荊棘沙礫 lì，住立平穩；福者亦獲廣大身相；若有患人，福者手所觸時，病隨輕差；又復福者隨觸於人，即能出彼飲食、衣服、珍寶、財穀，給用無盡；福者常得天龍夜叉羅刹鬼等隨處衛護，其猶雨時護苗稼神守護亦然。福者常得多人尊重愛樂；福有善

譽，福為人讚。福常能具諸善法分；福者語言人所信順；福者常得光澤可愛；福者常出微妙梵音；福者身軀 zhī 自然柔軟；福者常發妙善語言；福者常值良友智人不壞眷屬；福者無病；福者為人所愛；福獲財利；福者勇猛。又大福者，得為人王，無不具足，離諸疾病；福者常得富盛不壞；福者獲得轉輪伏藏，七寶具足；福者能於虛空中行；福者威光與日月等；福者得成月天；福者得成日天；福者得成梵王；福者得成帝釋；福者能於天宮樓閣中行，如彼天子；福者有大力勢，如阿修羅王；福者常生善趣；福者捨離惡趣；福者常獲最極難得悅意妙華；福者所作成就；福者能為世間作諸照明；福者常得天、人、阿修羅等正信供養。』

「太子說是諸福事時，四兄異見，修作不同，於是太子，又復言曰：『我今欲與諸兄潛 qián 適他國，隨所住處，證驗其事。為當色相人多修邪 yé？或復精進、工巧、智慧福力人多修邪？』

「是時四兄聞其言已，悉隨所行，不復告白父王，即適他國。入一國已，易其裝飾，各求棲止。時色相具足者，以妙色故，人所瞻覩，皆生悅意，隨獲富盛，受用資養。精進具足者，以勇力故，能有所取；而忽見一迅流大河，深廣可怖，中有極大旃檀香樹，彼精進者，取得其樹，貨易獲利，而成富盛，受用資養。工巧具足者，以工巧力，隨作諸事，由獲富盛，受用資養。智慧具足者，以巧智故，能解勝怨，復能親附有財力者，悅可其意令生歡喜，隨獲衣飾及財寶等，如所快樂，受用資養。

「爾時福力太子，隨自勝福大威德力，周行施作利益福事。一日忽過貧人之舍，乃入其中，以彼太子福威力故，是舍忽有廣大吉祥勝相出現，金寶財穀 gǔ，周匝充盈。時彼貧人見已驚怪歡喜，思念：『此如是事，昔所未有，由何所起？從何所來？

豈非此人來我舍中，是其威力之所致邪 yé？』又念：『我昔極受貧苦，今獲勝利，一切豐 fēng 盈，必由是人來此所致，使我舍中吉祥相現。此人大福，有大名稱，宜應於彼尊重供養。』由是尊奉，相續無間。太子於其貧人舍中，致諸富盛，令快樂已，乃至後時，遍流聲譽：『某甲舍中，昔甚貧匱，有一異人，來入其舍，彼威力故，是舍忽然吉祥相現。』諸人聞已，於福力太子咸生信重，俱共讚言：『奇哉！勝福，有大力能。』

「又以太子福威力故，於彼方處，華樹果樹，開敷結實，時令不愆 qiān，遍灑甘雨，種子生成，而得滋茂。時諸人眾，於福力太子，深生愛樂，俱來瞻仰。是時太子，為諸來者普攝其心，故作是念：『快哉！今時我此舍中，可能獲得一切珍寶，種種樂具，及諸妙巧悅意等物，給所來者使令具足。』發是心時，應念即現諸珍寶等，皆悉豐 fēng 盈。時諸人眾，驚異歎言：『奇哉！大福，為甘美果。』乃於太子咸生尊重。是時太子，即為諸人，如其所應，以四攝法，平等攝持，悉令和合，所謂同一布施、愛語、利行、同事。由是名稱普聞一切國邑聚落。

「乃至後時，太子漸次到一國中，見其國王治罰一人善醫業者，勅彼獄官，破其身軀 zhī，斷截手足。流血既多，楚毒苦惱，是時被治罰人見太子已，發大苦聲，啼泣告言：『仁者！救我。仁者！救我。』太子即時惻愴斯事，乃自思惟：『我今作何方便救此人苦？』由是念間，忽生智解，如我所有施作福力世間現見。作是念已，悲心內激，即破自身，多出其血，授彼令飲，苦惱得除。太子又見手足已斷甚大苦惱，即取利刀斷已手足，置於彼人手足斷處。是時太子觀察虛空，普於一切有情隨起慈心，即發廣大真實願言：『我於此生，曾無少分不善

之業，若我所說為真實者，願令此人手足斷處，即於今時支節相合，平復如故。』發是言已，彼人即時支節相合，身體完具，平復如故。太子見已，意願圓滿，即作是念：『我以勤勇，所作得成，出自身血，救此人苦。斷自手足，續其支節。又以真實大誓願力，使彼身命全復如故。願我以此最上善根，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當以法味授於彼人，畢竟令住安樂涅槃。』發是願時，一切大地六種震動，帝釋天宮亦復震警。

「爾時帝釋天主，即自思惟：『此何事相？』而復觀察，乃見福力太子作彼最上極難行事，歡喜歎異。又念：『今此大威德者，作是難事，何所求邪 yé？我今宜往證驗其故。』即變婆羅門相自天而降，住太子前告言：『太子！我向見汝斷自手足，何所為邪？』

「太子答言：『仁者！他有苦惱，即我苦惱；若他快樂，即我快樂。故我向者見一被治罰人，甚大苦惱，我時乃以真實力故，棄 qì 捨自身手足支分，填續其所斷割處，願力真誠，彼獲如故。』

「是時帝釋天主，愈生歎異，即復本形，告太子言：『汝今豈非以不實心，或異所求，或退轉故，捨自身邪？』

「太子白言：『天主！我所棄捨自身手足，無不實心，亦無異求，又非退轉。』

「帝釋復言：『汝若然者，云何使我證知是事。』

「太子白言：『天主！汝豈不聞，如我所作，皆真實力。』太子即於一切有情，隨起慈心，觀察四方以實願力，說伽陀曰：

「『若我所言是真實， 貪愛自身為纏縛；
 真實不退轉今時， 願我此身即如故。』

「說是伽陀已，太子身軀 zhī 即獲如故。由是空中遍雨天華，奏天微妙可愛音樂，和風徐起，現諸瑞相。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卷第三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賜紫沙門

臣施護等奉 詔譯

「爾時帝釋天主，見是福力，現生果報，希有瑞相，又知人天悉皆胥 xū 悅，心頗異之。乃謂福力太子言：『太子！汝今如是勤修勝行，有何所求？』

「太子白言：『天主！我為求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拯拔一切有情，出生死海，悉令安住究竟涅槃。』

「時帝釋天主，知福力太子勤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深心不動，猶若須彌，稱可其意，作是讚言：『善哉，善哉！大士！汝有廣大最上願力，必當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言已，隱身不現。

「復次，於後彼國之王耆年而終，其王未立灌頂太子，於是王之宗族臣佐人民，共會議言：『我等于今當令何人紹灌頂位？』時一人言：『若有福力大名稱者，可宜紹位。』如是言已，眾意悉同，即遣使人周行求訪。

「是時福力太子，當繼王位，善根開發，與諸侍從，出遊園林；太子行時，道路平坦，觸處皆無荊棘砂礫 lì；於其中路，吉祥相現：細雨散空，旋布其頂；異色飛鳥，順次宛轉；童男童女，發勝妙聲，踊躍奔馳，咸生歡悅；一切人眾，身毛喜豎，皆得輕安。又聞空中悅意之言。太子觀斯事相，即起思念：『此相出現，我當決定紹灌頂位。』作是念已，進詣園中，受諸福樂。其園有一大無憂樹，華開茂盛，太子於彼安然寢寐。諸同往者，樂華果故，各於園中，隨處遊賞。又復太子，福威力故，

彼有龍王，忽然從地涌出千葉微妙蓮華，其量廣大，色香具足，最上可愛。而彼龍王，又以神力徐置太子在蓮華上；爾時太子都無動覺。由是漸過食時，日正中分，餘諸樹影悉皆移動，唯無憂樹影覆太子身，如故不動。又彼園中諸餘華樹，皆悉傾向，大無憂樹，吉祥勝相，悅意可觀。

「時福力太子，夢見自身處穢污上，又見自身穢污所染，又見自以舌舐 shì 虛空，又見自身蓮華中立，又見自身上起山峯，又見眾人頂禮於己。太子寤已，隨應占察如上所夢：『如我夢見自身在於穢污上者，我必應居灌頂王位，大富自在，斯為前相。如我所見穢污染身者，我應處于大師子座。如我所見上起山峯者，我應於一切處常居最上。如我所見眾人頂禮者，我應為彼眾所尊重。如是等事，審占其相，我今決定為灌頂王。』

「爾時彼國臣佐，先遣使人周行求訪到彼園中，具見太子次第相續吉祥勝相；心生驚異，此大福力，有大名稱。即時速還，具陳上事。時諸臣佐，聞彼言已，皆生歡喜。即依法儀，悉備 bèi 所須，行詣園中，授其灌頂，到已見諸吉祥勝相。

「時福力太子，即於微妙大蓮華上，結加趺坐。以福力開發故，四大天王奉天莊嚴大師子座，帝釋天主奉天妙蓋及眾寶拂，忉利諸天奉種種寶嚴飾露幔，散眾寶華如雲而下。四大王天諸天子眾，雨種種寶，奏天微妙可愛音樂，及散妙衣。國中園林，周遍清淨，一切悉無荊棘砂礫 lì。豎立幢幡珠繒交絡，設妙香瓶，散諸異華與天宮等。帝釋天主，勅毘首羯磨天子，普於園林，悉令化出四寶所成廣大樓閣，以備太子隨意受用。時彼臣佐，又觀如是希有勝相，轉復異之，咸各肅恭，虔命太子處師子座，頂禮尊奉，如其法儀，為授灌頂。太子得灌頂已，身出光明，周遍照耀一由旬量，映蔽日光而不顯現。是時眾中，有一類人，見斯光已，咸悉稱言：『此勝光王。』一類人言：『此

福力王。』

「爾時福力王將入王城，帝釋天主等，於其王前，隨依法儀，作供獻已，隱復天宮。時福力王，既入城已，善布國政，人民熾盛，安隱豐 fēng 樂，息諸鬪 dòu 諍，却除他敵，悉無賊盜、飢饉、疾病，愛護人民猶如一子。華果樹林，悉皆茂盛，時令不愆 qiān，稼穡 sè 豐阜 fù，雨澤順時，大地受潤。

「復次，其後王之四兄聞斯異事，咸生驚怪，共會議言：『福力太子，勝過我等，福慧二全，以福力故，為大國王，最上大富，稱可我心，我等今時宜共往彼。』於是四兄，同詣福力王所。到已即時咸祝之言：『願汝最勝增長壽命。』又復讚言：『善哉！大王！汝昔要期，今能固立福慧若斯，勝過我等，於他國中，統王大位，皆由汝勝福力所成。我等親朋，具悉瞻覩。』

「時福力王，從師子座歡喜而下，致敬問訊，如應施設高廣之座，命彼諸兄次第而坐。諸兄即令王復本座。眾坐已定，作諸供獻。如先所論，互談議已，皆生決定歡喜之心。時王起尊重意，各以所奉。如是集會過二三日，王為諸兄及彼人眾開發，令知福非福事，說伽陀曰：

「『 無福者墮地獄中， 受大苦惱常無間；
或墮餓鬼或畜生， 受飢渴苦及負重。
無福之者壞其身， 無福為奴重疲極，
無福墮於聾瘡中， 無福愚鈍多邪慧。
無福之者魑 chī 魅 mèi 著，無福之者醜 chǒu 形容，
無福多於下族生， 無福心亂人所惡，
無福之者多迷惑， 無福為他所輕謗，
無福之者諸所為， 雖復勤力不成就。
無福之者身羸 cū 澁 sè，悉無威光不可意；

無福之人兄所居，
無福人所不隨順，
諸惡鬼神羅刹娑，
無福者用藥治病，
由無福故受貧窮，
無福之人生子息，
無福者雖眷屬多，
無福者壞於眼目，
多病皆由無福因，
無福之人多兇惡，
手指攣 luán 拳體不完，
無福之人諸所有，
無福唯聞非愛言，
無福雖居平坦地，
設或植種及經商，
無福者於一切時，
世間無少顧戀心，
諸無福者如是相，
福者所作善護持，
福者所行不懈倦，
如蓋覆蔭廣無邊，
猶犢 dú 隨母常飼乳，
又如劫樹悅意觀，
福者能具忍辱力，
信行深固可依從，
福者廣布大名稱，
見者咸生愛樂心，
草木青潤成枯瘁 cuì。
外境觸害亦復然；
常時侵嬈無福者。
返成非藥病增劇；
復為他人所輕慢。
其性羸惡眾憎嫌；
常時離散生苦惱。
而復相續諸苦生，
小生疾病固難差 chài。
無福常發羸惡聲；
語言人多不信順。
王官水火盜賊銷；
觸處常生於驚怖。
隨處旋當荊棘生；
雖常多作無義利。
所有財寶皆散壞；
實不可愛無善利；
智者當知皆破壞。
於一切時無散失。
常起堅固勇悍心，
復能制除諸惡雨。
福者如意善欲同；
常獲一切所欲果。
及得悅意大吉祥；
生生皆具妙色相。
能具多聞及智慧；
又能獲得聞持念。

福者臨終無疾病，	臨終亦復歡喜生，
極惡境相不現前，	遠離驚怖及苦惱。
福者臨終受天樂，	天宮樓閣現其前；
忉利諸天夜摩天，	彼彼天人來引接；
兜率天宮諸天子，	化樂天眾亦復然，
他化自在欲界天，	咸來衛護於福者。
福者猶如大梵王，	俱胝天眾皆宗奉，
於其一千梵界中，	廣大尊勝而自在。
福者諸所作皆成，	復常處於快樂位，
一切皆生愛樂心，	乃至外境無觸害。』

「是時諸兄及其人眾，聞伽陀已，於福力王，心皆信伏，極大歡喜。現世他生，顯明開示，一向悉知，福力最勝。

「時福力王為諸人眾廣說福事，開發心已，觀察虛空，作是念言：『快哉！我今可能徧 biàn 於王城內外悉雨種種珍寶衣服。』發是心時，忽有種種殊妙衣服，及悅意華諸妙珍寶，自天而降，悉皆充滿王城內外。現是相時，人天胥 xū 悅，咸生驚異，悉起廣大淨信之心，俱發是言：『快哉！天子，有是福力，具大威德。』

「復次其後諸小國王聞是事已，咸起思念：『彼王有大福力，具大名稱，我今宜應往彼尊奉。』由是諸王共會一處，各領四兵，所謂象、馬、車、步兵眾，同詣福力王所，下車前進，肅恭伸拜，合掌白言：『天子大福，具大名稱，為大國王，威德特尊，我等今時故來親奉。』

「時福力王即復致問，普為慰安，如次坐已，并其官屬，各與無價上妙珍寶；又以十善法門，普為攝化。是時諸王，俱獲勝利，各還本國。

「復次，其後父眼力王，展轉聞知如是奇事，先遣使人詣

彼國已，自當速疾與諸官屬，終日竟夜，促途前進。父王到已，愛念子故，即時遙見，雙目淚垂，悲喜交盈，聲哀心切，速從車下，前執其手，久而視之，父王乃言：『我是汝父，汝必深知，我今年耄 mào 衰朽若斯，國政甚難，我不堪任，今付於汝，汝當負荷。』言已即時卸自寶冠，置於子頂，子如父教，兼統其國。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卷第三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卷第四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賜紫沙門

臣施護等奉 詔譯

「復次福力王，以至極盡閻浮提界都統王政，國富自在，威德特尊。一切人民，王悉周給珍寶財物，以十善法普為化導。時閻浮提人民，熾盛安隱快樂，息諸鬪 dòu 諍，却除他敵，悉無盜賊飢饉疾疫，亦無貧窮癯殘之者。皆有財寶庫藏充滿，眷屬廣多如意自在。又復一切方處，自然除去荊棘砂礫 lì。時令不愆 qiān，雨澤溥潤，華果茂盛，稼穡 sè 豐阜 fù。人民咸知福力增勝，常行布施作諸福事，潔 jié 已清心，修持戒行。閻浮提人命終皆生四大王天；其福力王廣為無數人眾開發善根，現世他生作大利益，有無數千人命終得生兜率天上。」

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彼福力王者豈異人乎？即我身是，我於爾時居菩薩位。福力王父眼力王者，今淨飯王是。廣照后者，今摩耶夫人是。色相具足童子者，今阿難苾芻是。精進具足童子者，今聞二百億苾芻是。工巧具足童子者，今阿泥樓駄苾芻是。智慧具足童子者，今舍利子苾芻是。彼時帝釋天

主者，今日乾連苾芻是。而彼國王趣命終者，即魔王是。彼貧人者，今羅睺羅苾芻是。彼受治罰善醫業者，今憍陳如苾芻是。諸苾芻！以是緣故當知福力而諸有情於一切時，應廣修作諸勝行業。故我先說彼福力者，我不見有少法隨修作已多獲義利。」

爾時諸苾芻咸生疑念，俱白佛言：「世尊！彼福力王乃往古世修何行業感是報應，統王諸國具大名稱，威德特尊受天人福，諸有所須於思念間一切如應，自天而降生時地動，空中雨寶降師子座，帝釋奉蓋現寶藏等，是事云何？願佛開決。」

佛言：「諸苾芻！福力王者，於累生中積修福業，行願廣大緣力合集，決定如應受勝福報。又諸苾芻！汝等當知，一切有情所作行業，皆非外緣可得，亦非地界、水界、火界、風界所成，若善、不善隨蘊、處、界起諸行業。」即說伽陀曰：

「假使經百劫，不壞諸業因，因緣和合時，有情隨受果。

「諸苾芻！我念過去久遠世時，有佛出世，號無能勝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其佛普於世間作佛事已，乃至最後於一國中入無餘依大涅槃界，如薪盡火滅。而彼國王收其舍利，造立寶塔廣大供養。其後諸苾芻眾，鳴於犍椎擊 jī 鼓發螺，普告大眾，時苾芻等無數百千人集會一處，彼大法師於吉祥日廣為諸人宣說法要。是時國中有一博戲者，名曰得勝，深著博弈 yì 戲翫 wán 等事，妻名廣勝，子亦同名。是人先積家財，以博戲故內外財物輸於他人，皆悉散蕩，唯存所著氎 dié 衣二段并常持蓋革屣 xī 及五金錢。其人一時忽作是言：『我不造福，因受斯貧苦。』言已吁歎，持如上物即出其舍，訪求博戲次第。行至說法之所，見大法師處師子座，人眾圍繞合掌聽法。是人覩斯勝相生清淨心自念：『我今亦此聽法。』即以諸物置於一處，

合掌諦誠聽受所說。時彼法師說伽陀曰：

「『 人當修作諸福因， 如彼所作勿間斷；
 隨其樂欲施作時， 由福藏故獲妙樂。』

「彼人聞是伽陀已，乃思其言：『由福藏故獲妙樂者，我往生中不造福因故受貧苦，我今宜應隨力施作少分福事。』即自惟忖：『我之家財悉已散蕩，而今但有隨身諸物。是中取五金錢及氎 dié 一段 duàn 若行施者，又慮貧劇致殞 yǔn 身命；若不布施永壞福因，於他世中而無所託。我今以何方便能離貧苦存活身命，隨修福事不壞勝因？然我今者寧受飢貧必營福事，宜以金錢及氎 dié 衣施。』作是念時，而彼法師又說伽陀曰：

「『 善法應當速疾修， 即能息除諸罪業；
 如是宜修勝福因， 一切罪業非所樂。』

「彼人復聞是伽陀已，審思其言『善法速修』，斯為決定，由是發起清淨施心，以所持蓋覆法師頂，取其革屣 xǐ 安師足下，散五金錢布於座側，舉氎 dié 衣段被法師身。心大歡喜身毛皆豎，頂禮雙足益生淨信，發是願言：『願我以此為法布施最上善根，此生已往，生生有大殊勝福力，具大名稱，受天人福，威德特尊統王諸國，若有所須應念即現，勝相出生獲無盡藏。』其發如是廣大願已，時彼法師即為如應迴向功德。是時博戲者出離眾會，唯存一衣以覆其身，還復其舍。時妻及子見已驚異，念前所持諸物出外，應為博戲之所散蕩。妻故問言：『仁者！舍中但存我及於子，餘無所有，豈非我等將亦壞邪？』彼人由是轉增逼迫受貧窮苦，自省斯緣，說伽陀曰：

「『 世間何苦勝貧苦， 而貧苦與死苦同；
 寧當死苦尚甘心， 彼貧窮苦不愛樂。』

「說是伽陀已，吁歎而住。其後一時，彼妻持瓶詣井以汲 jí，雖復下徹得水，其力不能出之；妻乃召夫令觀是事，其夫

即時同力而舉，亦不能出；又呼其子，三人相與悍勇勞力方能小舉；怪而視之，乃見其下有五鐵瓮 wèng，滿盛黃金聯 lián 接排置。夫先見已驚異思念，豈非先施今獲其果？熙 xī 怡 yí 瞻視，說伽陀曰：

「『 奇哉功德現此處， 一切過失悉蠲 juān 除；
今所得由先種生， 施者果報知如是。』

「是時彼妻歡喜問言：『仁者！勝相如是，善語若斯，其故何邪？』夫為如應廣說其事。

「復次後時彼得勝博戲者，福力開發現獲斯果，由是展轉遍流聲譽，國中人民互相謂言：『奇哉希有殊特大福，忽然能獲大富自在。』彼人從是已後向佛法僧，倍勝於前極生淨信，日日於佛塔所廣大供養。復於正法聽受修習，又以上味飲食日供淨眾及餘沙門、婆羅門、孤露乞人，亦復隨應供給所須悉令滿足。又復廣營精舍，令彼四方苾芻居止承事供養，由是名聞流布城邑。其後彼國王忽命終無紹繼者，時諸臣佐親屬，審知是人有大福力具大名稱，共議勤請紹其王位。時博戲者即隱本名，人皆稱謂得勝大王。

「時得勝王現獲如是悅意果報，起猛利心，勝前布施，作諸福事，修持戒行，其王普為臣佐、親屬、一切人民開發福因已，後趣命終即生他化自在天，為彼天王之子。生彼天時有諸上妙悅意珍寶，及眾衣飾自空而降，身有光明映彼天眾光明不現，彼天見已咸皆驚歎，希有勝福果報若斯。」

佛告諸苾芻言：「汝等當知，彼得勝王者豈異人乎？即先所說福力王是。彼時初為博戲之者，能發喜心愛樂聽法，竭其所有以施法師，故於現生獲勝果報，紹繼王位開發福因；由此因緣，二十六生為他化自在天王；三十六生為化樂天王；三十六生為兜率天王；三十六生為夜摩天王；三十六生為忉利天王；

三十六生為四大王天主；無數百生為金輪王；正法統化於四天下，七寶具足：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神寶、主兵神寶，如是七寶隨意受用。復有千子，最上色相，勇健精進能伏他軍，極海邊際大地境界，悉無盜賊刀杖等怖，咸修正法安隱而住。」

爾時世尊，為諸苾芻說伽陀曰：

「大士如是諸勝因，	多生得為勝主宰；
由佛普攝於世間，	此是諸佛之所說。
若得聞是希有事，	及此神通廣大緣，
造黑業者尚信生，	誰諸智者不開覺？
是故如是大希有，	大威德者隨所求；
應當尊重正法門，	復常思念諸佛教。」

佛告諸苾芻：「如我所說，汝等應當如是修學，是故常勤愛樂正法，尊重恭敬信奉供養，如是作已為所依止，如是學者得大利益。」

佛說此經已，諸苾芻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卷第四

佛說父母恩難報經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聞如是：

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父母於子，有大增益，乳哺長養，隨時將育，四大得成。右肩負父、左肩負母，經歷千年，正使便利背上，然無有怨心於父母，此子猶不足報父母恩。若父母無信，教令信，獲安隱處；無戒與戒，教授獲安隱處；不聞使聞，教授獲安隱處；慳貪教令好施，勸樂教授，獲安隱處；無智慧教令點慧，勸樂教授，獲安隱處。如是，信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教信法，教授獲安隱處。諸法甚深，現身獲果，義味甚深。如是，智者明通此行，教令信聖眾。如來聖眾甚清淨，行直不曲，常和合，法法成就，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所謂聖眾——四雙八輩——是謂如來聖眾，最尊最貴，當尊奉敬仰，是世間無上福田。如是諸子當教父母行慈。諸比丘！有二子：所生子，所養子。是謂，比丘！有二子。是故，諸比丘當學所生子，口出法味。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父母恩難報經

佛說孝子經

失譯人名今附西晉錄

佛問諸沙門：「親之生子，懷之十月，身為重病；臨生之日，母危父怖，其情難言。既生之後，推燥臥濕，精誠之至，

血化為乳，摩拭澡浴，衣食教詔，禮賂師友，奉貢君長；子顏和悅，親亦欣豫，子設慘感，親心焦枯；出門愛念，入則存之，心懷惕惕，懼其不善。親恩若此，何以報之？」

諸沙門對曰：「唯當盡禮慈心供養，以賽親恩。」

世尊又曰：「子之養親，甘露百味以恣其口，天樂眾音以娛其耳，名衣上服光耀其身，兩肩荷負周流四海，訖子年命以賽養恩，可謂孝乎？」

諸沙門曰：「惟孝之大莫尚乎茲？」

世尊告曰：「未為孝矣！若親頑闇不奉三尊，兇虐殘戾，濫竊非理，姪姝外色，偽辭非道，酖恤荒亂，違背正真，兇孽若斯，子當極諫以啟悟之。若猶瞢瞢未悟，即為義化，當牽譬引類，示王者之牢獄、諸囚之刑戮曰：『斯為不軌，身被眾毒，自招殞命。命終神去，繫于太山，湯火萬毒，獨呼無救。由彼履惡，遭斯重殃矣。』設復未移，吟泣啼嗷，絕不飲食，親雖不明，必以恩愛之痛，懼子死矣。猶當強忍伏心崇道，若親遷志奉佛五戒，仁惻不殺，清讓不盜，貞潔不姪，守信不欺，孝順不醉者，宗門之內，即親慈子孝，夫正婦貞，九族和睦，僕使順從，潤澤遠被，含血受恩，十方諸佛、天龍鬼神、有道之君、忠平之臣，黎庶萬姓無不敬愛，祐而安之。數有顛倒之政，佞嬖之輔，兇兒妖婦，千邪萬怪，無如已何。於是二親處世常安，壽終魂靈往生天上，諸佛共會得聞法言，獲道度世長與苦別。」

佛告諸沙門：「覩世無孝，唯斯為孝耳。能令親去惡為善，奉持五戒，執三自歸，朝奉而暮終者，恩重於親乳哺之養、無量之惠。若不能以三尊之至化其親者，雖為孝養猶為不孝。無以孽妻遠賢不親，女情多欲，好色無倦，違孝殺親，國政荒亂，萬民流亡；本志惠施，禮式自檢，軟心崇仁，烝烝進德，潛意

寂寞，學志叡達，名動諸天，明齊賢者，自穢妻聚，惑志女色，荒迷于欲，妖蠱姿態其變萬端。薄智之夫、淺見之士，覩其如此，不覺微漸，遂迴志沒身，從彼魑魅邪巧之亂，或危親殺君，悖色情蕩，忿嫉怠慢，散心盲冥，等行鳥獸，自古世來，無不由之殺身滅宗。是以沙門獨而不雙，清潔其志以道是務。奉斯明戒，為君即保四海，為臣即忠，以仁養民，即父法明子孝慈，夫信婦貞。優婆塞、優婆夷執行如是，世世逢佛見法得道。」

佛說如是，弟子歡喜。

佛說孝子經

雜阿含經（八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年少婆羅門名鬱多羅，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常如法行乞，持用供養父母，令得樂離苦。世尊！我作如是，為多福不？」

佛告鬱多羅：「實有多福。所以者何？若有如法乞求，供養父母，令其安樂，除苦惱者，實有大福。」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如汝於父母， 恭敬修供養，
現世名稱流， 命終生天上。」

佛說此經已，年少鬱多羅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九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時，有異婆羅門，年耆根熟，執杖持鉢，家家乞食。

爾時，世尊告婆羅門：「汝今云何年耆根熟，柱杖持鉢，家家乞食？」婆羅門白佛：「瞿曇！我家中所有財物悉付其子，為子娶妻，然後捨家，是故柱杖持鉢，家家乞食。」

佛告婆羅門：「汝能於我所受誦一偈，還歸於眾中，為兒說耶？」

婆羅門白佛：「能受。瞿曇！」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生子心歡喜，	為子聚財物，
亦為娉其妻，	而自捨出家。
邊鄙田舍兒，	違負於其父，
人形羅刹心，	棄捨於尊老，
老馬無復用，	則奪其[麩-夫+黃]麥，
兒少而父老，	家家行乞食，
曲杖為最勝，	非子為恩愛，
為我防惡牛，	免險地得安，
能却兇暴狗，	扶我闇處行，
避深坑空井，	草木棘刺林，
憑杖威力故，	峙立不墮落。」

時，婆羅門從世尊受斯偈已，還歸婆羅門大眾中為子而說。先白大眾：「聽我所說。」然後誦偈……如上廣說。其子愧怖，即抱其父，還將入家，摩身洗浴，覆以青衣被，立為家主。

時，婆羅門作是念：「我今得勝族姓，是沙門瞿曇恩。我經所說：『為師者如師供養，為和尚者如和尚供養。』我今所得，皆沙門瞿曇力，即是我師，我今當以上妙好衣以奉瞿曇。」

時，婆羅門持上妙衣，至世尊所，面前問訊慰勞已，退坐

一面，白佛言：「瞿曇！我今居家成就，是瞿曇力。我經記說：『為師者以師供養，為和尚者以和尚供養。』今日瞿曇即為我師，願受此衣，哀愍故！」

世尊即受，為哀愍故。

爾時，世尊為婆羅門說種種法，示、教、照、喜。

時，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增一阿含經勸請品（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二法，令人生貧賤家。云何為二法？不孝父母、諸尊師長，亦不承事勝己者。是謂，比丘！有此二法，令人生貧賤家。諸比丘！復有二法生豪族家。云何為二？恭敬父母、兄弟、宗族，將至己家，惠施所有。是謂，比丘！有此二法，生豪族家。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大品行欲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給孤獨居士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世中為有幾人行欲？」

世尊告曰：「居士！世中凡有十人行欲。云何為十？居士，有一行欲人，非法無道求索財物，彼非法無道求財物已，不自養安隱及父母、妻子、奴婢、作使，亦不供養沙門、梵志，令昇上與樂俱而受樂報，生天長壽。如是有一行欲人也。復次，

居士！有一行欲人，非法無道求索財物，彼非法無道求財物已，能自養安隱及父母、妻子、奴婢、作使，而不供養沙門、梵志，令昇上與樂俱而受樂報，生天長壽。如是有一行欲人也。復次，居士！有一行欲人，非法無道求索財物，彼非法無道求財物已，能自養安隱及父母、妻子、奴婢、作使，亦供養沙門、梵志，令昇上與樂俱而受樂報，生天長壽。如是有一行欲人也。

「復次，居士！有一行欲人，法非法求索財物，彼法非法求財物已，不自養安隱及父母、妻子、奴婢、作使，亦不供養沙門、梵志，令昇上與樂俱而受樂報，生天長壽。如是有一行欲人也。復次，居士！有一行欲人，法非法求索財物，彼法非法求財物已，能自養安隱及父母、妻子、奴婢、作使，而不供養沙門、梵志，令昇上與樂俱而受樂報，生天長壽。如是有一行欲人也。復次，居士！有一行欲人，法非法求索財物，彼法非法求財物已，能自養安隱及父母、妻子、奴婢、作使，亦供養沙門、梵志，令昇上與樂俱而受樂報，生天長壽。如是有一行欲人也。」

「復次，居士！有一行欲人，如法以道求索財物，彼如法以道求財物已，不自養安隱及父母、妻子、奴婢、作使，亦不供養沙門、梵志，令昇上與樂俱而受樂報，生天長壽。如是有一行欲人也。復次，居士！有一行欲人，如法以道求索財物，彼如法以道求財物已，能自養安隱及父母、妻子、奴婢、作使，而不供養沙門、梵志，令昇上與樂俱而受樂報，生天長壽。如是有一行欲行人也。」

「復次，居士！有一行欲人，如法以道求索財物，彼如法以道求財物已，能自養安隱及父母、妻子、奴婢、作使，亦供養沙門、梵志，令昇上與樂俱而受樂報，生天長壽。得財物已，染著縛繳，繳已染著，不見災患，不知出要而用。如是有一行

欲人也。復次，居士！有一行欲人，如法以道求索財物，彼如法以道求財物已，能自養安隱及父母、妻子、奴婢、作使，亦供養沙門、梵志，令昇上與樂俱而受樂報，生天長壽。得財物已，不染不著，不縛不繳，不繳已染著，見災患，知出要而用。如是有一行欲人也。

「居士！若有一行欲人，非法無道求索財物，彼非法無道求財物已，不自養安隱及父母、妻子、奴婢、作使，亦不供養沙門、梵志，令昇上與樂俱而受樂報，生天長壽者，此行欲人於諸行欲人為最下也。居士！若有一行欲人，法非法求索財物，彼法非法求財物已，自養安隱及父母、妻子、奴婢、作使，亦供養沙門、梵志，令昇上與樂俱而受樂報，生天長壽者，此行欲人於諸行欲人為最上也。

「居士！若有一行欲人，如法以道求索財物，彼如法以道求財物已，自養安隱及父母、妻子、奴婢、作使，亦供養沙門、梵志，令昇上與樂俱而受樂報，生天長壽。得財物已，不染不著，不縛不繳，不繳已染著，見災患，知出要而用者，此行欲人於諸行欲人為最第一、最大、最上、最勝、最尊，為最妙也。猶如因牛有乳，因乳有酪，因酪有生酥，因生酥有熟酥，因熟酥有酥精，酥精者，為最第一、最大、最上、最勝、最尊，為最妙也。如是，居士！此行欲人於諸行欲人為最第一、最大、最上、最勝、最尊，為最妙也。」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若非法求財，	及法非法求，
不供不自用，	亦不施為福，
二俱皆有惡，	於行欲最下。
若如法求財，	自身慙所得，
供他及自用，	亦以施為福，

二俱皆有德， 於行欲最上。
若得出要慧， 行欲住在家，
見災患知足， 節儉用財物，
彼得出欲慧， 於行欲最上。」

佛說如是。給孤獨居士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行欲經竟(千二百五十三字)

中阿含經大品善生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在饒蝦蟆林。

爾時，善生居士子，父臨終時，因六方故，遺勅其子，善教善訶曰：「善生！我命終後，汝當叉手向六方禮：『東方若有眾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眾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

善生居士子聞父教已，白父曰：「唯。當如尊勅。」

於是，善生居士子，父命終後，平旦沐浴，著新葛磨衣，手執生拘舍葉，往至水邊，叉手向六方禮：「東方若有眾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眾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

彼時，世尊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王舍城而行乞食。世尊入王舍城乞食時，遙見善生居士子平旦沐浴，著新葛磨衣，手執生拘舍葉，往至水邊，叉手向六方禮：「東方若有眾生者，

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眾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

世尊見已，往至善生居士子所，問曰：「居士子！受何沙門、梵志教，教汝恭敬、供養、禮事，平旦沐浴，著新芻磨衣，手執生拘舍葉，往至水邊，叉手向六方禮：『東方若有眾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眾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耶？』」

善生居士子答曰：「世尊！我不受餘沙門、梵志教也。世尊！我父臨命終時，因六方故，遺勅於我，善教善訶曰：『善生！我命終後，汝當叉手向六方禮：「東方若有眾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眾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世尊！我受父遺教，恭敬、供養、禮事故，平旦沐浴，著新芻磨衣，手執生拘舍葉，往至水邊，叉手向六方禮：『東方若有眾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眾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

世尊聞已，告曰：「居士子！我說有六方，不說無也。居士子！若有人善別六方，離四方惡不善業垢，彼於現法可敬可重，身壞命終，必至善處，上生天中。居士子！眾生有四種業、

四種穢。云何為四？居士子！殺生者，是眾生業種、穢種，不與取、邪淫、妄言者，是眾生業種、穢種。」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殺生不與取， 邪淫犯他妻，
所言不真實， 慧者不稱譽。

「居士子！人因四事故，便得多罪。云何為四？行欲、行恚、行怖、行癡。」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欲恚怖及癡， 行惡非法行，
彼必滅名稱， 如月向盡沒。

「居士子！人因四事故，便得多福。云何為四？不行欲、不行恚、不行怖、不行癡。」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斷欲無恚怖， 無癡行法行，
彼名稱普聞， 如月漸盛滿。

「居士子！求財物者，當知有六非道。云何為六？一曰種種戲求財物者為非道。二曰非時行求財物者為非道。三曰飲酒放逸求財物者為非道。四曰親近惡知識求財物者為非道。五曰常喜妓樂求財物者為非道。六曰懶惰求財物者為非道。

「居士子！若人種種戲者，當知有六災患。云何為六？一者負則生怨。二者失則生恥。三者負則眠不安。四者令怨家懷喜。五者使宗親懷憂。六者在眾所說人不信用。居士子！人博戲者，不經營作事，作事不營，則功業不成，未得財物，則不能得，本有財物，便轉消耗。

「居士子，人非時行者，當知有六災患。云何為六？一者不自護。二者不護財物。三者不護妻子。四者為人所疑。五者多生苦患。六者為人所謗。居士子！人非時行者，不經營作事，作事不營，則功業不成，未得財物，則不能得，本有財物，便轉消耗。

「居士子！若人飲酒放逸者，當知有六災患。一者現財物失。二者多有疾患。三者增諸鬪諍。四者隱藏發露。五者不稱不護。六者滅慧生癡。居士子！人飲酒放逸者，不經營作事，作事不營，則功業不成，未得財物，則不能得，本有財物，便轉消耗。

「居士子！若人親近惡知識者，當知有六災患。云何為六？一者親近賊。二者親近欺誑。三者親近狂醉。四者親近放恣。五者逐會嬉戲。六者以此為親友，以此為伴侶。居士子！若人親近惡知識者，不經營作事，作事不營，則功業不成，未得財物，則不能得，本有財物，便轉消耗。

「居士子！若人憇伎樂者，當知有六災患。云何為六？一者憇聞歌。二者憇見舞。三者憇往作樂。四者憇見弄鈴。五者憇拍兩手。六者憇大聚會。居士子！若人憇伎樂者，不經營作事，作事不營，則功業不成，未得財物，則不能得，本有財物，便轉消耗。

「居士子！若有懶惰者，當知有六災患。云何為六？一者大早不作業。二者大晚不作業。三者大寒不作業。四者大熱不作業。五者大飽不作業。六者大飢不作業。居士子！若人懶惰者不經營作事，作事不營則功業不成，未得財物則不能得，本有財物便轉消耗。」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種種戲逐色，	嗜酒憇作樂，
親近惡知識，	懶惰不作業，
放恣不自護，	此處壞敗人。
行來不防護，	邪婬犯他妻，
心中常結怨，	求願無有利，
飲酒念女色，	此處壞敗人。
重作不善行，	佞戾不受教，

罵沙門梵志，	顛倒有邪見，
凶暴行黑業，	此處壞敗人。
自乏無財物，	飲酒失衣被，
負債如涌泉，	彼必壞門族。
數往至酒鑪，	親近惡朋友，
應得財不得，	是伴黨為樂。
多有惡朋友，	常隨不善伴，
今世及後世，	二俱得敗壞。
人習惡轉減，	習善轉興盛，
習勝者轉增，	是故當習勝。
習昇則得昇，	常逮智慧昇，
轉獲清淨戒，	及與微妙上，
晝則喜眠臥，	夜則好遊行。
放逸常飲酒，	居家不得成，
大寒及大熱，	謂有懶惰人。
至竟不成業，	終不獲財利，
若寒及大熱，	不計猶如草。
若人作是業，	彼終不失樂。

「居士子！有四不親而似親。云何為四？一者知事非親似如親。二者面前愛言非親似如親。三者言語非親似如親。四者惡趣伴非親似如親。居士子！因四事故，知事非親似如親。云何為四？一者以知事奪財。二者以少取多。三者或以恐怖。四者或為利狎習。」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人以知為事，	言語至柔軟，
怖為利狎習，	知非親如親，
常當遠離彼，	如道有恐怖。

「居士子！因四事故，面前愛言非親似如親。云何為四？

一者制妙事。二者教作惡。三者面前稱譽。四者背說其惡。」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若制妙善法， 教作惡不善，
對面前稱譽， 背後說其惡。
若知妙及惡， 亦復覺二說，
是親不可親， 知彼人如是。
常當遠離彼， 如道有恐怖。

「居士子！因四事故言語非親似如親。云何為四？一者認過去事。二者必辯當來事。三者虛不真說。四者現事必滅，我當作不作認說。」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認過及未來， 虛論現滅事，
當作不作說， 知非親如親，
常當遠離彼， 如道有恐怖。

「居士子！因四事故，惡趣伴非親似如親。云何為四？一者教種種戲。二者教非時行。三者教令飲酒。四者教親近惡知識。」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教若干種戲， 飲酒犯他妻，
習下不習勝， 彼滅如月盡，
常當遠離彼， 如道有恐怖。

「居士子！善親當知有四種。云何為四？一者同苦樂，當知是善親。二者愍念，當知是善親。三者求利，當知是善親。四者饒益，當知是善親。居士子！因四事故同苦樂，當知是善親。云何為四？一者為彼捨己。二者為彼捨財。三者為彼捨妻子。四者所說堪忍。」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捨欲財妻子， 所說能堪忍，
知親同苦樂， 慧者當狎習。

「居士子！因四事故愍念，當知是善親。云何為四？一者

教妙法。二者制惡法。三者面前稱說。四者却怨家。」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教妙善制惡， 面稱却怨家，
知善親愍念， 慧者當狎習。

「居士子！因四事故求利，當知是善親。云何為四？一者密事發露。二者密不覆藏。三者得利為喜。四者不得利不憂。」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密事露不藏， 利喜無不憂，
知善親求利， 慧者當狎習。

「居士子！因四事故饒益，當知是善親。云何為四？一者知財物盡。二者知財物盡已便給與物。三者見放逸教訶。四者常以愍念。」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知財盡與物， 放逸教愍念，
知善親饒益， 慧者當狎習。

「居士子！聖法律中有六方，東方、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居士子！如東方者，如是子觀父母，子當以五事奉敬供養父母。云何為五？一者增益財物。二者備辦眾事。三者所欲則奉。四者自恣不違。五者所有私物盡以奉上。子以此五事奉敬供養父母，父母亦以五事善念其子，云何為五？一者愛念兒子。二者供給無乏。三者令子不負債。四者婚娶稱可。五者父母可意所有財物盡以付子。父母以此五事善念其子。居士子！如是東方二俱分別。居士子！聖法律中東方者，謂子、父母也。居士子！若慈孝父母者，必有增益則無衰耗。

「居士子！如南方者，如是弟子觀師，弟子當以五事恭敬供養於師。云何為五？一者善恭順。二者善承事。三者速起。四者所作業善。五者能奉敬師。弟子以此五事恭敬供養於師，師亦以五事善念弟子。云何為五？一者教技術。二者速教。三

者盡教所知。四者安處善方。五者付囑善知識。師以此五事善念弟子。居士子！如是南方二俱分別。居士子！聖法律中南方者，謂弟子、師也。居士子！若人慈順於師者，必有增益則無衰耗。

「居士子！如西方者，如是夫觀妻子，夫當以五事愛敬供給妻子。云何為五？一者憐念妻子。二者不輕慢。三者為作瓔珞嚴具。四者於家中得自在。五者念妻親親。夫以此五事愛敬供給妻子，妻子當以十三事善敬順夫，云何十三？一者重愛敬夫。二者重供養夫。三者善念其夫。四者攝持作業。五者善攝眷屬。六者前以瞻侍。七者後以愛行。八者言以誠實。九者不禁制門。十者見來讚善。十一者敷設床待。十二者施設淨美豐饒飲食。十三者供養沙門梵志。妻子以此十三事善敬順夫。居士子！如是西方二俱分別。居士子！聖法律中西方者，謂夫、妻子也。居士子！若人慈愍妻子者，必有增益則無衰耗。

「居士子！如北方者，如是大家觀奴婢使人，大家當以五事愍念給恤奴婢使人。云何為五？一者隨其力而作業。二者隨時食之。三者隨時飲之。四者及日休息。五者病給湯藥。大家以此五事愍念給恤奴婢使人，奴婢使人當以九事善奉大家。云何為九？一者隨時作業。二者專心作業。三者一切作業。四者前以瞻侍。五者後以愛行。六者言以誠實。七者急時不遠離。八者行他方時則便讚歎。九者稱大家庶幾。奴婢使人以此九事善奉大家。居士子！如是北方二俱分別。居士子！聖法律中北方者，謂大家、奴婢使人也。居士子！若有人慈愍奴婢使人者，必有增益則無衰耗。

「居士子！如下方者，如是親友觀親友臣，親友當以五事愛敬供給親友臣。云何為五？一者愛敬。二者不輕慢。三者不欺誑。四者施與珍寶。五者拯念親友臣。親友以此五事愛敬供

給親友臣，親友臣亦以五事善念親友，云何為五？一者知財物盡。二者知財物盡已供給財物。三者見放逸教訶。四者愛念。五者急時可歸依。親友臣以此五事善念親友。居士子！如是下方二俱分別。居士子！聖法律中下方者，謂親友、親友臣也。居士子！若人慈愍親友臣者，必有增益則無衰耗。

「居士子！如上方者，如是施主觀沙門梵志，施主當以五事尊敬供養沙門梵志。云何為五？一者不禁制門。二者見來讚善。三者敷設床待。四者施設淨美豐饒飲食。五者擁護如法。施主以此五事尊敬供養沙門梵志，沙門梵志亦以五事善念施主。云何為五？一者教信行信念信。二者教禁戒。三者教博聞。四者教布施。五者教慧行慧立慧。沙門梵志以此五事善念施主。居士子！如是上方二俱分別。居士子！聖法律中上方者，謂施主、沙門梵志也。居士子！若人尊奉沙門梵志者，必有增益則無衰耗。

「居士子，有四攝事，云何為四？一者惠施。二者愛言。三者行利。四者等利。」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惠施及愛言，	常為他行利，
眾生等同利，	名稱普遠至，
此則攝持世，	猶如御車人。
若無攝持者，	母不因其子，
得供養恭敬，	父因子亦然，
若有此法攝，	故得大福祐。
照遠猶日光，	速利翻捷疾，
不羸說聰明，	如是得名稱。
定獲無功高，	速利翻捷疾，
成就信尸賴，	如是得名稱。
常起不懶惰，	惠施人飲食，

將去調御正，	如是得名稱。
親友臣同恤，	愛樂有齊限，
謂攝在親中，	殊妙如師子。
初當學技術，	於後求財物，
後求財物已，	分別作四分。
一分作飲食，	一分作田業，
一分舉藏置，	急時赴所須，
耕作商人給，	一分出息利，
第五為取婦，	第六作屋宅。
家若具六事，	不增快得樂，
彼必饒錢財，	如海中水流。
彼如是求財，	猶如蜂採花，
長夜求錢財，	當自受快樂。
出財莫令遠，	亦勿令普漫，
不可以財與，	兇暴及豪強。
東方為父母，	南方為師尊，
西方為妻子，	北方為奴婢，
下方親友臣，	上沙門梵志。
願禮此諸方，	二俱得大稱，
禮此諸方已，	施主得生天。」

佛說如是。善生居士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善生經竟(四千二百五十五字)

雜阿含經（九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年少婆羅門名鬱闍迦，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俗人在家當行幾法，得現法安及現法樂？」

佛告婆羅門：「有四法，俗人在家得現法安、現法樂。何等為四？謂方便具足、守護具足、善知識具足、正命具足。

「何等為方便具足？謂善男子種種工巧業處以自營生，謂種田、商賈，或以王事，或以書疏算晝。於彼彼工巧業處精勤修行，是名方便具足。

「何等為守護具足？謂善男子所有錢穀，方便所得，自手執作，如法而得，能極守護，不令王、賊、水、火劫奪漂沒令失，不善守護者亡失，不愛念者輒取，及諸災患所壞，是名善男子善守護。

「何等為善知識具足？若有善男子不落度、不放逸、不虛妄、不凶險，如是知識能善安慰，未生憂苦能令不生，已生憂苦能令開覺，未生喜樂能令速生，已生喜樂護令不失，是名善男子善知識具足。

「云何為正命具足？謂善男子所有錢財出內稱量，周圓掌護，不令多入少出也、多出少入也。如執秤者，少則增之，多則減之，知平而捨。如是，善男子稱量財物，等入等出，莫令入多出少、出多入少，若善男子無有錢財而廣散用，以此生活，人皆名為優曇鉢果，無有種子，愚癡貪欲，不顧其後。或有善男子財物豐多，不能食用，傍人皆言是愚癡人如餓死狗。是故，善男子所有錢財能自稱量，等入等出，是名正命具足。如是，婆羅門！四法成就，現法安、現法樂。」

婆羅門白佛言：「世尊！在家之人有幾法，能令後世安、後世樂？」

佛告婆羅門：「在家之人有四法，能令後世安、後世樂。

何等為四？謂信具足、戒具足、施具足、慧具足。

「何等為信具足？謂善男子於如來所，得信敬心，建立信本，非諸天、魔、梵及餘世人同法所壞，是名善男子信具足。

「何等戒具足？謂善男子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是名戒具足。

「云何施具足？謂善男子離慳垢心，在於居家，行解脫施，常自手與，樂修行捨，等心行施，是名善男子施具足。

「云何為慧具足？謂善男子苦聖諦如實知，習、滅、道聖諦如實知，是名善男子慧具足。若善男子在家行此四法者，能得後世安、後世樂。」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方便建諸業，	積集能守護，
知識善男子，	正命以自活。
淨信戒具足，	惠施離慳垢，
淨除於速道，	得後世安樂。
若處於居家，	成就於八法，
審諦尊所說，	等正覺所知。
現法得安隱，	現法喜樂住，
後世喜樂住。」	

佛說此經已，鬱闍迦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一二六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世尊夜後分時聞野狐鳴。

是夜過已，於大眾前敷座而坐，告諸比丘：「汝等於夜後

分聞野狐鳴不？」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彼野狐者，疥癩所困，是故鳴喚。若能有人為彼野狐治疥癩者，野狐必當知恩報恩。而今有一愚癡之人，無有知恩報恩。是故，諸比丘！當如是學：『知恩報恩。』其有小恩尚報，終不忘失，況復大恩？」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善知識品（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眾生知反復者，此人可敬，小恩尚不忘，何況大恩！設使離此間千由旬、百千由旬，故不為遠，猶近我不異。所以然者，比丘當知，我恒歎譽知返復者。諸有眾生不知反復者，大恩尚不憶，何況小者！彼非近我，我不近彼，正使著僧伽梨在吾左右，此人猶遠。所以然者，我恒不說無反復者。是故，諸比丘！當念反復，莫學無反復。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三寶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眾生，欲起慈心，有篤信意，承受奉事父母、兄弟、宗族、室家、朋友、知識，當安三處，令不移動。云何為三？當發歡喜，於如來所，心不移動，彼如

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

「復當發意於正法中。如來法者，善說無礙，極為微妙，由此成果。如是智者當學知之！」

「亦當發意於聖眾所。如來聖眾，悉皆和合，無有錯亂，法法成就：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所謂聖眾者，四雙八輩、十二賢聖，此是如來聖眾，可敬、可貴，此是世間無上福田。諸有比丘學此三處，則成大果報。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有無品（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愚者有此二相像貌。云何為二？於是，愚者所不能辦者而辦之，垂辦之事厭而捨之。是謂，諸比丘！愚者有此二相像貌。復次，比丘！智者有二相像貌。云何為二？於是，智者所不能辦事亦不成辦，垂辦之事亦不厭捨。是故，諸比丘！愚者二相像貌當捨離之，當念修行智者二相。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五王品（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夫掃地之人有五事不得功德。云

何為五？於是，掃地之人不知逆風，不知順風，復不作聚，復不除糞，然掃地之處復非淨潔。是謂，比丘！掃地之人，雖有五事，不成大功德。

「復次，比丘！掃地之人成五功德。云何為五？於是，掃地之人知逆風、順風之理，亦知作聚，亦能除之，不留遺餘極令淨好。是謂，比丘！有此五事成大功德。

「是故，諸比丘！當除前五事，修後五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五王品（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人掃偷婆不得五功德。云何為五？於是，有人掃偷婆不以水灑地、不除去瓦石、不平整其地、不端意掃地、不除去穢惡。是謂，比丘！掃地之人不成五功德。

「比丘當知，掃地之人成五功德。云何為五？於是，掃偷婆之人以水灑地、去瓦石、平整其地、端意掃地、除去穢惡。是謂，比丘！有五事令人得功德。是故，諸比丘！欲求其功德者，當行此五事。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善聚品（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疾病之人成就五法，不得時差，恒在床褥。云何為五？於時，病人不擇飲食，不隨時而食，不親近醫藥，多憂喜瞋，不起慈心向瞻病人。是謂，比丘！疾病之人成就此五法，不得時差。

「若復病人成就五法，便得時差。云何為五？於是，病人選擇而食，隨時而食，親近醫藥，不懷愁憂，咸起慈心向瞻病人。是謂，比丘！病人成就此五法，便得時差。

「如是，比丘！前五法者當念捨離，後五法者當共奉行。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善聚品（九）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瞻病人成就五法，不得時差，恒在床褥。云何為五？於是，瞻病之人不別良藥；懈怠無勇猛心，常喜瞋恚，亦好睡眠；但貪食故瞻視病人；不以法供養故，亦不與病人語談往返。是謂，比丘！若瞻病之人成就此五法者，不得時差。

「若復，比丘！瞻病之人成就五法，便得時差，不著床褥。云何為五？於是，瞻病之人分別良醫；亦不懈怠，先起後臥；恒喜言談，少於睡眠；以法供養，不貪飲食；堪任與病人說法。是謂，比丘！瞻病之人成就此五法者，便得時差。

「是故，比丘！若瞻病人時，當捨前五法，就後五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一五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波斯匿王其體肥大，舉體流汗，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氣息長喘。

爾時，世尊告波斯匿王：「大王身體極肥盛。」

大王白佛言：「如是，世尊！患身肥大，常以此身極肥大故，慚恥厭苦。」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人當自繫念， 每食知節量，
是則諸受薄， 安消而保壽。」

時，有一年少，名鬱多羅，於會中坐。時，波斯匿王告鬱多羅：「汝能從世尊受向所說偈，每至食時，為我誦不？若能爾者，賜金錢十萬，亦常與食。」

鬱多羅白王：「奉教當誦。」

時，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時，鬱多羅知王去已，至世尊前，受所說偈，於王食時，食食為誦，白言大王：「如佛世尊、如來、應、等正覺所知所見，而說斯偈：

「『人當自繫念， 每食知節量，
是則諸受薄， 安消而保壽。』」

如是，波斯匿王漸至後時，身體傭細，容貌端正，處樓閣上，向佛住處合掌恭敬，右膝著地，三說是言：「南無敬禮世尊、如來、應、等正覺，南無敬禮世尊、如來、應、等正覺，與我現法利益、後世利益、現法後世利益，以其飯食知節量故。」

大寶積經優陀延王會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拘睢shǎn彌國瞿師羅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爾時優陀延王第一夫人名曰舍摩，常於如來及諸聖眾深信恭敬親近供養，及常稱讚如來功德。時王復有第二夫人名為帝女，常懷諂妬dù，往彼王所，妄說如來并諸弟子於大夫人有所非法。王聞是語極生瞋怒，即以箭射舍摩夫人。爾時夫人哀愍王故入慈三昧，時所放箭遂即却還至王頂上空中而住，其箭焰赫hè猶如火聚甚可怖畏。乃至三發，箭皆如是。

爾時優陀延王既覩斯事舉身毛豎，驚忙悔恨謂夫人曰：「汝為天女、為龍女耶？為復夜叉、乾闥婆女、毘舍遮女、羅刹女耶？」

夫人答言：「我非天女，乃至亦非羅刹之女。大王當知，我於佛所聽聞正法，受持五戒作優婆夷，哀愍大王入慈三昧。王雖於我生不善心，由我慈願得無傷損。」因歎王言：「善哉大王！當於如來、應、正遍知歸命頂禮，必獲安隱。」

優陀延王便作是念：「彼於佛所聽聞正法作優婆夷，尚有如此威神之力，何況如來、應、正等覺。」作是念已，即往佛所頂禮佛足，右遶三匝，白言：「世尊！我由欲染因緣，為彼女人虛妄言說之所誑惑，遂於如來及諸聖眾生毒害意。」具陳上已。復白佛言：「唯願如來及諸聖眾，施我歡喜、聽我懺悔，如斯罪愆qiān令速消滅。」

爾時世尊告彼王言：「如汝所說，謂於如來及諸聖眾如凡愚人有諸過患，遂於福田妄起瞋毒。汝今若能依聖法律，自悔

其罪、無覆藏心、盡未來世不復更犯，我當攝受，令汝當來善法增長。」

優陀延王復白佛言：「世尊！我為女人之所迷倒、狂亂無知，因此發生麤cū猛瞋毒，由斯罪業當墮地獄。唯願世尊利益安樂諸眾生故，慈悲開示女人諂曲虛誑過患，勿令我等親近女人，當於長夜得免諸苦。」

佛言：「且置斯事。何要問此不問餘耶？」

王言：「世尊！我無異問。女人令我造地獄業，我於今者唯為了知女人過患、女人諂曲虛誑邪媚。願為開示。」乃至三請亦如是說。

佛言：「王應先知丈夫過患，然後觀察女人過失。」

優陀延王：「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佛言：「一切丈夫皆由四種不善愆qiān過，為諸女人之所迷亂。何者為四？一者於諸欲染耽著無厭，樂觀女人而自縱逸，不知親近沙門及婆羅門具清淨戒修福業者。以不親近如是等人，則於淨信及淨尸羅多聞施慧悉皆退失。彼由無有信戒多聞施慧等法，非善丈夫，行餓鬼法、無有智慧、耽欲放逸，欲之所執、欲所繫縛、欲所活命，親近愚夫、遠諸智者、惡友為伴、行非所宜，貪著女人不淨境界，便為女人之所調伏。猶如奴僕，繫屬墮落諸女人所。無慚無愧親近遊止諸瘡漏門，膿血穢污洩唾常流，猶如塚間不淨境界。至於父母違背恩養，捨離沙門及婆羅門，不生殷重恭敬供養。習行畜生所行之法，於佛法僧不生淨信，於涅槃界永當退失。如是等人，當入眾合乃至阿鼻諸大地獄，亦復當墮鬼界畜生無有救護。雖聞我教，猶數思念邪惡女人歌舞戲笑不生厭離。當知彼習愚人之法，不樂修行善丈夫事。大王！當知丈夫親近女人之時，即是親近惡道之法。**此是丈夫第一過患。**」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諸欲皆苦，	下劣穢惡，	膿血不淨，
深可厭畏。	眾多過患，	之所集處，
何有智人，	於此忻樂？	猶如廁中，
不淨盈溢，	亦如死狗，	若死野干，
及屍陀林，	穢污充遍；	欲染之患，
可厭亦然。	諸愚癡輩，	愛戀女人，
如犬生子，	未嘗捨離；	亦如蠅見，
所吐飲食；	又若群猪，	貪求糞穢。
女人能壞，	清淨禁戒，	亦復退失，
功德名聞，	為地獄因，	障生天道；
何有智人，	於此忻樂？	又如有人，
服食毒藥，	身心痛惱，	不能運動。
由是欲因，	能為苦本，	如身有毒，
愚不了知。	亦如不了，	幻化之法，
妄有尋求，	但自疲苦。	愚夫亦爾，
常於欲染，	疲苦貪求，	墮諸地獄。
或設飲食，	歌舞伎樂，	婚娶他女，
將為己妻，	積集眾多，	無利苦法。
愚夫造此，	無利之業，	增長諸罪，
退失善根。	於無利中，	不惜身命，
由斯墜墮，	惡道深坑，	便招地獄，
猛焰鐵丸，	鋒刃刀山，	毒箭諸苦。
女人能集，	眾多苦事，	假以花香，
而為嚴好。	愚人於此，	妄起貪求，
親近稱譽，	下劣之法，	退失智慧，
墮落三塗。	此由愚癡，	之所迷惑，

如海疲鳥，	迷於彼岸；	又如愚夫，
取於熱鐵，	置之頸項，	如牛被輓è。
欲如諸酒，	狂亂於人，	如何愚夫，
不知苦本？	或於父母，	不識恩慈，
皆由欲染，	生此過患。	常於如是，
邪欲之法，	稱讚習行，	無有慚愧。
彼由愚癡，	所迷亂故，	作是罪己，
當趣三塗。	耽重於欲，	惛醉之人，
父母之恩，	亦能棄捨。	若有貪染，
親近欲者，	則為違背，	福德上田。
無量俱胝，	妄想煩擾，	展轉逼惱，
從此而生。	或復惛求，	世間財位，
以是非法，	展轉相勸。	由此現招，
捶打苦事，	死必當墮，	阿鼻地獄。
現見眾苦，	皆來集身，	善友乖離，
天宮永失。	何有智人，	於此忻樂？
寧投鐵獄，	馳走刀山，	眠臥焰爐，
不親女色。	若常貪染，	邪欲之者，
退失眾多，	諸利樂事。	女人能作，
眾苦之因，	欲能滅壞，	一切安樂。
惡法積集，	善友乖離，	皆以耽求，
女人為本。	若有得聞，	我之所說，
能於女人，	深生厭離，	則為莊嚴，
清淨天道，	亦當速證，	無上菩提。

「復次，大王！夫父母者皆願利樂所生子故，難作能作、能忍一切難忍之事，假令種種不淨穢惡皆能忍之。又欲令子色力之身速增長故，令見閻浮勝妙之事，乳哺養育無疲厭心。或

為令子獲諸妙樂，艱辛經求所得財物，供給營辦資生所須，及往他家結求婚娶。既婚娶已，於他女人愛戀耽著，由耽著故惛醉纏心，或見父母漸將衰老違逆輕欺，所有資財無慚費用，或令父母不住於家。如是皆由欲所迷倒。大王！當知以此因緣，於己父母棄背恩養，於他女人尊重承事，種種供給無疲厭心，即是成就地獄之本。此是丈夫第二過患。」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汝等當知，	尊重供養，	於父母者，
是人常有，	釋梵護世，	之所扶持，
能令居家，	安隱快樂。	或因貿易，
大海遠方，	安隱往來，	獲諸財利。
此即說為，	無價大寶，	現能與果，
名最上田，	如是現世，	果報珍寶，
皆因供養，	父母而得。	復於來世，
當得遠離，	駝驢lú等身，	負重驅役。
亦復不受，	屍糞灰河，	刀山鋒刃，
鎔銅等苦。	又於來世，	生在人中，
富有財寶，	豐饒穀gǔ帛，	妻子眷屬，
悉皆和穆。	或復當來，	得生天上，
宮殿園苑，	音樂自然，	縱意歡娛，
受諸妙樂。	何有智者，	聞是法音，
於父母田，	不勤供養？	

「復次，大王！若諸丈夫由於邪見，不知自身速當壞滅，造作諸惡而自欺誑。彼愚癡人虛度長夜，猶如木石彫diāo刻所成，雖形似人而無所識。習諸欲者，即是成就往惡趣業。此是丈夫第三過患。」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丈夫為欲，	之所迷亂，	由斯造作，
種種諸罪。	倒見闇障，	隱蔽其心，
乘此當生，	惡趣牢獄。	邪行之者，
當復遠離，	一切賢聖，	亦不恭敬，
諸沙門等。	由顛倒見，	乃至歸命，
山河邪魅，	為於貪欲，	或復殺害，
一切禽獸，	祭祀神祇。	倒見為因，
非法求福，	由斯永離，	一切安樂。
若於是中，	造惡之者，	不知淨信，
兇險無慚。	如是之人，	永離賢聖，
彼必當墮，	嚙háo叫地獄。	或為於欲，
逼惱於他，	當墮燒然，	極燒然獄。
復由倒見，	於佛法僧，	不能親近，
恭敬供養，	正教法寶，	而不聽聞，
遠離賢聖，	墮諸惡趣。	是故智者，
既得人身，	勿復作斯，	顛倒妄見；
勤修布施，	及淨尸羅，	當得生天，
證菩提道。		

「復次，大王！或有丈夫為於身命，極自勞苦積集珍財。後為女人所纏攝故，如彼僮僕敬事供承，由是因緣慳惜財寶，不施沙門及婆羅門，亦復堪忍王法治罰，輕毀凌辱悉能受之。或被女人捶打呵叱，或至怖懼屈意瞻奉。見其憂戚即自念言：『我今云何令彼歡悅？』當觀此人是欲僮僕，於斯不淨下劣之境，而生淨想起於愛染。親近如是女人之時，即是圓滿惡趣之業。此是丈夫第四過患。」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耽欲惛醉人， 彼實無安樂，

親近惡法故，不名善丈夫。
若人自縱逸，無有禁戒者，
隨心之所為，失壞於福利。
彼無智慧人，行於畜生法，
馳趣於女色，猶猪樂糞穢。
愚者不能觀，欲染之過患，
妄生殷重想，猶若盲冥人。
為色所繫縛，增長於欲愛，
猶如於野干，不離屍塚間。
於聲香味觸，而生愛著心，
輪轉生死中，如獼猴繫柱。
無明纏覆故，為女所迷亂，
如市求利人，矯詐來親附。
愚人親近欲，是入魔境界，
猶若翳荼迦，耽嗜shì於糞穢。
亦如霍雹雨，能損於稼穡sè，
窯yáo師常近火，多為所焚燒。
諸未見諦者，為欲失白法，
如風吹微糠，其義亦如是。
假如善丈夫，為殺者所執，
寧受斯逼害，不應親女人。
若樂觀女色，貪求轉復多，
取相之凡夫，增長於欲愛，
如於炎夏時，遊行曠野中，
渴逼飲鹹xián水，飲已渴彌增。
未見真實者，愚癡徒自活，
親近於女人，貪欲愛堅固。

若人觸毒蟲，
如是諸凡夫，
譬如綵畫瓶，
是中實可畏，
嚴飾於女人，
是中甚穢惡，
又如以繒綵，
莊嚴彼女人，
如火滿深坑，
女人亦如是，
如死狗死蛇，
亦如燒糞穢，
死蛇糞狗等，
如是諸女人，
譬如劫壞時，
叢林諸草木，
大身者所居，
須彌等寶山，
如是劫燒時，
無有諸眾生，
因茲zī女欲故，
猶如劫火然，
不淨常流注，
奈何彼愚夫，
骸骨相搯zhī柱，
臭穢甚可惡，
亦如倉廩lǐn門，
便為毒所害，
犯欲亦如是。
內盛以惡毒，
外相現端嚴。
謂彼為姝妙，
如氣滿皮囊。
纏裹於利刀，
其義亦如是。
無烟能燒害，
暴惡無哀愍。
穢惡而壞爛，
人皆厭惡之。
雖甚可厭惡，
可厭復過彼。
大地皆火起，
一切悉焦然。
海水盡乾竭，
世界遍燒壞。
焚燎於山海，
能為救護者。
燒害諸愚夫，
一切皆燒盡。
涎洩膿血身，
於此而耽著。
皮肉以覆之，
如棄殘宿食，
糠粃chǎo恒狼籍。

此身諸穢惡，
胃脾腎肝膽，
并髓腦膿血，
在中常唼shà食。
癡網自纏覆，
雜食所餘穢，
如是過患身，
愚夫於女人，
由斯生染著，
如蠅見於吐，
愚夫貪女人，
顛仆於女色，
如何彼愚夫，
如鳥為求食，
貪愛於女人，
譬如水中魚，
便為他所執，
女若捕魚人，
男子同於魚，
殺者之利刀，
女人刀可畏，
如蛾投燈炬，
蟲等被焚燒，
迷醉於女人，
由斯墮惡趣，
邪行諸愚夫，
妄生欣悅想，

充滿亦復然，
及腸肺糞穢，
八萬戶諸虫，
盲冥諸愚夫，
於是不能了。
九孔常流注，
由先不淨業。
繫戀彼聲色，
曾不如實知。
而生愛著心，
境界亦如是。
恒自穢其身，
於此樂遊止？
不知避網羅，
被害亦如是。
游泳網者前，
豈非自損傷？
諂誑猶如網，
被網亦如是。
雖復甚可畏，
傷害復過彼。
及火燒屋時，
無依無救者。
貪火所燒害，
無依怙亦然。
愛戀他妻室，
猶如於家鷄。

亦如曠野雉，
損傷因自生，
捨離於佛法，
由是業因緣，
又如諸獼猴，
必致自損傷，
如是耽欲者，
為癡網所羅，
如世之罪人，
耽醉姪欲者，
譬如以猛火，
投之以麻麥mài，
如是耽欲人，
死當墮惡道，
鑊湯之大數，
諸造惡之人，
如是一一鑊，
猛火遍燒然，
或有滿百年，
受煎煮之苦，
獄卒以利鈎，
皮肉皆爛墮，
於是諸獄卒，
以杵而搗之，
爾時諸骨髓，
由業風所吹，
若有侵逼他，
妄遊殺害所，
而無救濟者。
親近彼女人，
墜墮於惡道。
跳躑巖樹間，
豈不由愚惑？
於彼諸女人，
數受生死苦。
處以尖標苦，
當懸劍樹林。
燒然彼鑊huò湯，
隨沸而漂沒。
不識於善路，
煎煮鑊湯中。
六十四俱胝，
以彼為居處。
量各一由旬，
底及四周際。
或二三四百，
皆由自業為。
時復舉令出，
其骨白如珂。
復將置鐵槽，
無能救護者。
盡碎末為塵，
死已復還活。
妻妾童女等，

當緣鐵刺樹，
有三股鐵叉，
侵擾他妻室，
復有鐵嘴烏，
野干等諸獸，
如是邪欲人，
及走於鋒刃，
如是邪欲人，
既被燒害已，
如是邪欲人，
嚙háo叫及大叫，
如是邪欲人，
復經歷煆煨wēi，
地獄有蒺藜，
彼為狗所逼，
愛戀於女人，
或吞於鐵丸，
有二熱鐵山，
昔時耽欲者，
受斯苦楚時，
得如是罪報，
昔同歡愛者，
我獨受其殃，
由於先世中，
假令父母等，
由於先世中，
假令男女等，
并受斧杵殃。
或四五岐者，
當受此刑治。
深啄於髓腦，
競來食噉之。
當墮屍糞獄，
亦復上刀山。
顛墜炎熱獄，
復趣於寒冰。
亦墮極炎熱，
并往黑繩中。
當沒鹹xián熱河，
未至底便死。
五角極銛xiān利，
忙怖走其中。
墮於大怖處，
或飲洋銅汁。
彼此來相合，
於中受苦殃。
都無救護者，
皆由自業緣。
今於何所在？
而不來相救。
自作如是業，
無能相救者。
自作如是業，
無能相救者。

由於先世中，
假令兄弟等，
由於先世中，
假令姊妹等，
由於先世中，
假令朋友等，
愚夫為邪欲，
無間地獄中，
說此不清淨，
愚夫所遊行，
親近彼女人，
是惡中之惡，
耽著諸凡夫，
由此業因緣，
愚夫為女人，
囚繫及捶打，
愚夫為女人，
能忍受斯苦，
或置在尖標，
或擲於大坑，
雖見如是苦，
稱讚於女人，
或有少智人，
見已還親近，
聞佛之所說，
仍多畜女人，
或聞諸佛教，
自作如是業，
無能相救者。
自作如是業，
無能相救者。
自作如是業，
無能相救者。
貪求於女人，
受如是諸苦。
穢惡之女人，
智者皆遠離。
最為極下劣，
何足為欣樂？
常抱於糞囊，
當受無量苦。
受種種刑罰，
而無厭離心。
被種種燒害，
而無厭離心。
或殺或沈水，
備bèi受諸苦毒。
猶於姪欲中，
曾不生厭離。
知為眾苦本，
如胡膠jiāo見火。
雖復生信受，
其眾如群羊。
纔cái興厭悔心，

須臾貪復生， 如惡毒還發。
猶如被怖猪， 暫止須臾頃，
若見於糞穢， 貪愛還復生。
愚夫聞法已， 暫爾心驚怖，
後見諸欲色， 貪愛還復生。
猶如有丈夫， 從其自身首，
棄擲金花鬘， 翻戴於熱鐵。
愚夫耽欲故， 棄捨諸佛教，
貪求下劣法， 造作諸罪業。
迷醉諸欲者， 墮閻羅界中，
常吞熱鐵丸， 復飲洋銅汁。
迷醉於欲者， 背善而行非，
捨離於清淨， 永趣閻羅界。
若有智慧人， 聞我說是法，
應捨一切欲， 速求於出離。」

爾時世尊說是偈已，優陀延王即白佛言：「今此所聞希有希有。如來、應、正等覺善能說是諸欲過患。我今歸依佛法僧寶，從今已往乃至盡形歸佛法僧，作優婆塞。唯願世尊攝受於我。」

佛說此經已，優陀延王及諸大眾，天人世間阿修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寶積經優陀延王會

佛為優填王說王法政論經

開府儀同三司特進試鴻臚卿肅國公食邑三千戶

賜紫贈司空謚shì大鑑jiàn正號大廣智

爾時優填王獨處空閑，靜室而坐，生如是心：“我當云何知諸帝王真實過失及真實功德？我若知者，當捨其失，當修其德。誰有沙門淨行者能了為我廣開示？”良久思已，便作是念：“唯我世尊三界大師具一切智，定知諸王所有真實過失及真實功德。我今當往佛世尊所請問斯義！”

“故我今者來至佛所，唯願如來為我開示。世尊！云何諸王真實過失？云何諸王真實功德？”作是請已。

爾時，世尊告優填王曰：“大王！今者應當了知王之過失、王之功德、王衰損門、王可愛法及能發起王可愛之法。

“云何王之過失？大王當知！王過失者略有十種，王若成就如是過失，雖有大府庫、有大臣佐、有大軍眾而不可歸仰。何等為十？一、種姓不高，二、不得自在，三、立性暴惡，四、猛利憤發，五、恩惠賒shē薄，六、受邪佞nìng言，七、所作不順古先王制，八、不顧善法，九、不鑑jiàn是非、勝之與劣，十、一向縱蕩，專行放逸。

“云何名王種姓不高？謂有庶臣下類lèi而生，非宿尊貴，纂zuǎn紹王位，是名種姓不高。

“云何名王不得自在？謂有帝王被諸大臣、輔相、官僚所制，不隨所欲；所作常有諫約，於妙五欲亦不如意歡娛遊戲。如是名王不得自在。

“云何名王立性暴惡？謂有帝王見諸臣類lèi或餘人等犯小愆qiān過，即便對面發龐cū惡言，咆勃忿恚huì、鬻pín蹙cù、貶biǎn黜chù；設不對面背彼向餘，而作於前黜罵等事；或不長時瞋恚，或於長時不捨。如是對面暴惡、背面暴惡，是名帝王立性暴惡。

“云何名王猛利憤發？謂有國王見諸群臣有小愆qiān過，

有少違越，便削封祿，奪去妻妾，即以重法而刑罰之。如是名王猛利憤發。

“云何名王恩惠賒shē薄bó？謂有國王，諸群臣等親近侍衛，雖極jí清白善稱其心，而以微劣軟言慰喻，其頒賜爵祿、酬賞、勳xūn庸yōng，不能圓滿，不順常式；或損耗hào已，或稽jī留已，然後方與。如是名王恩惠賒薄。

“云何名王受邪佞言？若有帝王見諸群臣實非忠政，不閑憲xiàn式，潛qián謀輔佐，佞nìng心偏黨dǎng，不修善政，妬dù嫉良賢。信用如是等人所進言議，由此因緣王務wù、財寶、名稱、善政並皆衰損。如是名王受邪佞言。

“云何名王不順先王所制？謂有國王不能究察，不審簡jiǎn擇諸群臣等，於種種務國法事中，不堪委任而委任之，堪委任者不委任之，應賞賚lài者而刑罰之，應刑罰者而賞賚lài之；又此群臣處大朝會，餘論未終，發言間絕，不敬不憚dàn，而興諫諍，不能依法而善奉行，不正能住先王教命。如是即名不順先王所制之法。

“云何名王不顧善法？謂有國王不信因果，不悟當來善不善業、人天果報，隨情造作身、語、意業三種惡行，不能以時惠施、修福、持齋zhāi、學戒、受陀羅尼業灌頂法門，於四無量心不興廣濟。如是名王不顧善法。

“云何名王不鑒jiàn是非、勝之與劣？謂有國王於諸大臣、輔相、官僚用心顛倒，不善了知忠信、技藝yì、智慧差別；以不知故，非忠信所生忠信想，非技藝所有技藝想，於惡慧所生善慧想，於善慧所生惡慧想；又諸臣等年耆衰邁mài，曾於久時親近侍衛，知其無勢，遂不敬愛，不賜爵祿，不酬其賞，被他陵蔑，捨而不問。如是名王不鑒是非、勝之與劣。

“云何名王一向縱蕩，專行放逸？謂有帝王於妙五欲一向

沈chén沒mò，耽dān著嬉戲，不能時時誠慎方便、作所應作、慰勞群臣。如是名為一向縱zòng蕩，專行放逸。

“若有國王成就如是十種過失，雖有大府庫、有大輔佐、有大軍眾，不久國界自然災zāi亂，而不可歸仰。大王當知此十過失：初一是王種姓過失，餘九是王自性過失。

“云何名王之功德？大王王功德者，略有十種：一、種姓尊高，二、得大自在，三、性不暴惡，四、憤發輕微，五、恩惠猛利，六、受正直言，七、所作諦思，善順先教，八、顧戀善法，九、善知差別，十、不自縱蕩，不行放逸。

“云何名王種姓尊高？謂有國王，宿植善根，以大願力，故生王族，紹繼jì國位，恩養萬姓，淨信三寶。如是名王種姓尊高。

“云何名王得大自在？謂有帝王，自隨所欲，於妙五欲歡娛遊戲，所應賞賜隨意而作，於百僚等所出教命宣布無滯。如是名王得大自在。

“云何名王性不暴惡？謂有國王見諸群臣雖違少小愆qiān犯等事，而能容忍不即貶黜，不發麤cū言，亦不對面憤發，亦不內意祕mì匿nì。如是名王性不暴惡。

“云何名王憤發輕微？謂有國王，諸群臣等雖有大愆、有大違越，而不一切削其封祿、奪其妻妾，不以重法而刑罰之，隨過輕重而行矜jīn降jiàng，如是名王憤發輕微。

“云何名王恩惠猛利？謂有國王，有諸群臣、親近侍衛，其心清白、其心調順，王即時時以正、圓滿軟言慰喻，頒bān錫xī勳xūn庸，而不令彼損耗稽留、劬qú勞怨恨，易可親近，不難承事。如是名王恩惠猛利。

“云何名王受正直言？謂有國王，諸群臣等實有忠正，無

濁無偏，善閑憲xiàn式，情無違叛，其王信用如是等人所進言議，由此因緣，國務、財寶悉皆成就，名稱遠布，黎庶咸歡。如是名王受正直言。

“云何名王所作諦思順先王教？謂有國王，性能究察、審能簡jiǎn擇諸群臣等，於種種務公法事中，不堪委任者而不任之，堪委任者而委任之；應賞賚者而正賞賚，應刑罰者而正刑罰；凡有所為審思審擇，然後方作亦不卒暴。其王群臣等雖處朝會，終不發言間絕餘論，要待言終而興諫諍，如其王教而善奉行。如是即名順先王教。

“云何名王顧戀善法？謂有帝王，信有因果、善不善業、人天果報，具足慚恥chǐ，而不恣情作身、語、意三種惡行，時時惠施，修福持齋zhāi，建立漫荼羅，受灌頂法，而設護摩供養聖眾，四無量心常懷廣濟。如是名王顧戀善法。

“云何名王能鑒jiàn是非、勝之與劣？謂有國王，於諸大臣、輔相、百僚心無顛倒，能善了知忠信、技藝yì、智慧差別，若有若無並如實知，於其無者輕而遠之，於其有者敬而愛之；又諸臣等年耆衰邁mài，曾於久時親近侍衛，雖知無勢、無力，然念昔恩，轉懷敬愛而不輕賤，爵祿、勳xūn庸分賞無替。如是名王能鑒是非、勝之與劣。

“云何名王不自縱蕩，不行放逸？謂有國王，於妙五欲而不沈沒，傲慢嬉戲而不耽dān著，能於時時誠慎方便，作所應作慰勞群臣。如是名王不自縱蕩，不行放逸。

“若王成就如是功德，雖suī無府庫、無大輔佐、無大軍眾，不久國界自然豐fēng饒而可歸仰。大王當知如是十種王之功德：初一名為種姓功德，餘九名為自性功德。

“云何名為王衰損門？大王當知！王衰損門略有五種：一、

不善觀察而攝群臣，二、雖善觀察而無恩惠，縱有恩惠不得及時，三、專行放逸，不思國務，四、專行放逸，不守府庫，五、專行放逸，不修善法。如是五種皆悉名為王衰損門。

“云何名王不善觀察而攝群臣？謂有國王，於群臣等不能究察，不審簡jiǎn擇忠信、技藝、智慧差別，攝為親侍，加以寵愛，厚賜爵祿，重委寄處而相委任，數以軟言，而相慰喻；然此群臣所付財寶多有損費，若遇冤敵、惡友、軍陣而先退敗，以懼破散，便生奔背，無戀於主。如是名王不善觀察而攝群臣。

“云何名王雖善觀察而無恩惠，縱有非時？謂有國王性能究察、審能簡擇，知是忠信、技藝yì、智慧，攝為親侍，而不寵愛；不量其才，不賜爵祿；於形要處，而不委任。忽於一時王遇冤敵、惡友、軍陣大怖畏事，臨急難時，於諸臣等方行寵爵而以軟言慰喻。時群臣等共相謂曰：‘王於今者危迫因緣，方於我等暫行恩惠，非長久心！’知此事已，雖有忠信、技藝yì、智慧悉隱不現。如是名王雖善觀察而攝群臣無恩惠行，縱有非時。

“云何名王專行放逸，不思國務？謂有國王於應和好、所作所成國務等事，而不時時獨處空閑或與智士共正思惟和好方便、乖絕等事，及應賞賚lài乃至軍陣所作所成要務等事不勤在意。如是名王專行放逸，不思國務。

“云何名王專行放逸，不守府庫？謂有國王寡營事業，不觀諸務，不禁王門、宮庭、庫藏，國家密要說向婦人，乃於捕獵、博戲事中費損財寶而不慎護hù。如是名王專行放逸，不守府庫。

“云何名王專行放逸，不修善法？謂有國王於世所知柔和淳質、聰慧辯才、得理解脫所有沙門、婆羅門不能數近，禮敬諮詢，云何是善？云何不善？云何有罪？云何無罪？云何有福、

吉祥法門遠離諸惡？設得聞已，不依修行。如是名王專行放逸，不修善法。

“若有國王成就如是五衰損門，當知此王退失現世果報，乃至來生失人、天福。謂前四門退現受福利，最後一門退來生果報。

“云何名為王可愛法？大王當知！略有五種，謂王可愛、可樂、可欣、可意之法。何等為五？一者、人所敬愛，二、自在增上，三、能摧冤敵，四、善攝養身，五、能修善事。如是五種是王可愛、可樂、可欣、可意之法。

“云何善能發起王可愛法？大王當知！略有五種善能發起王可愛法，何等為五？一、恩養世間，二、英勇具足，三、善權quán方便，四、正受境界，五、勤修善法。

“云何名王恩養蒼生？謂有國王性本知足，能為謹慎，成就無貪、白淨之法；所有庫藏隨力給jǐ施貧窮、孤露，柔和忍辱，多以軟言曉喻國界；諸有群臣有故違犯不可免者，量罪矜jīn恕，以實以時如理治罰。如是名王以正化法恩養蒼生，故感世間之所敬愛。

“云何名王英勇具足？謂有國王神策不墜zhuì，武略圓滿，未降伏者而降伏之，已降伏者而攝護之。如是名王英勇具足。

“云何名王善權quán方便？謂有國王，一切好事分明了知，方便能和，攝受強黨，故得摧伏一切冤敵dí。

“云何名王正受境界？謂有國王善能籌量府庫增減，不奢、不吝，平等受用，隨其時候所宜給與所有臣佐、親族、王等及伎樂人。又有疾時，應食所宜，避所不宜，醫候食性，方以食之；若食未消，或食而痢，皆不應食。應共食者不應獨食，所

有精味分布令歡。如是名王正受境界，遂能善巧攝養自身。

“云何名王勤修善法？謂有國王具足淨信、戒、聞、捨、慧。於淨信處，了信他世及信當來善不善業、人天果報，如是名為具足淨信；

“受持淨戒，於年三長、每月六齋zhāi，遠離lí殺生及偷盜、邪行、妄言、飲酒諸放逸處，如是名王具足淨戒；

“於淨聞處、於現世業及當來果，修德進業，樂聽般若眾妙法門，專意勤心，究竟通達，如是名王具足淨聞；

“於淨捨心，遠離慳qiān貪，舒手惠施，常應修福，圓滿平等，如是名王具足淨捨。

“謂於具足淨慧之處，如實了知有罪無罪、修與不修、勝劣方便，親近多聞戒行沙門，遠離諸惡邪教之者，善知三種：果報圓滿、士用圓滿、功德圓滿。所謂國王繼jì習帝業，所生宗族聰利明慧，府庫財寶應用不虧kuī，如是名為果報圓滿。若諸國王善權方便，恒常成就，英勇進退，善達藝yì能，是即名為士用圓滿。若諸國王任持正法，與諸內宮王子、大臣共修惠施，行好善事；持齋受戒、慈三摩地門、上妙梵行；頻作護摩，息災增益；建曼荼羅，具受灌頂，是為功德圓滿。若能如是行者是名淨慧具足。

“復次，大王當知！我已略說王之過失、王之功德、王衰損門、王可愛法，及能發起王可愛之法。是故大王每日晨朝若讀、若誦此祕密王教，依之修行即名聖王、即名法王，諸佛、菩薩、天龍八部日夜加持，恒常護念，能感世間風雨順時，兵甲休息，諸國朝貢，福祚zuò無邊，國土安寧，壽命長遠yuǎn，是故當獲huò一切利益，現世安樂。”

爾時優填王聞佛所說，踊躍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孛 bēi 經抄

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太子名祇 qí，有園田八十頃，去城不遠。其地平正，多眾果樹，處處皆有流泉、浴池。其池清淨，無有蚊 qí、蜂、蚊、虻、蠅、蚤 zǎo。居士須達身奉事佛，受持五戒——不殺，不盜，不淫，不欺，不飲酒——見諦溝 gōu 港，常好布施，賑 zhèn 救貧窮，人呼為給孤獨氏。須達欲為佛起精舍，周遍行地，唯祇園好，因從請買 mǎi。太子祇言：「能以黃金布地令間無空者，便持相與。」

須達曰：「諾。聽隨買數。」

祇曰：「我戲言耳。」

訟 sòng 之紛紛，國老諫曰：「已許價決，不宜復悔。」遂聽與之。

須達默念：「何藏金足？」

祇謂其悔：「嫌貴自止。」

曰：「不貴也。自念當出何藏金耳。」即時使人象負金出，隨集布地，須臾滿四十頃。

祇感念：「佛必有大道，故使斯人輕寶乃爾。」教齊 qí 是止，勿復出金：「園地屬卿，我自欲以樹木獻 xiàn 佛。」因相可這，便立精舍。已，各上佛。佛與千二百五十沙門俱止其中。是故名祇樹給孤獨園也。

其王名卑先匿，舉宮中及人民皆共事佛，奉諸沙門衣、食、床臥、疾藥所宜。世無佛時，諸道皆興，譬如昏夜，炬燭為明。天下有佛，眾邪皆歇，喻若日出，火無復光。

國中本共事五百異道人，異道眾邪是時皆廢。諸異道人乃共嫉妬，謀欲毀佛，以望敬事。其女弟子名酸陀利，曰：「師莫愁也。我能令人不復敬佛，事師如故。便從今始，欲日日莊嚴，往來佛邊、諸沙門所。至一月後，可默殺我，埋祇樹間，佯 yáng 行求索。眾人當言：『數見此女往來精舍。』即詣王告，乞吏搜索，啼哭出尸。道其姪亂，無戒行意。國人聞是，必當捨佛，來事諸師。」諸師曰：「善。」

女如其言，往來一月。師使四人共殺，埋之。分布求已，詣闕告言：「生亡一女。眾人悉見日日往來諸沙門所。乞吏搜求。」王即勅外部吏與行，諸師乃佯 yáng 徘徊再三過，出尸輿 yú 載，遍行啼哭曰：「沙門之法，戒當清淨，反姪人婦。恐事發覺，殺而藏之，有何道哉！」

國人聞此，多有信者。惟得道之人知諂偽耳。

佛於是乃勅諸沙門：「且勿入城。七日之後，事情當露。」至八日旦，佛使阿難巷至說曰：「妄語讒 chán 人，天令口臭，詐誣清白，死入地獄，癡虐自怨，長夜受苦。」

國人聞是語，皆相謂曰：「沙門必清淨，故佛說此語耳。」

王使人微密伺之，見異道家竊 qiè 相勞賀，共賜四人。異道人法，知經多者得分多。一人頑闇 àn，得分獨少，怒曰：「當反汝事。自共殺人，而詐誣佛，反與我少！」伺人得之，牽將上聞，到以實對，即收謀者。

王與群臣俱出詣佛。給孤獨氏、諸清信士及國人民無數皆行詣佛。到已，作禮畢，各一面坐。王叉手，白佛言：「聞聞此謗，莫不罔然。唯佛至真，清淨無量。不識其故，何緣有此？」

佛告王曰：「誹謗之生，皆由貪、嫉，而此久有，非這今也。」

王曰：「願欲聞之。」

佛言：「我宿命無數世時，我為菩薩道，常行慈心，欲度脫萬姓。時有菰 pú 隣 lín 奈國，廣博嚴好，人民熾盛。中有梵志，姓瞿曇氏，才明高遠，國中第一。有三子，其小子者，端正無比，父甚奇之，為設大會，請諸道人、中外親戚，抱兒示之。眾師相曰：『是兒好道，有聖人相，必為國師。』因名為孛 bèi。孛幼好學，才藝 yì 過人，悉通眾經及天下道術九十六種。死生所趣、山崩地動、災異禍福、醫方鎮厭無所不知；能却姪心，消伏蠱 gǔ 道；武略備 bèi 有，而性慈仁。

「瞿曇沒後，二兄嫉之，數求分異，曰：『孛 bèi 幼好學，事師消費，與分當少。』母憐念之，數曉二子，二子不止。孛見兄意盛，自念：『人生皆為貪苦。我若不去者，兄終不息。』因自報母，求行學道。母便聽之。孛即去，近明師作沙門。於山中自得四意止：一慈眾生，如母愛子；二悲世間，欲令解脫；三解道意，心常歡喜；四為能護一切不犯。復得四意，諸佛所譽：一制貪姪，二除恚怒，三去癡念，四得樂不喜，逢苦不憂。又絕五欲：目不貪色，耳不貪聲，鼻不貪香，舌不貪味，身不貪細滑。能以智慧方便之道順化天下，使行十善，孝順父母，敬事師長。諸疑惑者，令信道德，知死有生，作善獲福，為惡受殃，行道得道。見憂厄者，為解免之。疾病者，為施醫藥。服孛教者，死皆生天。其有郡國水旱災異，孛至即平，毒害悉除。

「時有大國，安樂饒 ráo 人。王名藍達，所任四臣專行邪諂、姪盜、奸欺，侵奪無厭。民被其毒，王不覺知。孛 bèi 憊傷之，往到城外，從道人沙陀寄止七日乃入城，欲乞食。王於

觀上，見孛年少，儀容端政，行步有異，心甚愛敬，即出問訊。王曰：『願道人留意。我有精舍，近在城外，可於中止，當給所須。』孛曰：『諾。』王喜曰：『意欲相屈，明日已去，日日於宮食。』孛曰：『善。』王還向夫人說：『孛非恒人。汝明日當見之。』夫人心喜。床下有犬，犬名賓 bīn 祇 qí，聞之亦喜。

「明旦，孛來入宮，王與夫人迎為作禮，與施金床、毬 qú 毬 shū、毬 tà 毬 dēng。孛欲就坐，犬前舐 shì 足。王自起行澡水，敬意奉食。已而俱出，到外精舍。孛為王說治國政法。王太喜歡，因請孛留，令與四臣共治國事。四臣愚怯，不習戰陣，自知貪濁，常恐王聞。一臣曰：『人死神滅，不復更生。』一臣曰：『貧、富、苦、樂皆天所為。』一臣曰：『作善無福，為惡無殃。』一臣自恃 shì 知占星宿 xiù，然皆佞 nìng 諂，不為忠政。

「孛 bèi 性聰明、高才、勇健、仁義、恭敬、信順、寡言，言常含笑，不傷人意，清淨無欲，節 jié 色，少事。其政不煩，豫知災異，能役使鬼神，却起死人。愛民如子，教之以道——不得誦 xiōng 酖 yòng、遊獵、畋 tián 漁、彈射鳥獸，殺、盜、姪、欺、讒 chán 罵、佞嫉、諍怒、妖疑——皆化使善。其為政後，國界安寧，風雨時節，五穀 gǔ 豐熟；眾官承法，不復擾民；孛體無為，獨貴奉佛，沙門四道，朝暮誦習。及其姊子亦賢有志，常師仰孛。國好學者，多依附之。王無復憂，一以委孛。

「四臣畏忌，不得縱橫 héng，興嫉妬意，謀欲治孛，共合財寶，人一億數，伺王出時，以上夫人，而自陳曰：『臣等至意，奉家所有及身妻子，當為奴婢。欲白一事，願蒙聽省！』夫人貪得，受其好寶，答謝四臣曰：『便說之。』四臣對曰：

『王所奉孛，被服麤 cū 陋，似乞人耳。見住過重，不念國恩，日導夫人惡，教王遠房室。竊念夫人，宜及少壯，當有立子。念若失時，則絕國嗣。願熟思惟！不除孛者，恐後有悔。』

「夫人恚曰：『王信此人，不知其惡。各且還歸。今自憂之，比令明日使不見孛也。』

「夫人遣四臣出，即以梔 zhī 子黃面，亂頭却臥。須臾王還，內妓白王：『夫人不樂。』王素重之，入問再三，夫人不應。王即怒曰：『何人有罪，應誅戮 lù 者！汝欲使我罪誰那爾？』

「夫人垂泣曰：『王會不用我言耳。』

「王曰：『便說。不違汝也。』

「夫人即白：『王旦這出，孛來謂我：「今王老耄 mào，不能聽政。國中吏民皆伏從我。可以圖 tú 之，共此樂也。」今反為此乞人所謀，故我愁耳。』

「王聞是語，譬若人噎 yē，既不能咽，亦不得吐，不用恐悔，用之恐亂，念：『孛助我已十二年，常以忠政，憂國除患，遠近賴之。此國之寶，不可治也。』

「王曰：『今治孛者，後必大亂。為萬民故，且共忍之。』

「夫人便自擲床下，舉聲哭曰：『不治孛者，我當自刺，自投樓下，不能見也！』

「王復曉曰：『汝亦知法。此非小事，起共議之。』

「夫人還坐。王曰：『道人之法，不可以刀杖加之，當以漸遣，稍減其養。明日來者，勿復作禮，擎 qíng 捲 quǎn 而已；與施木床於殿下坐；炊惡廩 sī 米，盛以瓦器。如是慚愧，極自當去。』王說此時，賓祇不悅。

「夫人明旦，即以王教，具勅內厨。孛 bèi 來入宮，賓祇於床下嚙 ái 喋 chái 吠之。孛見狗吠 fèi，夫人擎捲 quǎn 及所施設，即知有謀，自念：『我欲無害於人，人反害我。如是當

避入深山耳。小怨成大，不可輕也。彼以陰謀，我宜慎之。凡人身羸，行正為強。今我自有食鉢、水瓶、革蓆 xǐ、繖 sǎn 蓋、漉 lù 水之囊，斯足用矣。』孛食已，攝物欲去。王驚起曰：『是何疾也！顧謂夫人乃使我失聖人之意。』即前牽孛，問欲何之。

「孛答曰：『為王治國十二年矣，未曾見賓祇嗟 ái 喋 chái 如今也。是必有謀，故欲去耳。』

「王曰：『實有。今見孛意，覺微甚明。願自勅厲，當誅 zhū 惡人！不須去也。』

「孛曰：『王前意厚，而今已薄。及我無過，宜以時去。夫盛有衰，合會有離。善惡無常，禍福自追。結友不固，不可與親。親而不節，久必泄瀆 dú。如取泉水，掘深則濁。近賢成智，習愚益惑。數見生慢，踈 shū 則成怨。善友接者，往來以時，親如有敬，久而益厚。不善友者，假求不副，巧言利辭，苟合無信。接我以禮，當以敬報；待我以慢，當即遠避。有相親愛，迴相憎者，愛時可附，憎不可近。敬以親善，戒以遠惡，善惡無別，非安之道。人無過失，不可妄侵。惡人事已，不可納前；人欲踈已，不可強親；恩愛已離，不可追思。鳥宿枝折，知更求栖，去就有宜，何必守常。朽枝不可攀，亂意不可犯。人欲相惡，相見不懽 huān，唱而不和，可知為薄。人欲相善，緩急相赴，言以忠告，可知為厚。善者不親，惡者不踈。先敬後慢，賢愚不別，不去何須。夫人初拜，今但擎捲 quán。若我不去，將見罵逐。初施金座，今設木床；初盛寶器，今用瓦甌 ōu；初飯粳 jīng 糧 liáng，今惡廝 sī 米。我不去者，且飯委地。知識相遇，主人視之，一宿 sù 如金，再宿如銀，三宿如銅。證現如此，不去何待。』

「王曰：『國豐，民寧，孥之力也。今棄去者，後將荒壞。』」

「孥曰：『天下有四自壞：樹繁花果，還折其枝；虺 huǐ 蛇含毒，反賊其軀；輔相不賢，害及國家；人為不善，死入地獄。是為四自壞。經曰：

「『惡從心生，反以自賊，如鐵生垢，消毀其形。』」

「王曰：『國無良輔，實須恃 shì 孥。若欲相委，是必危殆 dài。』」

「孥曰：『凡人有四自危：保任他家，為人證佐，媒嫁人妻，聽用邪言；是為四自危。經曰：

「『愚人作行，為身招患，快心放意，後致重殃。』」

「王曰：『我師友孥，常在不輕，當原不及，莫相捐去。』」

「孥曰：『友有四品，不可不知。有友如花，有友如稱，有友如山，有友如地。何謂如花？好時插頭，萎時捐之；見富貴附，貧賤則棄。是花友也。何謂如稱？物重頭低，物輕則仰；有與則敬，無與則慢。是稱友也。何謂如山？譬如金山，鳥獸集之，毛羽蒙光；貴能榮人，富樂同歡 huān。是山友也。何謂如地？百穀 gǔ 財寶，一切仰之，施給養護，恩厚不薄。是地友也。』」

「王曰：『今我自知，志思淺薄，聽用邪言，使孥去也。』」

「孥曰：『明者有四不用：邪偽之友，佞 nìng 諂 chǎn 之臣，妖嬖 niè 之妻，不孝之子；是為四不用。經曰：

「『邪友壞人，佞臣亂朝，嬖 niè 婦破家，惡子危親。』」

「王曰：『相與愛厚，宜念舊 jiù 好，不可孤棄也。』」

「孥曰：『有十事知愛厚：遠別不忘，相見喜歡，美味相呼，過言忍之，聞善加歡，見惡忠諫，難為能為，不相傳私，急事為解，貧賤不棄；是為十愛厚。經曰：

「『化惡從善，切磋 cuō 以法，忠正誨勵 lì，義合友道。』」

「王曰：『四臣之惡，乃使孛恚 huì，不復喜我。』」

「孛曰：『有八事知不相喜：相見色變，眄 miǎn 睞 lài 邪視，與語不應，說是言非，聞衰快之，聞盛不喜，毀人之善，成人之惡；是為八事。經曰：

「『平鬪 dòu 殺人，尚有可原；懷毒陰謀，是意難親。』」

「王曰：『是我頑弊，不別明闇。惡人所誤，遂失聖意。』」

「孛曰：『有十事知人為明：別賢愚，識貴賤，知貧富，適難易，明廢立，審所任，入國知俗，窮知所歸，博聞多識，達於宿命；是為十事。經曰：

「『緩急別友，戰鬪見勇，論議知明，穀 gǔ 貴識仁。』」

「王曰：『自我得孛，中外怙 tiē 安。今日相捨，永無所恃 shì。』」

「孛曰：『有八事可以怙 tiē 安：得父財，有善業，所學成，友賢善，婦貞良，子孝慈，奴婢順，能遠惡；是為八事。經曰：

「『生而有財，得友賢快，諸惡無犯，有福祐快。』」

「王曰：『聖人之言，誠無不快。』」

「孛曰：『有八事快：與賢從事，得諮聖人，性體仁和，事業日新，忿能自禁，慮能防患，道法相親，友不相欺；是為八事。經曰：

「『有佛興快，演經道快，眾聚和快，和則常安。』」

「王曰：『孛常易諫，今何難留？』」

「孛曰：『有十不諫：慳貪，好色，朦籠，急暴，抵突，疲極，憍恣，喜鬪 dòu，專愚，小人；是為十。經曰：

「『法語專愚，如與聾談，難化之人，不可諫曉。』」

「王曰：『如我憍恣，不能遠色。孛得無為，不復與我語乎？』」

「**孥**曰：『人不與語，有十事：傲慢，魯鈍，憂怖，喜預，羞慚，吃叨rèn，仇恨，凍餓，事務，禪思；是為十事。經曰：

「『能行說之可，不能勿空語，
虛偽無誠信，明哲所不顧。』

「**王**曰：『惡婦美姿，巧於辭令。如有外姝 yì，卒何用知？』

「**孥**曰：『有十事可卒知：頭亂髻 jì 傾，色變流汗，高聲言笑，視瞻不端，受彼寶飾，闕kuī看垣 yuán 牆，坐不安所，數至隣 lín 里，好出野遊，喜通姪女；是為十事。經曰：

「『婦女難信，利口惑人，是以高士，遠而不親。』

「**王**曰：『人情所近，親信婦人，不知其惡。』

「**孥**曰：『人有十事，不可親信：主君所厚，婦人所親，怙身強健，恃有財產，大水漬 zì 處，故屋危牆，蛟 jiāo 龍所居，辜gū較縣官，宿惡之人，毒害之虫；是為十。經曰：

「『謂酒不醉，謂醉不亂，君厚婦愛，皆難保信。』

「**王**曰：『如孥所語，愛習生惡，是可嫉也。』

「**孥**曰：『可嫉有五：龕 cū 口傷人，讒 chán 賊喜鬪 dòu，焦曉 xiāo 不媚，嫉妬 dù 呪詛，兩舌面欺；是為五。經曰：

「『施勞於人，而欲蒙祐，殃及其軀，自遭gòu 廣怨。』

「**王**曰：『何所施行，人所愛敬？』

「**孥**曰：『愛敬有五：柔和能忍，謹而有信，敏而少口，言行相副，交久益厚；是為五。經曰：

「『知愛身者，慎護 hù 所守，志尚高遠，學正不昧 mèi。』

「**王**曰：『何者為人所慢？』

「**孥**曰：『見慢有五：鬢 bìn 長而慢，衣服不淨，空無志思，姪態 tài 無禮，調戲不節；是為五。經曰：

「『攝意從正，如馬調御，無憍 jiāo 慢習，天人所敬。』

「王曰：『願孛留意，共還精舍！』」

「孛曰：『有十不延於堂：惡師，邪友，蔑聖，反論，姪姪，嗜酒，急弊長者，無反復子，婦女不節，婢 bì 妾 qiè 莊飾；是為十。經曰：

「『遠避惡人，姪荒勿友，從事賢者，以成明德。』」

「王曰：『孛在，我樂，四方無事。今日去者，國中必嗟 jiē。』」

「孛曰：『有八事可以安樂：順事師長，率民以孝，謙虛下下，仁和其性，救危赴急，恕己愛人，薄賦節用，赦 shè 恨念舊 jiù；是為八事。經曰：

「『修諸德本，慮 lù 而後行，唯濟人命，終身安樂。』」

「王曰：『吾常念孛，豈有忘時！』」

「孛曰：『智者有十二念：雞 jī 鳴念悔過作福，早起念拜親禮尊，臨事念當備 bèi 豫，所止念避危害，言語念當至誠，見過念以忠告，貧者念哀給護，有財念行布施，飲食念以時節，食人念以平均，御眾念用恩賜，軍具念時繕治；是為十二。經曰：

「『修治所務，慮其備豫，事業日新，終不失時。』」

「王曰：『安得大賢，使留孛乎？』」

「孛曰：『大賢有十：行學聞高遠，不犯經戒，敬佛三寶，受善不忘，制慾 yù 怒癡 chī，習四等心，好行恩德，不擾眾生，能化不義 yì，善惡不亂；是為十行。經曰：

「『明人難值，而不比有，其所生處，族親蒙慶 qìng。』」

「王曰：『我過重矣！畜養惡人，使孛恚 huì 去。』」

「孛 bèi 曰：『大惡有十五：好殺，劫盜，姪姪 yì，詐欺，諂 chǎn 諛 yú，虛飾，佞 nìng 讒 chán，誣善，貪濁，放恣，

酗 xù 酖 yòng, 妬 dù 賢, 毀道, 害聖, 不計殃罪; 是為十五。
經曰:

「『奸虐饕 tāo 餒 tiè, 怨譖 zèn 良人, 行己不正, 死墮惡道。』

「王曰:『曉孥不止, 使我慚愧。』

「孥曰:『有十可愧: 君不曉政, 臣子無禮, 受恩不報, 過不能改, 兩夫一妻, 未嫁懷妊, 習不成就, 如人杖兵不能戰鬪, 慳人觀布施, 奴婢不能使; 是為十。經曰:

「『世儻有人, 能知慚愧, 是易誘進, 如策良馬。』

「王曰:『吾始念曰: 知有道者, 為難屈也。』

「孥曰:『有十二難: 任使專愚難, 怯弱御勇難, 仇恨共會難, 寡聞論議難, 貧窮負債難, 軍無師將難, 事君終身難, 學道不信難, 惡望生天難, 生值佛時難, 得聞佛法難, 受行成就難; 是為十二。經曰:

「『人命難得, 值佛時難, 法難得聞, 聞能行難。』

「王曰:『今與孥談, 益我有智。』

「孥曰:『略說其要, 人所當知有四十五事: 修其室宅; 和其家內; 親於九族; 信於朋友; 學從明師; 事必成好; 才高智遠; 宜守以善; 富貴行恩; 治產宜慎; 有財當廣方業; 子幼勿付財; 相善與交; 苟合莫信; 財在縣官, 當早憂出; 賣買交易, 以誠勿欺; 凡所投止, 必先行視; 所往當知貴賤; 入國當親善人; 客宜依豪; 無與強爭; 故富可求復; 素貧勿大望; 寶物莫示人; 匿事莫語婦; 為君當敬賢; 厚勇取忠信; 清者可治國; 趣事能立功; 教化之紀, 孝順為本; 師徒之義, 貴和以敬; 欲多弟子, 當務義誨; 為醫當有效 xiào 驗, 術淺不宜施用; 病瘦當隨醫教; 飲食取節; 便身知識; 美食當共; 博戲莫財命

抵；所施、假貸，當手自付；證佐從正，勿枉無過；諫怒以順，避惡以忍；人無貴賤，性和為好；道以守戒，清淨為上；天下大道，無過泥洹。泥洹道者，無生、老、病、死、飢、渴、寒、熱，不畏水火、怨家、盜賊，亦無恩愛、貪欲、眾惡，憂患悉滅，故曰滅度。王當自愛，我今欲退。』

「王曰：『孥欲去者，寧復有異誠乎？』」

「孥曰：『譬如大水所蕩突處，雖百歲後，不當於中立城郭也。其水必復，順故而來。宿惡之人，雖欲行善，故不當信。本心未滅，或復為非，不可不戒。人所欲為，譬如穿池，鑿 záo 之不止，必得泉水。事皆有漸，智者見微，能濟其命。如人健洄 qiú，截流度也。』」

「王曰：『前後所說，我皆貫心。舉國士女，靡不歡喜。舊 jiù 惡低伏，無敢言者。願聞其言。儻遭異人，何知其明？』」

「孥曰：『明者問對，種種別異言無不善，師法本正，以此知之。明人之性，仁柔謹懿³què，溫雅智博。眾善所仰，無有疑也。觀其言行，心口相應；省其坐起，動靜不妄；察其出處，被服施為，可足知之。與明智談，宜得其意。得其意難，如把刃持毒，不可不慎也。』」

「王曰：『欲事明者，不失其意，為之奈何？』」

「孥曰：『敬而勿輕，聞受必行。明者識真，體道無為。知來、今、往古，一歸空無。人物如化，少壯有老，強健則衰，生者必死，富貴無常。是故安當念危，盛存無常。善者加愛，不善黜 chù 遠。雖有仇恨，不為施惡。柔而難犯，弱而難勝。明人如是，不可慢也。』」

「王曰：『盡心愛敬，以事明智，寧有福乎？』」

³校勘記：大正藏底本的“懿”字。根據【宋】【元】【明】【宮】【聖】【聖乙】版本的“慤”及文義，此處用“慤 què”的拼音和義。慤 què：異體字是“慤 què”：誠實，謹慎）。

「**孥**曰：『智者法聖以行其仁，樂開愚蒙成人之智；治國則以惠施為善；修道則以導人為正；國家急難則能分解；進退知時無所怨尤；恩廣施大不望其報；事之得福終身無患。王其勿疑。治政之法不可失道。勸民學善，益國最厚。』

「**王**曰：『誰能留**孥**？我心愁慘，忽忽如狂！』垂泣向**孥**，懺 chàn 悔解過。

「**孥**曰：『如人不能泅 qiú，不當入深水。欲報仇者，不當豫矯。親厚中諍，後更相謝。雖知和解善，不如本無諍也。善不能賞，反聽讒 chán 言。我如飛鳥，止無常處。道貴清虛，不宜人間。如野火行，傍樹為焦；激水破船；毒虫害人。與智從事，不當擾也。草木殊性，鳥獸類分。白鶴自白，鷗 lú 鷗 cí 自黑。我與彼異，無欲於世。如田家翁生習山藪 sǒu，與之好衣，為無益也。天下有樹，其名反戾，主自種之，不得食實。他人竊取，果則為出。今王如是，善安國者，而見驅逐；佞 nìng 偽敗政，反留食祿。賓 bīn 客久留，主人厭 yàn 之。我宜退矣。』

「**王**曰：『人命至重，願垂憶念！今欲自力，事**孥**勝前。』

「**孥**曰：『王雖言之，猶不得施夫人意惡。我不宜留。天下家家皆有炊食。沙門所以持鉢乞者，自樂除貪，全戒無為，遠罪咎 jiù 也。』

「**王**曰：『今**孥**既去，莫便斷絕。願時一來，使我不恨。』

「**孥**曰：『如俱健者，猶復相見。且欲入山，以修其志。夫近而相念惡，不如遠而相念善。智者以譬喻自解，請說一事。譬如有人以蜜塗刀，狗得舐 shì 之，以傷其舌。坐貪小甜，不知瘡痛。四臣如是，但美其口，心如利刀。王甚戒之。自今以後若有驚恐，常念**孥**者，眾畏必除。』

「**孥**復言曰：『鷄 chī 梟 xiāo 樂塚，群鼠糞居，百鳥栖樹，鶴處污池，物各有性，志欲不同。我好無為，如王樂國。

器雖麤 cū 弊，不可便棄，各有所貯 zhù。愚賤不肖，亦不可棄，各有所用。王當識此。我猶知人，言意所趣。如鳥集樹，先後下枝。間關 guān 趣上，見賓祇呋 fèi，以知中外有謀。意欲厭故，更受新也。』 孛曰：『請退。』即起出城。

「王與夫人啼泣送之。人民大小，莫不號怨。王行具問孛：『誰可信者？』」

「孛曰：『我姊 zǐ 子賢善，可與諮議。時時共出，巡行國中，觀民謠俗，可知消息。』」

「王曰：『受教。』即與傍臣人民為孛作禮，於是別去。

「孛去之後，四臣縱橫於外，以佞 nìng 辯為政。夫人於內，以妖蠱 gǔ 事王。王意迷惑，不復憂國，奢淫好樂，晝夜耽 dān 荒。眾官群寮發調、受取，無有道理。正平市買，不復雇直。強者陵弱，轉相抄奪，至相殺傷，不畏法禁。良民之子掠為奴婢。六親相失，迸 bèng 竄 cuàn 苟活。災異相屬，王不能知。風雨不時，所種不收。國虛民窮，飢餓滿道，歌詠怨聲感動鬼神。人民愁怖，亡去略盡，號泣而行，莫不思孛。孛如鷦 cāng 鷹，臨 lín 眾鳥上，壓伏奸人，慈育民物，如天帝釋。

「孛姊 zǐ 子道人後適他郡，見國荒亂，聚落毀壞，人民單索，還為王說：『大臣不政，放縱劫盜，掠殺無辜 gū，殘虐無道。人怨，神怒，天屢 lǚ 降災。遠近皆知，而王不覺。今不早圖 tú，且無復民。』」

「王乃驚曰：『果如孛戒。我所任者，如狼在羊中。知民當散，如犇 bēn 車逸馬。道人既告，何以教之？』」

「道人曰：『孛去，國亂，皆由奸臣。王宜更計，國尚可復。願一循行，目見、耳聞，當知其實。』」

「王即與道人私出，案行國界。見數十童女，年皆五六十，衣服弊壞，呼嗟而行。道人問曰：『諸女年大，何以不嫁？』答曰：『當使王家窮困如我，快也！』道人曰：『汝言非也。王者位尊，何能憂汝？』女曰：『不然。王治不政，使國飢荒。夜則困於盜賊，晝則窮於胥 xū 吏。衣食不供，誰當嫁娶我也！』

「王復前行。見諸老母衣不蓋形，身羸目瞑，啼哭而行。道人問曰：『皆有何憂？』答曰：『當使國王窮、盲如我，快耶！』道人曰：『是言非也。老自目瞑，王有何過？』諸母曰：『我夜為盜所劫，晝為吏所奪。窮行採薪，觸犯毒螫 shì，使我如此。非王惡耶？』

「王復前行。見一女人跪搆 gòu 牛乳，為牛所踏，蹙 bì 地罵曰：『當踏王婦如我，快也！』道人問曰：『牛自踏汝，王家何過？』答曰：『王治不政，使國荒亂，盜賊不禁，令我善牛見奪，為弊牛所踏。非王惡耶？』道人言：『汝自無德，不能搆 gòu 牛。』女曰：『不然。若王家善，孛自當留，國不亂也。』

「王復前行。見烏啄蝦 há 蟄 má，蝦蟄罵曰：『當使惡王見噉如我，快也！』道人曰：『汝自為烏所噉，王當護汝耶？』答曰：『不望護也。王無恩澤，政治不平，祭祀廢絕，天旱水竭，故使我身烏見噉耳。』蝦蟄喚曰：『知為政者，棄一惡人以成一家；棄一惡家以成一鄉。不知政者，民物失所，天下怨訟。』

「道人曰：『百姓無罪，呼嗟感天。神使蝦 há 蟄 má 降語如此。王自具見，宜退惡人。改往修來，與民更始。如種善地，雨澤以時，何憂不熟！』王曰：『今當任誰？』道人言：『宜急請孛。孛仁聖、知時，反國必安。』

「王還，即遣使者入山請孛，言：『若孛不還者，當向叩頭道：「我自知怨負萬民，憂不能食，須待孛到。」孛素慈仁，憂念十方。知我國荒，想必來也。』

「使者受命，往到孛所，稽首白言：『大王慙 yīn 慙 qín 致敬無量。自知罪過深重，違失聖意，使國荒亂，百姓窮困，涕泣思孛，不能飲食。願垂愍念，一來相見也！』

「孛哀人民故，隨使者還。道見死獼猴，故剝取其皮，欲以生語。國人聞孛來，皆出界迎。孛到城外，止故精舍。

「王出相見，作禮問訊畢，一面坐，叉手謝孛言：『空頑不及，虐負萬民。請自悔勵 lì，幸遂原之！』孛曰：『甚善。』

「四臣過，耳語。孛曰：『卿等無過，何不公談？』

「四臣恚曰：『凡為沙門，欲望天福，人皆稱善，不當殺獼猴取其皮也！』

「孛曰：『卿等自迷惑，不別真偽耳。是非、好惡天悉知之。苦樂有本，不可強力。為惡罪追，雖久不解。作善福隨，終不敗亡。禍福在己，愚謂之遠。以我剝皮而殺獼猴，難此似是。卿曹默默，為奸不止，相教事耶！言命在天，謂善無益，為惡無殃。禍福之報，自然如響 xiǎng，響應隨聲，非從天墮。卿等作惡，豈不自識？雖欲誣之，自然不聽 tīng。此非諫我，為自中耳。卿一人言：「人死神滅，不復生」者，是聖語耶？從意出乎！自欲為惡，反言：「作善無福，為惡無殃。」夫天之明象，日、月、星辰列現於上，誰為之者？』四臣默然。

「孛復曰：『天地之間，一由罪福。人作善惡，如影隨形。死者棄身，其行不亡。譬如種穀 gǔ，種敗於下，根生莖葉，實出於上，作行不斷。譬如燈燭展轉然之，故炷 zhù 雖消，火續不滅。行有罪福，如人夜書 shū，火滅字存。魂神隨行，轉生不斷。卿曹意志，自以為高。如人殺親，可無罪乎？』

「四臣答言：『夫蔭其枝者，不摘其葉。何況殺親而當無罪！』」

「孛曰：『然卿難我似是。吾取死皮，而尚訊之。卿曹所為，法當云何？卿一人言：「人死神滅，不復生。」一人言：「苦樂在天。」一人言：「作善無福，為惡無殃。」一人自怙 hù 知占星宿，外陽為善，內陰 yīn 為奸。譬如偽金，其中純銅。貌飾美辭，心行讒 chán 賊。如狼在羊中，主不能覺。天下惡人亦稱為道。被髮臥地，道說經戒，專行諂欺，貪利欲得。愚人信伏，如雨掩塵。群妖相厭 yàn，如水流溢，不時入海，多所傷敗。惟有聖人能濟天下，化惡授善，莫不蒙祐。若善無福，惡無殃者，古聖何故造制經典，授王利劍？夫行有報，其法自然，善者受福，惡者受殃。天之所疾，禍無久遲 chí，陰德雖隱，後無不障。故國立王，王政法天，任賢使能賞善伐奸，各隨其行，如響應聲。人死神去，隨行往生，如車輪轉，不得離地。信哉罪福，不可誣也。人行至誠，鬼神助之。惡雖不覺，終必受殃，故當戒慎，遠惡知慚。若皆為善，稟氣當同。不善者多，或有不平，或壽不壽，多病少病，醜 chǒu 陋端正，貧富貴賤，賢愚不均，至有盲、聾、瘡、癰、跛 bǒ 蹇 jiǎn、隆殘，百病皆由宿命行惡所致。其受百福——人所樂者——則是故世行善使然。積德忠政，故有日月星辰，有天，有人、帝王、豪貴，是明證也。何可言無？宜熟思之，勿謂不然。』孛說是時，王與臣民無不解悅。

「孛復曰：『古昔有王，名為狗獫。池中生甜魚，甘而少骨。王使一人監護，令日獻 xiàn 八魚。其監亦日竊 qiè 食八魚。王覺魚減，更立八監，使共守護。八監又各日竊八魚。守之者多，魚為之盡。今王如是，所任不少，為亂益甚。譬如人摘生果，既亡其種，食之無味。王欲為治，不用賢人，既失其民，

後又無福。治國不正，則使天下有爭奪之心。如人治產，不勤用心，則財日耗。國有勇武習戰陣者，不足其意，則弱其國。為王不敬道德，不事高明，生則賢者不歸，死則神不生天。掠殺無辜，使天下怨訟，則天降災，身失令名。治國以法，為政得忠，敬長愛少，孝順奉善，現世安吉，死得生天。譬如牛行，其道直正，餘牛皆從。尊貴有道，率下以正，遠近伏化，則致太平。為君當明，探古達今，動靜知時，剛柔得理，惠下利民，有施平均。如是則世世豪貴，後可得泥洹之道。』眾坐皆喜，稱善無量。

「王即避坐，稽首白言：『今孛所語，譬如疾風吹却雲雨。幸卒慈念，垂化如前。』孛即起行，隨王入宮。四臣愚癡，於是見廢 fèi。孛復治國，恩潤滂流，風雨時節，五穀 gǔ 豐熟，人民歡喜，四方雲集，上下和樂，遂致太平。」

佛言：「時孛者，今我身是也。姊 zǐ 子道人，則阿難是。時王藍達，今卑先匿是。時夫人，則好首是。時犬賓祇者，車匿是。時四大臣，則今四道人殺好首者是。時語蝦 há 蟄 má 者，今得羅漢漚陀耶是。我為菩薩，世世行善，勤苦積德無央數劫。為萬民故，今自致得佛，所願皆得。諸值我時聞經法者，宜各精進，為善勿懈。」

佛說是已，有三億人得踐道迹，皆受五戒，歡喜奉行。

佛說孛經抄

增一阿含經安般品（一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五百人俱。

爾時，提婆達兜惡人便往至婆羅留支王子所，告王子言：

「昔者，民氓壽命極長，如今人壽不過百年。王子當知，人命無常，備不登位，中命終者不亦痛哉！王子，時可斷父王命，統領國人。我今當殺沙門瞿曇！作無上至真、等正覺，於摩竭國界，新王、新佛，不亦快哉！如日貫雲，靡所不照，如月雲消，眾星中明。」爾時，婆羅留支王子即收父王，著鐵牢中，更立臣佐，統領人民。

爾時，有眾多比丘入羅閱城乞食，便聞提婆達兜教王子收父王，著鐵牢中，更立臣佐。是時，眾多比丘乞食，還歸所在，攝舉衣鉢，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世尊曰：「朝入城乞食，聞提婆達兜愚人教王子使收父王，閉著牢獄，更立臣佐。復勅王子言：『汝殺父王，我害如來，於此摩竭國界，新王、新佛，不亦快哉！』」

「爾時，臣佐亦行非法；臣佐已行非法，爾時王太子亦行非法；太子已行非法，爾時群臣、長吏亦行非法；群臣、長吏已行非法，爾時國界人民亦行非法；國界人民已行非法，爾時人眾兵馬亦行非法；兵眾已行非法，爾時日月倒錯運度失時；日月已失時，便無年歲；已無年歲，日差月錯，無復精光；日月已無精光，爾時星宿現怪。星宿已現變怪，便有暴風起；已有暴風起，神祇瞋恚；神祇已瞋恚，爾時風雨不時。爾時穀子在地者便不長大，人民之類、蜎飛蠕動，顏色改變，壽命極短。

「若復有時，王法治正，爾時群臣亦行正法；群臣已行正法，時王太子亦行正法；王太子已行正法，爾時長吏亦行正法；長吏已行正法，國界人民亦行正法；日月順常，風雨以時，災怪不現，神祇歡喜，五穀熾盛；君臣和穆相視，如兄如弟，終無增損；有形之類，顏色光潤，食自消化，無有災害，壽命極長，人所愛敬。」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猶如牛渡水，	導者而不正；
一切皆不正，	斯由本導故。
眾生亦如是，	眾中必有導；
導者行非法，	況復下細人。
萌類盡受苦，	由王法不正；
以知非法行，	一切民亦然。
猶如牛渡水，	導者而行正；
從者亦皆正，	斯由本導故。
眾生亦如是，	眾中必有導；
導者行正法，	況復下庶人。
萌類盡受樂，	由王法教正；
以知正法行，	一切民亦然。

「是故，諸比丘！當捨非法而行正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有無品（七至九）

（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二法，內自思惟，專精一意，當禮如來。云何為二法？一為智慧，二為滅盡。是謂，比丘！內自思惟，專精一意，當禮如來。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二法，內自思惟，專精一意，當禮法寶，亦禮如來神廟。云何二法？有力、有無畏。是謂，比丘！有此二法，內自思惟，專精一意，當禮法寶及如來神廟。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二法，內自思惟，專精一意，禮如來寺。云何為二法？如來與世間人民無與等者；如來有大慈大悲，矜念十方。是謂，比丘！有此二法，內自思惟，專精一意，禮如來寺。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善聚品（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承事禮佛有五事功德。云何為五？一者端正，二者好聲，三者多財饒寶，四者生長者家，五者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所以然者，如來無與等也。如來有信、有戒、有聞、有慧、有善色成就，是故成就五功德。」

「復以何因緣禮佛而得端正？以見佛形像已，發歡喜心，以此因緣而得端正。復以何因緣得好音聲？以見如來形像已，三自稱號：南無如來、至真、等正覺，以此因緣得好音聲。復以何因緣多財饒寶？緣彼見如來而作大施，散華、然燈，及餘所施之物，以此因緣獲大財寶。復以何因緣生長者家？若見如來形已，心無染著，右膝著地，長跪叉手，至心禮佛，以此因緣生長者家。復以何因緣，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諸佛世尊常法，諸有眾生，以五事因緣禮如來者，便生善處天上。是謂，比丘！有此五因緣禮佛功德。是故，諸比丘！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禮佛者，當求方便，成此五功德。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禮三寶品（一至三）

（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善男子、善女人欲禮拜如來神

寺者，當行十一法禮如來寺。云何為十一？興勇猛意，有所堪故；意不錯亂，恒一心故，當念專意，諸止觀故；諸念永息，入三昧故；意及無量，由智慧故；意難觀察，由其形故；意淡然靜，由威儀故；意無流馳，以名稱故；意無想像，由其色故；梵音難及，由柔軟響故。諸比丘！若善男子、善女人欲拜如來寺，當具此十一法禮如來神寺，長夜之中獲德無量。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善男子、善女人欲行禮法，當念十一事，然後禮法。云何名為十一？有慢當除慢，夫正法者，於欲而除渴愛想；夫正法者，於欲而除欲；夫正法能斷生死淵流；夫行正法獲平等法；然此正法斷諸惡趣；尋此正法得至善處；夫正法者，能斷愛網；行正法者，從有至無；行正法者，明靡不照；夫正法者，至涅槃界。若善男子、善女人欲行禮法，當思惟此十一法，然後便獲福無量，長夜之中受福無限。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善男子、善女人修禮僧者，當專十一法，然後乃當禮僧。云何為十一？如來眾者，正法成就，

如來聖眾上下和合，如來僧者，法法成就；如來聖眾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如來聖眾能掌護三寶；如來聖眾能降伏外道異學；如來聖眾是一切眾生良友福田。若善男子、善女人欲禮僧者，當思惟此十一法，長夜之中獲福無量。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天、龍、鬼神、乾沓和、阿須倫、迦留羅、甄陀羅、摩休勒天及人民，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一一一一至一一一三）

（一一一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釋提桓因欲入園觀。時，勅其御者，令嚴駕千馬之車詣於園觀。御者奉勅，即嚴駕千馬之車，往白帝釋：『唯！俱尸迦！嚴駕已竟，唯王知時。』天帝釋即下常勝殿，東向合掌禮佛。爾時，御者見，即心驚毛豎，馬鞭落地。

「時，天帝釋見御者心驚毛豎，馬鞭落地，即說偈言：

「『汝見何憂怖， 馬鞭落於地。』

「御者說偈白帝釋言：

「『見王天帝釋， 為舍脂之夫，

 所以生恐怖， 馬鞭落地者。

 常見天帝釋， 一切諸大地，

 人天大小王， 及四護世主。

 三十三天眾， 悉皆恭敬禮，

 何處更有尊， 尊於帝釋者。』

而今正東向， 合掌修敬禮。』

「爾時，帝釋說偈答言：

「『我實於一切， 世間大小王，
 及四護世王， 三十三天眾，
 最為其尊王， 故悉來恭敬，
 而復有世間， 隨順等正覺，
 名號滿天師， 故我稽首禮。』

「御者復白言：

「『是必世間勝， 故使天王釋，
 恭敬而合掌， 東向稽首禮。
 我今亦當禮， 天王所禮者。』

「時，天帝釋，舍脂之夫說如是偈，禮佛已，乘千馬車，往詣園觀。」

佛告諸比丘：「彼天帝釋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尚恭敬佛，亦復讚歎恭敬於佛。汝等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亦應如是恭敬於佛，亦當讚歎恭敬佛者，應當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一一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廣說如上。差別者：「爾時，帝釋下常勝殿，合掌東向敬禮尊法。」乃至……。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如上廣說。差別者：「爾時，帝釋說偈答御者言：

「『我實為大地， 世間大小王，

及四護世主， 三十三天眾，
如是等一切， 悉尊重恭敬，
然復有淨戒， 長夜入正受。
正信而出家， 究竟諸梵行，
故我於彼所， 尊重恭敬禮。
又調伏貪恚， 超越愚癡境，
修學不放逸， 亦恭敬禮彼。
貪欲瞋恚癡， 悉已永不著，
漏盡阿羅漢， 復應敬禮彼。
若復在居家， 奉持於淨戒，
如法修布薩， 亦復應敬禮。』

「御者白帝釋言：

「『是必世間勝， 故天王敬禮，
我亦當如是， 隨天王恭敬。』

「諸比丘！彼天帝釋，舍脂之夫敬禮法、僧，亦復讚歎禮法、僧者，汝等已能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亦當如是敬禮法、僧，當復讚歎禮法、僧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一一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天帝釋欲入園觀，王勅御者，令嚴駕千馬之車。御者受教，即嚴駕已，還白帝釋：『乘已嚴駕，唯王知時。』

「爾時，帝釋從常勝殿來下，周向諸方，合掌恭敬。

「時，彼御者見天帝釋從殿來下，住於中庭，周向諸方，

合掌恭敬。見已驚怖，馬鞭落地，而說偈言：

「『諸方唯有人， 臭穢胞胎生，
 神處穢死尸， 飢渴常焦然。
 何故憍尸迦， 故重於非家？
 為我說其義， 飢渴願欲聞。』

「時，天帝釋說偈答言：

「『我正恭敬彼， 能出非家者，
 自在遊諸方， 不計其行止。
 城邑國土色， 不能累其心，
 不畜資生具， 一往無欲定。
 往則無所求， 唯無為為樂，
 言則定善言， 不言則寂定。
 諸天阿修羅， 各各共相違，
 人間自共諍， 相違亦如是。
 唯有出家者， 於諸諍無諍，
 於一切眾生， 放捨於刀杖。
 於財離財色， 不醉亦不荒，
 遠離一切惡， 是故敬禮彼。』

「是時，御者復說偈言：

「『天王之所敬， 是必世間勝，
 故我從今日， 當禮出家人。』

「如是說已，天帝釋敬禮諸方一切僧畢，昇於馬車，遊觀園林。」

佛告比丘：「彼天帝釋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而常恭敬眾僧，亦常讚歎恭敬僧功德。汝等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亦當如是恭敬眾僧，亦當讚歎敬僧功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一一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一聚落，有諸仙人於聚落邊空閑處住止。

「時，有諸天、阿修羅去聚落不遠，對陣戰鬥。

「爾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除去五飾，脫去天冠，却傘蓋，除劍刀，屏寶拂，脫革屣，至彼仙人住處，入於門內，周向看視，不顧眄諸仙人，亦不問訊。看已，還出。

「時，有一仙人遙見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除去五飾入園，看已，還出。見已，語諸仙人言：『此何等人？有不調伏色，不似人形，非威儀法，似田舍兒，非長者子，除去五飾，入於園門，高視觀看，亦不顧眄問訊諸仙人。』有一仙人答言：『此是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除去五飾，觀看而去。』彼仙人言：『此非賢士，不好不善，非賢非法，除去五飾，來入園門，看已，還去，亦不顧眄問訊諸仙人。以是故，當知天眾增長，阿修羅損減。』

「時，釋提桓因除去五飾，入仙人住處，與諸仙人面相問訊慰勞，然後還出。

「復有仙人見天帝釋除去五飾，入於園門，周遍問訊。見已，問諸仙人：『此是何人？入於園林，有調伏色，有可適人色，有威儀色，非田舍兒，似族姓子，除去五飾，來入園門，周遍問訊，然後還出。』有仙人答言：『此是天帝釋，除去五飾，來入園門，周遍問訊，然後還去。』彼仙人言：『此是賢士，善好真實威儀法，除去五飾，來入園門，周遍問訊，然後還去，

以是當知天眾增長，阿修羅眾損減。』

「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聞仙人稱歎諸天，聞已，瞋恚熾盛。

「時，彼空處仙人聞阿修羅王瞋恚熾盛，往詣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所，而說偈言：

「『仙人故來此， 求乞施無畏，
 汝能施無畏， 賜牟尼恩教。』

「毘摩質多羅以偈答言：

「『於汝仙人所， 無有施無畏，
 違背阿修羅， 習近帝釋故。
 於此諸無畏， 當遺以恐怖。』

「仙人復說偈言：

「『隨行殖種子， 隨類果報生，
 來乞於無畏， 遺之以恐怖。
 當獲無盡畏， 施畏種子故。』

「時，諸仙人於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面前說呪已，凌虛而逝。

「即於是夜，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心驚三起，眠中聞惡聲言：『釋提桓因興四種兵，與阿修羅戰！』驚覺恐怖，慮戰必敗，退走而還阿修羅宮。

「時，天帝釋敵退得勝已，詣彼空閑仙人住處，禮諸仙人足已，退於西面諸仙人前，東向而坐。

「時，東風起，有異仙人即說偈言：

「『今此諸牟尼， 出家來日久，
 腋下流汗臭， 莫順坐風下。
 千眼可移坐， 此臭難可堪。』

「時，天帝釋說偈答言：

「『種種眾香華， 結以為華鬘，
 今之所聞香， 其香復過是，
 寧久聞斯香， 未曾生厭患。』」

佛告諸比丘：「彼天帝釋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恭敬出家人，亦常讚歎出家人，亦常讚歎恭敬之德。汝等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學道，常應恭敬諸梵行者，亦當讚歎恭敬之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賢者五福德經

西晉河內沙門白法祖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佛告諸比丘：“賢者說法時，有五福德。何謂為五？其所生則得長壽，是為一福德；其所生即得大富，饒_{ráo}財多寶，是為二福德；其所生即端正無比，是為三福德；其所生即名譽_{yù}遠聞，是為四福德；其所生即聰明大智，是為五福德。

“何因賢者說法得長壽？用前世說法時，上語亦善，中語亦善，下語亦善，其義_{yì}備_{bèi}足，歸_{guī}寂無為，好殺之人聞法，即止不殺，用是故得長壽。

“何因說法之人得大富，饒財多寶？用前世說法時，上、中、下語其義備_{bèi}悉，歸寂無為，盜_{dào}竊_{qiè}之人聞經，即止不盜，便能施與，用是故得大富。

“何因說法之人得端正無比？用前世說法時，上、中、下語其義備_{bèi}悉，歸寂無為，令聞法者和氣安之，即顏色悅，自生光澤，用是故得端正。

“何因說法之人，得名譽遠聞？用前世說法時，上、中、

下語其義備悉，歸寂無為，令聞法者敬佛、敬法、敬比丘僧，用是故得名聞。

“何因說法之人得聰明大智？用前世說法時，上、中、下語其義備悉，歸寂無為，令聞法者曉了妙慧，用是故得聰明大智。是為五法，說經者得福也。”

諸比丘聞經歡喜，前為佛作禮。

佛說賢者五福德經

佛說堅意經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佛告阿難：“我今禪定，憐傷世人不知佛道正真弘深，而以淺偽輕薄之言欲設嫉心謗毀道根，妄作窮難難吾弟子。汝當正心知此罪人，或是邪妖惡師，或是不知世俗姦jiān人。若諸菩薩、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明經高潔jié，開解愚冥míng，為說生死罪福所鍾，設其即解知服道真，**此為罪滅福生之人**。若其指掌為說橋梁，心懷huái憤憤kuì，意不欲聞，雖欲強聽tīng，心多睡眠；或壞huài道法，輕毀沙門及優婆塞，惡口妄言，**當明此人為罪所牽**。

“沙門賢者，以忍為先，當如清水，無所不淨，死人死狗、死蛇、屎尿亦皆洗之，然不毀水清。亦當持心，有如掃sào箒zhǒu掃sǎo地，淨不淨，死人、死狗、死蛇、屎尿皆亦掃之，然不毀於箒矣。亦當復如風火之力、光，死人、死狗、死蛇、屎尿，亦吹亦燒，然不毀風火之力、光。若人欲來殺己，己亦不瞋；欲來謗己，己亦不瞋；欲來譖zèn己jǐ，己亦不瞋；欲來笑己，己亦不瞋；欲來壞huài己，使不事佛法，己亦不瞋；**但當慈心正意，罪滅福生，邪不入正，萬惡消爛làn。**”

佛告阿難：“其有好心善意之人，聞佛明法，一心而聽tīng，能一日可；不能一日，半日可；不能半日，一時可；不能一時，半時可；不能半時，須臾yú可；其福不可量、不可訾zī也。

“汝當廣為諸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白衣人民說之，并當廣為說布施，種zhòng生死糧liáng。其有齋日，施設飯食，請召四輩高經賢者、沙門、道人，施設高座，論講

佛經，燒香然燈，光明達天。諸天喜笑，皆下虛空，側耳來聽，莫不欣然。其有破慳，布施為福，善神即下，營救門戶，攘rǎng禍滅miè怪，出與利會，利則而吉，終無怨惡。譬如種穀gǔ，隨種而生，種善得福，種惡獲huò殃，未有不種而獲果實shí。當正爾心，福自歸guī身，慎無卜問，為邪所牽；心懷huái狐疑，善神遠yuǎn人，動入罪地，所為不成。不知毀戒，反怨佛神，事之無益，遂不正心。男子、女人其有聞此經者，及奉持讀誦者，莫不得福者。”

佛說經已，阿難歡喜，起為佛作禮。

佛說堅意經

佛說盂蘭盆經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大目乾連始得六通，欲度父母，報乳哺bǔ之恩。即以道眼觀視世間，見其亡母生餓鬼中，不見飲食，皮骨連立。目連悲哀，即鉢盛飯，往餉xiǎng其母。母得鉢飯，便以左手障飯，右手搏tuán飯。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悲號啼泣，馳還白佛，具陳如此。

佛言：“汝母罪根深結，非汝一人力所奈何！汝雖孝順，聲動天地，天神、地神、邪魔、外道、道士、四天王神亦不能奈何！當須十方眾僧威神之力乃得解脫。吾今當為汝說救濟jì之法，令一切難皆離憂yōu苦，罪障消除。”

佛告目連：“十方眾僧於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時，當為七世父母及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飯百味、五果、汲jí灌盆器、香油錠dìng燭zhú、床敷fū臥具、盡jìn世甘美，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眾僧。當此之日，一切聖眾或在山間禪定、或得四道果、或樹下經行；或六通自在、教化聲聞、緣覺；或十地菩薩大人權現比丘，在大眾中，皆同一心，受鉢和羅飯。具清淨戒聖眾之道，其德汪洋，其有供養此等自恣僧者，現在父母、七世父母、六種親屬得出三途之苦，應時解脫，衣食自然。若復有人父母現在者，福樂百年；若已亡七世父母，生天自在化生，入天華光，受無量快樂。”

時佛勅chì十方眾僧，皆先為施主家呪願七世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初受益時，先安在佛塔前，眾僧呪願竟，便自受食。

爾時目連比丘及此大會大菩薩眾皆大歡喜，而目連悲啼泣聲shēng釋然除滅。是時目連其母即於是日，得脫一劫餓鬼之苦。

爾時目連復白佛言：“弟子所生父母，得蒙三寶功德之力、眾僧威神之力故。若未來世一切佛弟子行孝順者，亦應奉此盂蘭盆，救度現在父母乃至七世父母，為可爾不？”

佛言：“大善快問！我正欲說，汝今復問。善男子！若有比丘、比丘尼、國王太子、王子、大臣宰相、三公百官、萬民庶人行孝慈者，皆應為所生現在父母、過去七世父母，於七月十五日——佛歡喜日、僧自恣日——以百味飲食安盂蘭盆中，施十方自恣僧乞願，便使現在父母壽命百年，無病，無一切苦惱之患，乃至七世父母離餓鬼苦，得生天人中，福樂無極jí。”

佛告諸善男子、善女人：“是佛弟子修孝順者，應念念中常憶父母，供養乃至七世父母。年年七月十五日，常以孝順慈憶所生父母，乃至七世父母，為作盂蘭盆施佛及僧，以報父母長養、慈愛之恩。若一切佛弟子應當奉持是法。”

爾時目連比丘、四輩弟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盂蘭盆經

般泥洹後灌臘 1à 經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摩訶比丘僧、諸天人民共會，坐說經。

阿難前長跪叉手白佛言：“天中之天！欲有所問，願佛說之！若佛般泥洹 huán 後 hòu，四輩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灌臘 1à，當何所用？”

佛語阿難：“灌臘 1à 佛者，是福願人之度者，各自減錢寶，割取珍愛，用求度世之福；當給寺然燈、燒香、用作經像；若供養師，施與貧窮，可設齋 zhāi 會。不可貰 shì 許，然後 hòu 不出，此為現世負佛，自是心口所作，當得妄語之罪。所以者何？為佛投槃 pán 作禮，以五種香水手自浴佛，師嚧 dā 嚧 chèn 呪願，當此之時，天龍鬼神皆明證知：此人出五家財物、侵妻子分用求福利，而反不出，當有五罪入三惡道。何等為五？一者財物日減。二者、憙 xǐ 忘遺。三者、治生所向無利。四者、入太山地獄中被考治，苦痛難言。五者、後世來生，或作奴婢、牛馬、騾 luó 驢 lú、駱駝，或作猪羊。是為五。更罪三惡：一者、為入薜 bì 荔中作餓鬼。二者、入禽獸作畜生。三者、泥犁中當更十八地獄，罪不可數。

“七月十五日，自向七世父母、五種親屬、有墮惡道勤苦劇 jù 者，因佛作禮福，欲令解脫憂 yōu 苦，名為灌臘 1à。

“佛者，天上天下三界之王，不食世間人民也。其物皆眾僧分之，不應獨取，是為大罪；若無僧可分，施貧窮、孤獨、羸 léi 老，是種善根。”

諸弟子聞經歡喜，為佛作禮而去。

佛說護 hù 淨經

失譯人今附東晉錄

往昔，佛共阿難行，遇值一池，東西四十里，南北四十里，深四十里。池中有虫，其形似科蚪，形黑如墨。

佛語阿難：“識此池中虫不？”

答言：“不識。”

佛語阿難：“此池中虫者，十方世界大眾僧，食不淨食，墮此臭穢 huì 糞屎池中，常食不淨，五百萬世中受此苦惱竟；後五百世中復墮餓狗中，常食不淨；復墮猪中，五百世常食不淨；復墮蜣 qiāng 螂 láng 中常食不淨。亦五百世得出為人，常生貧窮 qióng 家，衣不覆形，食不充口，常食糠飯，恒飢不足。”

佛語諸比丘：“有如是者，受罪尤苦，無量無邊 biān。誠語後 hòu 世末法中，諸比丘不可不慎，一切眾僧有住止處，作不淨食不足往食。欲淨食者，一切白。衣食如法，著衣持鉢，稱四威儀 yí，如法往造乞，是真比丘，除其邪命，如法活命。”

“佛不妄言，福報如影響 xiǎng。往昔比丘，新得阿羅漢，有結業身，有便利患。夜闇 àn 上廁 cè，見一比丘在廁邊 biān 呻吟，阿羅漢語是比丘：‘汝本好用意人，云何墮餓鬼中呻吟如是？’餓鬼比丘答言：‘我餓渴來久，五百餘年，不見漿水，正欲趣廁用食不淨，護 hù 廁鬼神鐵 tiě 杖打我，不得近廁。憶念本曾作比丘知僧事時，是用觸眾僧淨食，以不淨食 shí，食 sì 眾僧，故致此殃。’遇值阿羅漢善知識，阿羅漢為比丘僧中燒香呪願，即免餓鬼，還復人道。”

佛語諸比丘：“不可不慎，一切不得觸眾僧淨食。佛不虛言，福報如影響，十八地獄經中出罪福。此餓鬼本從人道中來，以不清淨手觸眾僧淨器；以不淨手觸沙門淨食，以不淨食著沙門淨食中。以不淨食shí食sì眾僧故，後五百世中，墮餓鬼中，常食不淨；欲趣廁上食糞，于時廁神手捉鐵tiě杖打之，令不得近。此鬼食人膿nóng血、涕唾及蕩滌dí惡汁，常伺捕婦女產chǎn血不淨，以為飲食。復經五百世，墮猪、狗、蜚qiāng蜚láng之中，常食臭糞不淨。受斯苦劇jù，累世如此，於百千劫，無有出期，難nán得解脫，痛不可言。

“以不淨手觸男根，或觸女根，觸沙門淨器，觸沙門淨食；以不淨食，著沙門淨食中；以不淨食食眾僧，故致此殃，一切人肉眼不知罪福。自今以後，欲得福祐，佐zuǒ眾僧作食，以清淨手捉眾僧淨器，淨手淘米、及以淨米著眾僧淨食中者，得福無量。”

“自今以後，以此為常，一切眾人普使聞知。一切檀越施設法會，供齋zhāi調diào度，持齋者得食，不持齋者不得食此飯。一日持齋，得六十萬世餘糧liáng；不持齋者，六十萬世墮餓鬼中。何以故？此信施難銷故。寧吞熱鐵tiě丸，不食此飯。吞熱鐵丸，須臾yú間耳，食此信施，久受大苦，五百萬世中受餓鬼苦。”

“諸有設食之處，一切如法作齋，不得懷huái挾xié餘殘食，歸guī給妻子。若食此飯，若腋底挾擔，後五百世，常挾熱鐵輪，左腋底入從右腋底出。一切齋飯不可不慎，一米化作熱丸。”

“一切賢者施設福會，於先嘗cháng啜chuò此食，都作殘食，唐作此會，不如不作。何以故？諸天不歡，鬼神不喜。此

人於先嘗者，亦五百世中受餓鬼苦。自今已後，欲得福者，如法作齋zhāi食，可得福德，諸天歡喜，百神慶qìng悅，天神擁yōng護hù。經不虛言，福報如影響xiǎng。”

佛說護淨經

請賓頭盧法

宋沙門釋慧簡譯

天竺國有優婆塞國王長者，若設一切會，常請賓頭盧頗羅墮誓阿羅漢。賓頭盧者字也，頗羅墮誓者姓也，其人為樹提長者現神足故，佛擯之不聽涅槃，勅令為末法四部眾作福田。

請時於靜處燒香禮拜，向天竺摩梨山，至心稱名，言：「大德賓頭盧頗羅墮誓，受佛教勅為末法人作福田。願受我請，於此處食。」若新作屋舍，亦應請之，言：「願受我請，於此舍床敷止宿。」若普請眾僧澡浴時，亦應請之，言：「願受我請，於此洗浴。」及未明前，具香湯淨水、澡豆楊枝，香油調和冷暖，如人浴法，開戶請入、然後閉戶，如人浴訖頃，眾僧乃入。凡會食澡浴，要須一切請僧至，心求解脫、不疑不昧、信心清淨，然後可屈。

近世有一長者，聞說賓頭盧阿羅漢受佛教勅為末法人作福田，即如法施設大會，至心請賓頭盧，毳毼下遍布華，欲以驗之。大眾食訖，發毳毼華皆萎，懊惱自責，不知過所從來。更復精竭審問經師，重設大會，如前華亦復皆萎。復更傾竭盡家財產，復作大會，猶亦如前，懊惱自責。更請百餘法師，求請所失，懺謝罪過。如向上座一人年老，四布悔其愆咎。上座告之：「汝三會請我，我皆受請。汝自使奴門中見遮，以我年老

衣服弊壞，謂是被擯。賴提沙門不肯見前，我以汝請欲強入，汝奴以杖打我頭破，額右角瘡。是第二會亦來，復不見前。我又欲強入，復打我，頭額中瘡。是第三會亦來，如前被打，頭額左角瘡。是皆汝自為之，何所懊惋？」言已不現，長者乃知是賓頭盧。自爾以來，諸人設福皆不敢復遮門。若得賓頭盧，其坐華即不萎。

若新立房舍床榻，欲請賓頭盧時，皆當香湯灑地、燃香油燈，新床新褥奮綿敷之，以白練覆綿上。初夜如法請之，還閉房戶，慎勿輕慢闚看。皆各至心信其必來，精誠感徹，無不至也。來則褥上現有臥處，浴室亦現用湯水處。受大會請時，或在上坐、或在中坐、或在下坐，現作隨處僧形，人求其異終不可得。去後見坐處華不萎，乃知之矣。

請賓頭盧法